

三俠劍



第十六回 三俠圍五怪大衝克力托千金關 將廿英雄共同協力潮州克復

話說上集勝三爺帶將士進城不遠 後面吶喊 回頭城門已閉 城上滿佈弓箭賊兵 說不好 我中了賊人誑兵計了 趕緊吩咐一聲隊伍列開 回頭看了看東面城 果

刀槍劍戟 被發光黑毒灼灼發光 城樓上面端坐一個人 懷抱定國烏金鞭 正是莫雁子起

背後酒的是莫氏三鬼 就叫莫雁 手裏青鬚 哈哈大笑 抖了一聲老勝英 本帥將這小計 便

爾等跌入了城中 難道說你們這能够走的嗎 三爺聞聽 心中納悶 暗思道 就憑這

有心機神機妙算 就算是他有能耐 此事他怎麼知道的呢 也許蔣賢弟等人在城

那被獲遭擒 賊州拷問 問出真情實話 以白旗為號三更開城 他遂將我等引

不說 就憑蔣仁德那老何等精明之人 決不肯露出了馬脚 你說這可真是令人莫

言 他老人家那裏知道其中的原故 前文書已表過 莫雁因為三鬼莫守智回

結親 老頭子臉不挂 到了後面 找自己的老伴 打聽打聽倒怎麼回事 經莫

聞 竟把莫雁說的閉口無言 這才安歇了二小姐幾句 遂站起身形够奔前

被邱氏三娘請到了屋中就是報告這段機密 邱三娘他怎麼知道的呢 在莫

家二位姑娘 要見面的時候 邱氏三娘也會在場解勸 後來五怪弟兄到了 莫

要當場動手 這王夫刷啦一棍 房上有人逃走 邱三娘眼快 在後面有一

看 那們樣是非常漂嫩 自己心說大概這個人 就是莫綻金所說的小白臉 我

看看這個小子是怎麼俊法 邱氏隨着身形一縱 竄房越脊 追趕到外面 莫錠金也看見白義了 他可錯追了賈明 以至在甘蔗地內送了命 邱氏始終沒追錯 追來追去 一直追到文廟裏 一看不止是白義 還有幾個老頭子 他可就沒敢驚動 將身隱在後殿大脊下面 竊聽他們說話 蔣老員外所定之計 以及白義要求放三鬼 邱氏全都聽了個明明白白 把話聽完 站起身來要走 腳下微然一滑 把邱氏可真吓着了 趕緊來到前坡 翻身到了下面 隱在大殿裏頭 可就沒動 要說他這份閱歷 還算不含糊 要不然當時老人家勝三爺聞聲之後 抖身上房四外觀看 他要一走 還就許被三勝拿住了 等着他們大家走後 他這才慢慢的回到了府衙 到舍裏看了看錠玉 以及何家二位姑娘 全都不知去向 邱氏准知道跟白義定好了約會 當然是私奔而去 沒想到 了第二天 邱氏一看 三個姑娘全都又回來了 故此見着莫雁 可就沒敢提這一層 只把勝英定計之話一說 莫雁是一個沒主意的人 當時一聽 接着說道 既然如此 我到前面找我的五弟 教他想個主意抵抗 邱氏一聽連連擺手道 這件事你不用跟他們大家說 我這裏有個主意 明天勝英帶兵前來 仍然跟他對敵交兵 就作爲不知道的樣子 到了夜晚 一面派人圍困蔣家老店 是奸細一個也別放走 再將南北西三面全都派好人 在城中隱藏 你自己帶人埋伏在東面的城上都進來 然後你把城門一關 你可告訴明白生番軍 看着清兵進城了 隨着往後退 一直退到有埋伏之處爲止 你聽這個主意如何 莫雁聞聽說道 好計好計 當時計議停妥 到了晚間收兵回城 就照計而行 今天勝三爺看看莫明其妙 又一想 你不是就把我引到城中嗎 真要是你守城不出 我還正要進來呢 也不過憑我手中軍刃 跟爾等拚一死戰 可也就是了 想到這裏 就要

帶人往前走 在旁邊雙頭太歲叫了一聲勝三弟 我說一句話可不一定對不對 既中了賊人的奸計 當然他的城中有埋伏 倒不如咱們往前走 三弟你別動在這裏觀看大隊 預先把人分成了幾撥 臨時好派 三爺點頭答應 這才帶人往前走 將杰走出去沒有多遠 猛然聽得正北上一片喧嘩 看了看爲首之人 正是辛林帶領生番軍殺上前來 三爺一看 叫了一聲老哥哥 你所說之話 一點也不錯 果然城內早有埋伏 他來一撥 吾們也派一撥人抵敵 話說到這裏 大家齊聲說道 那麼你老人家就分派吧 我們大家情願意聽命 白玉祥道 事在緊急 我也不便客氣 這不是正北辛林帶兵殺到了嗎 請南俠王靈 白頭太歲石俊山 孟金龍 老少三位前往 旁邊金頭虎賈明說道 大個子前去 我可得跟着 要是不帶參謀 恐遭不測 白玉祥點頭道 你們爺兒四個就此前往 這四個人將杰走了 就聽正西正南一齊有人殺上前來 看了看西面來的爲首三員女將 就是邱氏三娘與何彩霞何月霞 白玉祥道 這西面來的女賊 韓秀羅文二位足以敵住 葉六弟 你到東面監視莫雁 你們看見了沒有 南面來的這個小子 可是孟鍾孟化蘭 白俊你隨我前往拿獲此賊 勝三爺將杰要說老哥哥 你在此觀敵料陣 待我前往拿他 這話未能說出來 白玉祥早就帶領二少爺迎將上去 對面的二怪孟鍾一看 不由得哈哈大笑 遂問道 你這老頭子姓甚名誰 報名送死 雙頭太歲白玉祥一聽 用手指點 叫了一聲小輩 不認得你家老太爺 告訴你吧 姓白雙名玉祥 外號人稱雙頭太歲 諒你有多大能爲 竟敢口出狂言 今天我誓將你這小輩生擒活捉 孟鍾復又冷笑一聲 叫了一聲白玉祥 也不是你家二太爺說大話 你也打聽打聽惠州五怪 排行第二 南海地理仙昨夜又孟鍾孟化蘭 是好惹的不是好惹的 按說你一老一小 我要吩咐一聲亂箭齊發 不費吹灰之力取爾等的性命 就皆因你所說之話 那個意思透着你有能耐 來來

來我倒看看你是何如人也。說話之間，嘩啦啦把大叉一抖，藏頭獻又够奔白玉祥，蓋頂便砸。白玉祥一看人家大叉打來，並不慌忙，先把雙黨向左右一分，睜眼觀看。單等又灌切近，這才把雙黨往一處一搭，雙黨用力向上一接，就聽噹啣一聲，把小子的大叉撞起來有半尺多高。孟鍾把嘴一咧，心說我真沒想到這細老頭子，他會有這麼大的力量。莫怪他有這麼大的胆量，竟敢前來戰我。就憑他這個年歲，這個力量，武術決錯不了。吾還得留神，要不然就許敗在他的手內。孟鍾把主意拿定了，趕緊往回一撒軍刃，白玉祥雙黨遂又而入，够奔小子兩太陽穴打來。孟鍾不敢怠慢，趕緊身形向下一矮，縮頭藏頭，上面躲雙黨，下面的大叉並未閒着，用了個枯樹盤根，够奔白玉祥雙腿碰來。別看老頭子年邁蒼蒼，皓大年歲，腿腳那個靈活，真不亞如猿猴一般。上面雙黨走空，一看大叉够奔腿下打來，腳尖點地，不過輕輕把身形一縱，縱起來離地有三尺多高。要說也玄，白玉祥雙黨快若雷鐘，單用絹帕而過，孟鍾的叉杆擦着老人衣襟底而過，真要高一階兒，或再矮一階兒，立刻就分個強存弱亡。二人各自撒軍刃，差招換勢打了一處。老頭子白玉祥聽人傳言，惠州五怪兩個都是武術高強，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虛傳。老頭子一面想着，可就把手一揮，把這命黨的招數施展開了。孟鍾的武術雖然不錯，可分跟前走旬一處，今日跟白玉祥一動手，這命黨還不理會。三十個燕面一過，小子不由的看的心中駭怕，因為什麼呢？心說我自從打幼年跟隨老師學藝，要談到十八般軍刃，我可不敢說樣樣精通，不但單拿得起家，要說裏面的招數我可全知道，怎麼今日這細老頭子的雙黨，我會不認的呢？跟普通使黨的，實在大不相同。這一來不要緊，小子動手可就嚷着虧了，皆因裏面存着一個怕字，自己把手中大叉的招數，看關定式，不敢輕易往裏進。這個意思不過就是防敗之法，可有一節，這個法子你跟別人使去，或是跟

他能够相仿的主兒，都能够用的上。要跟老頭子白玉禪可用不上。因為白玉禪講爲比他高。緊忙和都不准打了平手。何況是耐戰呢。他這一看關定式不要緊。朝眼之際。被白玉禪用雙鏡將他圍住。小子一看不好。這才舞動三股烈鼓托天叉。尚兩隻箭。打算與白玉禪搏之外。這可不是作書的替白玉禪說大話。小子打算逃走。勢比登天還難。白玉禪也不認爲老人家的招數。再者說就打著認得。這一躍二十八宿絕命煞施展開。帶起狂風。白玉禪一發。招數一緊。苦悶電。子拚了半天命。始終也沒逃出老人家的煎陣去。白玉禪一發。白玉禪的手的工夫不小了。大概總有七十多。緊面不足八十個回合。小子孟鍾一看。可了不得。白玉禪接連攻他不下戰。非尋常場落敗不可。不但武術不敵。膂力我亦不是他的對手。猛然想起。咳。孟鍾這怎麼糊塗了。既然不是他的對手。何不用我那長蛇陣贏他。小子想到這裏。看了一架機關。忽然間把手中大叉往上一舉。別刷刷就是三圈。將然幌完。就聽生香軍哨子一聲。跟着就來了。白玉禪人分成四面往上一舉。別刷刷就玉禪看了兩個一對。一人一頭拉着一條鎖練。前面爲個左手。左手拉鎖練。後面那個右手拉着鎖練。左手反持匕首尖刀。姿勢甚猛。老人家正然觀看。拿鎖練的牛番軍。連自己連孟鍾完全團圍圍住。老頭子一看不好。東往西避。西向東行。南朝北來。北奔南行。鎖練子往一處纏繞。再一看孟鍾早已三蹶兩蹶。跳出了鎖練隊外。老人家心法。只得騰身也奔外面跳來。這一節人家孟鍾是演習好了的。跳鎖練得法。再說生香軍一看是自己爲主將。並不勒攔。到了老人家白玉禪可就不得了。走音相離切近。生番軍的單刀一齊向生香軍攻來。白玉禪一面用手。雙鏡抵住來生番軍。脚底下還是跳鎖練。要是跳個三條兩條的。那就不得了。就憑老人家這個能耐。當然是不費吹灰之力。怎奈他這個長蛇隊。一共是一百人。五十條鎖練。就是你跳過去的。他仍然還回

頭圍上來。人却是父母精血而成的。別說是這麼大的年歲。又跟孟鍾已然戰了八十三個照面。這
個時候再一個筋跳鎖。工夫一長。未免有些力盡筋乏。孟然一個沒留神。被一條鎖絲絆了一個筋
斗。撒手扔了。翻身跌倒。這個工夫在旁邊把二少爺白俊。可急壞了。有心過去救自己的爹爹。
還不用說旁邊站着一個孟鍾。就是這一百個長蛇隊。他也無法抵抗。也就斗乾着急沒有法子。就
在這個工夫。就見孟鍾將大叉一擺。長蛇陣全部退在了一旁。小子一抖大叉嘩々的聲音。迈步
向前。響又够奔老人家胸前便扎。白玉祥被鎖絆倒。沒容起來。孟鍾又趕到。準知道性命難保。
隨着把兩眼一閉。等死而已。猛聽得噹噹一聲響。把老頭子吓了一跳。睜眼再一看。孟鍾扔
又縱到了旁邊。不住的抖手。老頭子本是久經大敵的英雄。知習上極其靈敏無比。他一看孟鍾這
班光景。長蛇隊又完全退下。趕緊翻身跳起。下腰先把雙槍拾起。再一看孟化蘭。已然帶領
生番軍退走。老頭子莫明其妙。叫了一聲俊兒。孟鍾軍刃要結果老夫的性命。因何將他又拋落
塵埃。白俊趕緊說道。老爹參受了他人的所算。孩兒本打算前去救護。怎奈長蛇隊人多勢衆。孩
兒過去也是白費。這個工夫孟化蘭將又一擺。生番軍退去。他一緊又過來。孩兒一看這才擺軍刃
過去。打算跟他一死相拚。我還未能來到。就見一道寒光。直奔孟化蘭打來。小子只顧擊軍刃下
手。他未曾留神這個暗器。正打在了小子的手腕上。一抖手大叉扔了。有一件物件墜落埃塵。看
那個樣子。好像一隻鏢。你老人家起來的時候。生番軍已將孟化蘭的軍刃拾去。雙頭太歲白玉祥
聞聽。恍然大悟。不問可知。這一定是我飛勝三弟。看我身逢危急。暗助我一鏢。他既然來在這
裏。我得將他這隻鏢拾起來才是。頭一節暗器不可遺失。再者說相見之時。也好謝謝救命之恩。
想到這裏。叫了一聲白俊。趕快將這隻鏢尋着。說話之間。爺兒兩個各自尋找。果然老頭子將鏢

攬在手內。老頭子拿起這隻鏢來，就是一怔，皆因分兩太輕，勝三爺用的鏢都說是金鏢，其實是斤鏢，每隻准够十六兩，暗器越重越快，打出來快，才能够百發百中，故此勝三爺闖蕩江湖一輩子，憑着暗器成名，雙頭大歲跟三爺在一處盤桓，非止一朝一夕，對於老人家使的暗器全都知道。今天拿起這隻鏢來，多着也就有四兩，白玉祥準知道不是三爺的，可是也想不到是誰的。老頭子遂不管他是誰，我暫且把他帶在腰間，消閑之時，見着這個人，好答謝人家救命之恩，想罷，略爲的擦一擦血跡，向兜囊之中一帶，老頭子有心帶着白俊追趕孟化蘭，將他管手拿獲，看了看孟化蘭已然逃走無踪，再擺正西面，人聲喧嘩，喊殺連天，南面也是殺聲震地，老人家一想，倒不如往回走着看那一面受敵，協力相幫，倒是正理。老頭子叫了一聲白俊，你隨我來，爺兒兩個這才轉過頭來往回走，正走着，猛然一看可不的了，四個人打成了一團，原來正是南俠王靈白頭太歲石俊山，大個子孟金龍，這老爺兒三個，將顯道神辛林圍在當中動手，那位說啦，這一個書前言不答後語，不是前邊說過，就是孟金龍自己就能敵的了辛林嗎？爲什麼還多添了這二位老英雄呢？從中有段原因，這一撥一共是老少爺兒四個，其中還有一個金頭虎賈明，當時老人家白玉祥將四位派妥了，孟金龍頭一個就迎將上去，遠遠的高聲說道：大小子你好哇，球囊的辛林正然帶領生番軍往前行走，猛然聽見這兩句話，心說真巧，這小子又來了，白晝之間，我被他等追跑了，我心裏頭就不甘心，今天你既然到此，我倒要跟你決一死戰，倒看看誰行誰不行，想到這裡吩咐番兵紮陣角，不須你等放箭相助，我要跟這一個猛漢決一雌雄，當時把陣角紮住，辛林懷抱雙沖，氣恨恨的走過來，叫了一聲猛漢，你別以爲你力大過人，我辛林不是你的對手，白晝之間，我敗走了，那并非是你的能耐，今夜晚俺辛林情願跟你分個高低上下，你要是能

那可就不大好打了。石俊山把話聽明白了，心說你別看賈明這個小子，玩玩笑笑，要按他這兩句話說的，還真是正理。此時被賊人用奸計，將我等誘到城中，勝了是無話可說，倘若是一敗，也活不了。孟金龍既然跟辛林打了個棋逢對手，我們何必在這裏看着呢？真要是亮軍刃過去，協力相幫，當場把小子結果性命，豈不又給清營去了一個勁敵？老頭子想到這裏，叫了一聲賈明：「這一次算你把話說對了，待我前去幫助孟金龍動手。」老頭子把話說完，也不跟南俠王靈商量，手擎金頂龍頭釧，一直够奔營場。王靈一看，石爺前去夾攻，心說這是何必呢？就憑咱們這麼大的名譽，要羣打羣毆，豈不令人恥笑？正然思慮，賈明笑嘻嘻走過來，叫了一聲「老大爺」，遂又跟把石爺所說的話，對着王靈又說了一遍。老人家聽罷，點了點頭，再看石俊山已然加入戰團，隨着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好，咱們就給他來個並力夾攻。說着話，擺手中一對跨花劍，三竄兩蹤，來到當場。辛林跟孟金龍動手，正然戰得難解難分，沒留神來了這麼一個白鬍子和尙，細一看才知道，原來是自己的仇人白頭大歲石俊山。老頭子動手還是那個急脾氣，見面就是三下，老人家這三下，打到辛林的身上，可是不算什麼，怎奈旁邊還有一個孟金龍，就這兩下裏，一麻煩不要緊，辛林就透着有點頭暈不暇。正在這工夫，又有人跨進一對軍刃來，正是自己不認識的那對玩藝。原來又來一個南俠王靈，雙籃護進去撒開手，就翻倒在地上，又把雙籃施展開了，你說也真難為辛林。高處是孟金龍，中間是石爺，地下還得防備南俠王靈。辛林一看，就知道這個仗打不了啦。可是一時找不着逃走的机会，皆因這三位并非尋常可比。一個走不俐落，就弄得被攔腰擒。小子越着急，這老少三位的軍刃越緊，就算把他圍在了當中，辛林正然要走走不了之際，猛然間聽見那邊噙郎嘆咯一聲，動手的衆人全都是一楞，不由得偷眼觀看，可了不的了。金頭虎

賈明被獲遭擒。要說賈明他也可以算是個怪人。自己把二位老英雄，全都用言語說了出去。他知道從中一添上王靈動手，幸而他准尋敗走。因為白天看見這隊一個便宜，打算用杵暗算於他。幾乎將命送在他的手內。幸虧遇見大個子，這才將我救下。此時是黑夜之間，他在明處我在暗處。我何不前去暗算於他。賈明想到這裏，心中歡喜，就彷彿是准把辛林刺死一般。背杵繞道前面，慢慢的往當場轉。賈明這兩隻眼睛，只顧看着辛林，他就就忘了人家辛林帶着的台灣兵呢。繞來繞去繞到台灣兵的面前，從中有個頭目，一看賈明躡足潛踪，二目不住看着當場，這個頭目一看，准知道他不安好主意，一聲也沒言語，單等賈明湊到了跟前，吧的一聲，就是一腳。賈明撒手扔杵，摔了一個大爬虎兒。衆兵丁過來按倒，四馬倒攢蹄網好，杵插背後。賈明這一被獲不要緊，從中把個辛林給放走了。王靈石俊山以及益金龍，老少三位聽見這個聲音，微然一怔神。這工夫辛林墊步擰腰縱出了圈外，吶喊一聲，衆番軍隨我來。這才帶大隊往西北逃走。老爺兒三個一看，辛林走了，王靈起來打撲打撲塵土，然後各率軍刃隨後掩殺。可憐這些在後頭的牛番軍，才是遭劫。那裏攔的住這三位英雄，只殺得喊叫連天。這並不是老少三位殘忍，如果不在後面緊緊追殺，容着辛林把隊伍擺開，他必然要用亂箭攢射。這個意思就是不容他停腳。正然走着，斜刺裏來了幾個人，各攜軍刃追殺生番軍。王靈與石俊山看得明白，本的這幾位，正是城中臥底的蔣員外等衆人。王靈看罷一楞，暗說道：他們這是由那裏來呢？書中暗表，蔣俊在文廟裡面，跟三爺將計定好，三爺回清營。老爺子同着蕭杰、孟凱、率領香五、劉雲、白義，一同回歸蔣家店。到了店房裏面，夥計看着莫明其妙，暗含着問道：老爺子跟你一同來的，都是什麼人，要說蔣俊總算是老江湖，一聽夥計問他，手理銀鬚滿面帶笑說道：前一次我不是跟那說了，原先我在朋

友家裏住着。後一打仗打的。朋友家裏離城墻近，害泊。搬家房子太窄。我來到店裏來。現在他家中又來了許多親眷。故爾把房子全都讓給女眷。除了小孩子不算。是男子全都跟我到這裏來了。不要緊。欠不了店錢。夥計聞聲笑說：「老爺子，你說的話，你給我們店裏招買賣。就是我們的財神爺。我不過是打打釘子，老爺子說的話，你給我們店裏招買賣。這不過是說笑話罷了。夥計知道這話是自家裏說的，也不管他。老爺子說的話，你給我們店裏招買賣。這不過是說笑話罷了。夥計知道這話是自家裏說的，也不管他。老爺子說的話，你給我們店裏招買賣。這不過是說笑話罷了。夥計知道這話是自家裏說的，也不管他。」

孟二哥蕭三弟外面兵馬店房。大概是你們家。他為什麼不進來拿人呢。衆人對

議多時 也沒猜透圍店爲的是什麼原因 還是蕭杰在旁邊答言說道 二位老哥哥 不管他是爲什麼來的 咱們還是想主意出去才是呢 要不然到了二更天 何人去接應勝三哥 蔣員外一聽 連連搖頭 叫了一聲三弟 真要是他們總圍在店裏 咱們就不接應去也不要緊 也不過是叫勝三哥白跑一遭 因爲什麼呢 他既然將店圍困 咱們一走 必然得有兩個形跡 倘若前去接應 被他們看出馬脚來 倒頭音多有不便 他死不進之拿人 唱酒就來 孟二俠一聽 這話也對 老少衆人遂坐在店裏商量 徐勝勳道 這一來不緊要 可曾全難錯了 莫離自從聽了邱氏三娘報告之後 白晝之間 並家討五怪弟兄賞請 到了晚天後 莫勝親自帶人 衆人莫明其妙 這才問道 大哥究竟你有什么事情呢 莫離見問 遂道 又說和勝官有仇 中定計的話 從頭至尾一說 本帥現在打算如何設法 大家商量 莫離道 大哥這個人 他固家沒有這種能耐 怎麼今天他會出這高的主意 這話問得也暗自佩服 莫勝道 我主意高 到一撥人可就是一派的凶惡蔡亮 這怪計 我領生雷軍三兄弟 各執短刀弓箭 前去圍困蔣家老店 也不出到裏面拿人 只是不叫裏面人出入 那弓說 這計 不會是誰只說 我兩處射 單等將勝英等衆人合圍就殺 再合兵一處 去攻蔣家店 豈不是易如反掌 怪領命各自前往 蔣員外他們說不進去 覺不正 了人家的命 果派人來也不叫裏面搜拿 只是許一店房圍圍圍住 蔣江德等衆人 各執兵器 各自往後打坐 店外面的 抄來趕去 在遠遠窺彷彿人聲喧嘩 細細原 是抄抄地 大家一聽 不由得就是一楞 管夕的來到院內 躍到房上 向四外觀看 雖然看不見人 但只見一處燈光閃爍 人聲四起 亂成了一團團兒 蔣員外一看這般光景 准知道城中似乎也有變故 趕步翻身下來 到了屋中 向着孟二俠說道 二哥 依我說咱們別緊

着在這裏了。我聽城裏城外全都是殺聲震耳。還許是王副帥帶兵進攻潮州。不管怎麼樣。咱們也得設法到店。到外面看看究竟何事。如此大亂。孟二俠聞聽。想了半天。這才說道。蔣大哥咱們要走。應當怎麼走法呢。蔣員外一聽說道。那還有別的法子嗎。不過是咱們大家。各憑手中軍刃往外。闖就是了。量這些生番軍。可有多大的能為。孟凱聞言。笑着叫了聲兄弟。哥哥我可不是胆小怕死。大丈夫要死的正當才成呢。據我想莫雁派人圍店。生番軍最少也有數百名。他既然不到裏面拿人。當然外面就有一定的預備。當先是弓箭手。還不說再有別的。你我總共就是老少六個人。我恐怕由店房出去。就被他們亂箭射回。蔣俊一聽。叫了一聲孟二哥。依你所說。難道說咱們就不出去了嗎。孟凱說道。走倒是當走。可是不能隨隨便便的走。恐怕走不成。豈不被人恥笑。要是走。我倒有個主意。這個時候可就講不起良心了。咱們除非是在裏面將店房燃着。遣火留光。然後乘亂而走。還倒許闖的出去。衆人一聽。齊聲說道。老人家所說之話有理。咱們就是這麼辦了。但不知何人敢去放火。從中有人答言道。我情願意前去放火。衆人一看。說話的正是楊香五。蔣員外看他也復聰明。遂說道。你要前去放火。千萬留神。別被人家看見。火燃着之後。我們大家到店房後院等候於你。千萬你不可單人獨自往外闖。香五點頭。前去够奔馬號放火。這裏蔣員外等衆人。全部將身上的衣服收拾倒落。軍刃取出。包裹向腰間一圍。好在一樣。是黑夜之間。都不易看得見。老幾位當時全都圍離了店房。够奔後院。單等火光一起。各自亮軍刃往外闖。正然時候。猛然見店房裏面火光突起。濃烟騰空。老員外告訴衆人別忙。等着香五來到。咱們大家再走。工夫很大。也不見香五回來。這工夫裏外一陣大亂。就聽有人高聲吶喊。店裏頭有了奸細了。在裏面放火了。放火的人已然被官兵拿獲了。還有羽黨大家別讓他跑了哇。蔣老員

外聽得白 諧道 可了不得了 怎麼香五這個孩子 他會被獲遭擒呢 這就是他年青貪功之念 太盛 老員外囑咐他放火 他要是把火點着之後 緊奔後院也就完了 香五可沒這辦法 他跟老人家分手之後 帶好了引火之物 先到了馬號 又怕火不容易着 又搬了兩捆柴禾放在那裏 然後才把火點着 他一想我要是單單的點一處火 未免顯着太少 倘若店房裏面的人全都到了 七手八脚 不費吹灰之力 將火救滅 我等雖然藉着火勢往外闖 還是跟沒放火一樣 倒不如我連着放個三處五處的 不但店房裏面的人 一時之間救不滅 就是外面台灣兵趕到了 他也不能容易就把火救滅 那時我等趁早一走 豈不省事 再說我真要只放一處火 就趕緊圍到了後院 隨衆逃走 叫老少諸位羣雄看着我 也未免胆量過小 香五把主意拿妥 馬號的火點着了 他一轉身 又够奔廚房 在廚房又點着了一把火 那個意思還未心滿意足 打算再放一把火才好 他這才復又够奔前面 他可沒留神店房裏面火一起來 外面的蔡亮何清就知道其中有變 何清說四哥 我這裡帶着衆兵圍店 你帶人到裏面先找店裏的掌櫃的 叫他帶領到各房觀看 看看裏面所住的客人 有走的沒有 只要有走的 不問可知 那一定就是奸細 咱們也好作個準備 如果有沒走完 伸手將他拿獲 回頭咱們也好交差 蔡亮點頭答應 帶領生番軍三十名 一名來到店房裏面 找着掌櫃賬夥計 就把何清那套言語一說 當時夥計帶領着蔡亮 各房裡檢查 正然往裏走 迎面遇上了楊香五 蔡亮一看 香五拍着軍刃 再一看渾身上下的打扮 准知道清營的奸細 隨着吩咐一聲把他捆了 生番軍如狼似虎 就把香五一圍 香五有心亮軍刃動手 准知道難以抵擋 只得束手被擒 別看被人拿獲 面無懼色 還是談笑自若 蔡亮走過來問道 你是什麼人 膽敢在此亂走 香五聞聽 哈哈一陣冷笑 遂說道 小子你要問 小太爺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姓楊雙名香五，將軍快馬奔來，正是前平賊底。火是我放的，殺刮存留，小賊等完全不懼。蔡亮聞聽歡喜，果然不出自己所料。正欲仗義營的好，有心再問他別的。看他這個橫勁，知道他准不說。轉過臉來問夥計，跟他同住的幾個人，趕快跟我前去。夥計跟掌旗的幾個工夫，全都吓傻了。遲遲頓頓的說道：他們一共是六個人，全都在東廂房住着呢。夥計這才頭前帶領大眾，來到東廂房，看了看，連一個人影也沒有。蔡亮又叫生番軍前去幫助救火。大家這才高聲喊喝，捉拿奸細。蔣俊等大家一聽，才知道香五被獲。可是此時並無解救之法。遂叫了一聲孟二哥，咱們大家還是闖進重圍，有甚麼話再說。孟凱一看，只得如此。要不然救人救不成。大家就許全都被擒。想到這裏，點頭答應。老少五位縱上了牆頭，看了看臨近並無生番軍，翻身來到外面，將然脚尖落地。外面的兵丁已驚看得明白，有人圍牆而出。連就是三通梆子，聲音未落，箭如雨下。但聽得箭聲響，够奔香五兒五個射去。老少來往拿槍，各還軍刃，撥打雕翎。隨着撥箭，隨着往前圍。這時候官兵何情，早已齊着槍了。趕緊來到戰場，揮揮衆軍圍射。後才一齊這五個人，各個都是武術高強，個個被箭射到隊伍裏。生番軍如何能够抵擋，趕緊紛紛一變。衆兵丁隨退隨射。果然生番兵往後倒退，一面退一面射。公認他這個法子還是真厲害。這五兒五個就沒法往外闖。有心不在後面，且論左右逃也。怎奈正前箭射不停，稍遲慢，准得被箭射死。這就時無法，只得撥打馬，隨着往前走。生番軍圍在當中，大概我們五個人就難以得活。雖然這麼想，軍也追趕前來。蔣俊心說：真要是被他圍在當中，大概我們五個人就難以得活。雖然這麼想着，前面也闖不過去。只好聽天由命。正危急之時，忽然一看前面的生番軍不往後退了，並且隊伍散亂，跟着箭也不射了。老少五位一看，心中喜說：還以為一定是有人前來，解圍搭救。這

才把雄威一抖，各個都是精神百倍，擺軍刃往上一闖，手裏一撥打亂箭，腳底下自然就快了。霎時間闖入了亂軍之中，看了看這些個兵士，也有長槍手，也有大刀手，也有短刀手，隊伍並不整齊，只見五個才明白，原了弓箭手後退，被這一隊亂軍沖散，正然殺得高興，就見後面來了三人，正是南俠王雲，白小太歲石俊山，混海金龍蓋金龍，彼此會合在一處，各自把經過之事，略略的說了一遍。蔣員外道才明白，自己跟三哥所定之計，被賊探聽去了，一面回蔣家店，不放棄出來，一面帶城用白旗將勝三哥引進城中，賊人此計不算不毒，可有一節，這總算我把三哥害了。蔣員外想到這裏，不住頓足着急。蓋二俠明白蔣老員外這份意思，在旁邊勸道：事已至此，那也無法，賢弟你也不必着急，依我想還不如趕上前去，無論那方面跟賊人動手，咱們協力相幫，如果高修把賊人戰敗，雖然是壞了他人的計策，還和沒中計一樣。蔣俊見事已至此，只得答應一聲好。既然如此，你我就馬上前去。說語之間，再看台灣兵業已够奔正西逃走，頭一個蔣俊，第二個就是王靈，石俊山，其餘的八位，全部隨着後面。此時蓋二俠見着蓋金龍，心中喜悅，暗說道：我心中正念惦念，又不好意思說出口來，真沒想到這小孩子，他竟會脫離了危險，想不到這裏，遂問道：猛見你如何逃了白龍手？蓋金龍在嵩嶼的時候就想他的爹爹，今天父子相見，當然喜歡，一聽他父親問他，趕緊說道：不是黃三哥救了我嗎？我也就活了，回來又打起來了，我們就回來了。蓋二俠聽不明白，准知有高僧高道李四爺等人，決不能袖手旁觀，必然前去搭救。此時聽蓋金龍一說，倒糊塗了，就連蕭三俠、白義、劉雲全都聽着可笑。衆人說着話，往前追趕，忽聽前面喊殺連天，真正令人可怕，來到切近一看，只見男女十來個人，混殺在一處，台灣兵在四週圍高挑火把，喊殺助戰，借着燈光一看，俠義營正是韓秀、羅文、蔣伯芳，其中的賊人

可就是邱氏三娘 何彩霞 何月霞 四怪蔡亮 五怪何清 三怪辛林 韓秀羅文這二人 可是白玉祥派的抵擋西面 蔣五爺可不是 皆因他一看白玉祥把四面的人位全都派完 並未派着自己 五爺一看 在這裏跟着勝三爺沒事 自己想個地方要一棍才好 聽了聽就是西方幾聲緊張 自己一聲也沒言語 手提亮銀盤龍棍 一直够奔正西而去 來到切近一看 羅文憑掌中一條十三節亮銀練子鞭 折鐵鋼刀一口 刀裏加鞭 跟邱氏三娘在一處 那邊是何家二位姑娘 雙戰韓秀 五爺看了看 別看韓秀刀敵二女 掌中亮銀分水雙刀 舞了個雨打梨花一般 倒把何家二女開了個手忙腳亂 羅文敵一個邱氏三娘 綽綽有餘 工夫一大 准能將邱氏三娘結果性命 五爺看罷 那就算無從插手 只得站在旁邊觀敵料陣 猛然又聽一片喧嘩 細看原來是三怪辛林帶兵趕到 五爺一看這小子 就是一肚子氣 這就是他們二人在兩軍陣前 那一戰之仇 今天相遇 如何不跟他決一死戰 想到這裏 一擺亮銀盤龍棍 高聲喊道 辛林站住 現有蔣伯芳在此 你往那裏逃 辛林被兩個和尚一個蓋金龍 追趕下來 這個氣可就大了 此時遇見五爺 他把怒氣全都照着蔣伯芳發出來了 隨着一陣冷笑 小子你乃是三太爺手下的敗將 你還敢在我的面前耀武揚威 五爺一聽勃然大怒 叫了一聲辛林 你休要滿口胡言 就憑咱家五祖宗敗在你的手內 你也不怕風火閃了你的舌頭 來來來我今天倒要與你分個強存弱死 真在假亡 五爺說着話 盤龍棍按行者棒的招數 趕步向前擊棍便打 辛林用雙拳接架相還 辛林方才跟蓋金龍動手 幾乎當場落敗 好容易兵主攔了一個賈明 兩個和尚跟蓋金龍一怔神 辛林這才得以脫逃 此時跟五爺動手 小子這個怕勁尙且未能過去 五爺一知道那老少三個人 早晚准得追到 蔣伯芳也不算弱手 倘若他們四個人湊到一處 我再想走 那可就不容易了 這小子心裏頭存着這麼一份意

思 動手的精神上可就差着了 蔣五爺是滿心惱怒 手頭上用足了十二分的膂力 棍帶風聲 一招挨一招的往裏打 辛林倒佔了下風 五爺打三招 他不過就是避兩手 正然打得難解難分之時 蔡亮何清趕到 這倆地方只得設法跟誰近 誰跟誰遠 全都省出來了 你可別看辛林跟五爺佔了上風 四怪五怪全都不管他 蔡亮一看自己的愛人邱氏三娘 力敵一個兇猛的男子 趕緊擺刀過陣並力助攻 何清看見自己的女兒 跟韓秀動手 並不看顧 隨着一擺腿股實劍 敵住了韓秀 蔣俊一看 將然要過去幫助韓秀 邱氏三娘有的明白 他早就看見韓秀那付容貌 雖然說男子 真比美女還俊 跟口怪蔡亮一比可又強的多 皆因自己跟羅文動手 不得過來捉拿韓秀 這時蔣員外要過去助戰 怕的是老頭子把韓秀救走了 遂並不幫助蔡亮動手 趕緊縱到旁邊 一伸手由腰間取出香紗二透袋 冷不防照定蔣員外頭門打來 蔣仁德見冷不防打來一件東西 老頭子也得說久經大敵的老江湖了 一看有人用常器暗算 趕緊把身形一閃 用手中的青銅萬字奪 挂外一迎 嘖通一聲 跟着就覺一股異香噴鼻 老頭子心裏不好 將然想到那裏 撒手扔奪 翻身跌倒 從前的諸位看得明白 將然要過去解救 只見生番軍兩個人一搭 抬起來就走 連那兩隻軍刀全都拾去 邱氏三娘趕緊拾起暗器 一直奔奔韓秀這邊而來 高聲說道 你們爺兒三個退後 待我拿他 何清跟着自己的兩個女兒 聞聽此言 遂往旁邊一閃 邱三娘早已找好了上風 一抖手照定韓秀又是一下 韓秀還以有是弩箭毒鏢等物 趕緊用雙刀在面門上一閉 就聽吧的一聲 正打在面門上 就覺一股香氣 韓秀一聞見這股香味 噲啣啣撒手扔雙刀 跌倒塵埃 邱氏走上前來先拾自己的暗器 然後把韓秀的雙刀拾起 再下腰把韓秀挾於腋下 轉身就走 此時孟二俠 蕭三俠 劉雲 這爺兒三個一看 白頭太歲石俊山 南俠王靈 大個子孟金龍

全都過去幫助蔣五爺打辛林。這番兒三個往前一圍，够奔何清父女而來。孟二俠敵的是何清，蕭三俠敵的是何彩霞。刺下劉雲，何彩霞打在一處。衆人將然打在一處。就爲金龍喊道：這小子又跑了。原來辛林跟五爺動着手，心裏頭就駭怕。怕的是這兩個和尚跟大個子追了來。果然不出所料。這三位趕到了。不管別人就照着辛林動手。三怪一看，心說我可別找麻煩。容着他們全都圍上。我要再想走，可就不容易了。倒不如快走的。於是辛林想到這裏，虛幌一衝，向旁邊一竄，播頭就走。孟金龍一看辛林逃走，這才高聲喊喝：這小子又走了。何家父女就敵不住，老一少一看辛林逃走，快營裡兩猛將恨不少。倘若再有旁人前來助戰，我父女如何是他們敵手。想到這裏，何清高聲叫道：二位不必隨馬交着前來。這一句不緊，番兒三個各自虛晃軍刀，縱出了圈外。跟隨着大隊一同逃走。叫聲蔡亮動着手，看得明白。一看人家都走了，餘下我一個人，不走等待何時。這小子也隨衆逃走。孟二俠等一看，賊人全都逃走了。大家集合到一處，隨着追趕。要說追趕賊人的言語，那如何能够追趕得上。也不過就是生香軍遭殃。這老少人位，各自擺動軍刀，隨後掩殺。那才叫砍瓜切菜一般。殺得衆生香軍叫苦連天。究竟是人家的道路熟。三追趕，也不知道人家全都跑到哪裏。連兵帶將完全是踪跡皆無。再往前走，正是勝三爺帶領的大清營。三爺一看，衆人回來。後面並無賊人追趕。准知道是被大家將賊人打退。又一看從中有蕭孟二俠。早就知道店房裏面的人，全都回來了。那就是白玉祥追趕孟鍾之時，在中途路上看見他們這夥人。老頭子一看，四面的人少，自己恐怕勝三爺獨自帶領大清營人單勢孤。倘若出了意外，那就更不好辦了。老人家並未隨衆追趕，帶領自己的二少，回到三爺陣地。可就將蔣員外等衆人已然殺出店房的話。跟三爺一說，三爺聞聽，心中自然喜悅。此時看見孟凱蕭杰，還以爲是

大衆全都來了。這才向着白玉祥問道：「老哥哥你說咱們是在城中各處搜拿五怪，還是暫時出城有什麼話回頭再說。」雙頭太歲白玉祥連連說道：「此時搜拿五怪，拿不成人家，就許叫人家拿了。皆因人家在城中人傑地靈，進退自如，無論何處設些小埋伏，咱們就得甘受其苦。如果城門沒有阻攔，能够出的去還是出城爲是。再說這也是個機會，再遲延一時，賊人帶兵追來，再打算走，可就不容易了。」三爺一聽，遂說道：「好，既然如此，咱們大家帶領大隊擠出東門。這句話說完之後，大家各自擺軍刃率領大兵奔東門而來。」在城上的白馬金鞭武財神莫雁，看大清俠義營的人打算奪門而出，一面吩咐城上射箭，一方面叫莫氏和鬼哥兒回營，快鬆千斤大閘，不可叫清兵逃走。莫雁把話傳出，東面城牆上，一陣梆子響，跟着箭如雨下，怎奈清營中有雙頭太歲白玉祥，最善用兵不過，准知道城上埋伏兵，要看見有人奪城往外走，必然用亂箭齊射。老人家趕緊傳出話去，把籐牌兵分散開了。每五個人用一面籐牌遮着，全部後連一處，上面就如同搭了一個天棚一般。箭是由上面往下射，准保連一個人也射不着。老少羣雄各自憑掌中軍刃撥打雕翎，全都預備好。衆人往外一闖，好在一樣，除了上面的亂箭，前面無人阻擋，後面又無追兵，轉眼之間，衆人都跑到了城門洞。留神一看，可把三俠吓着了。原來上面已然放下了千斤大閘，已然落到離地約有三尺來高。衆人有心往外闖，又怕闖落下來砸死在下面，遂說不往外闖。眼睜睜這個閘要落下來，大家就休想出城。大家正在着急無法之時，細一看這個閘落到離地三尺，並不動彈。衆人全都是一楞，留神仔細一看，就見有一個人，雙手托着千斤閘，蹲檔騎馬式在那裡站着。非是別人，正是鎮三山轉五獄趕浪無絲鬼見愁大羅克老劍客夏侯商元。手裏托着千斤閘，叫了一聲勝老三，我可沒有勁啦，你們要快着點兒走。勝三爺聞言不敢怠慢，這才帶領大清營，以及

老少羣雄要搶出潮州城。再說莫雁命把千斤開放下。可巧從中來了這麼一位老劍客，雙手把關托住。大家這才逃出了潮州城。這就叫不巧不成書。要是沒有老劍客來到，勝英等人勢必被困不可。要是放在大鼓書上說，老劍客正然在洞中坐，忽然眼跳耳鳴心不甯，一指一算知道了。知道勝英他被困在潮州城，師兄弟如骨肉，好似同胞一母生。我不搭救誰搭救，我不見疼誰見疼。腳踏祥雲來得好快，雲頭一收來到了這座潮州城。真要是像大鼓詞這麼一說，那個書可就太容易了。在三俠劍書裏，老劍客可不是指算出來的。自從打老人家在壽棚之中見戴勝其將寶槍搶出，老人家不捨，在後面緊緊追赶。老人家看見小子騎的那匹坐驢，乃是寶馬良駒，可有一節。老劍客這個脚程，跟別人不一樣。真要把脚力放開，雖不說如風似電，可是也跟千里良駒差不多。故此老劍客非要把他追上不可。心說小子你不用騎那麼一匹馬來氣我，我倒要使足勁把你追上。老人家主意打妥，一步也不放鬆。在後面緊緊追赶，戴勝其坐在馬上扭頭回面觀看，不由得心裏頭駭怕。暗說這個大腦克的腿太快啦。如果前邊沒有救星，非得讓他追上不可。想到這裏，不住的跟馬說話。告訴這匹火龍駒，你可快着點走啊。倘若是有稍遲慢，今天是想活萬難。這匹馬就彷彿像懂話一般。果然四蹄翻飛往前奔跑，耳輪中就聽唔唔的風聲。雖然快的這麼快，後邊的老劍客相隔也不過是兩三丈。正然着急中，猛然間看見白亮亮一片大江。戴勝其一鬆轡繩，直入江中渡過。江去隱入了樹林叢中。老人家來到江邊一看，不見了戴勝其的踪跡。老劍客心中有氣，心說這個小子從此一走，沒有別的地方去。當然是够奔台灣去。反正我也閒暇無事，我到陞台灣開開眼，看看台灣都有什麼預備。老頭子這也算是一時的高興。順着大道留々達達够奔台灣。先到了馬公城，然後又繞走羣島。南洋的地面，頭一樣兒氣候溫暖，並且是山明水秀之區。老劍客一方面遊

山涎水 一面暗中調查 那一座島上有能人 那一座島內有消息埋伏 爲首之人姓字名誰 這幾個月的光景 老人家全都調查的清清楚楚 才往回走 一路走過人傳言 說是清營又來了二路生力軍 從中有個俠義營 原來是一羣保鏢的達官 各個都是武術高強 老頭子一聽 心說這羣保鏢的 不問可知 一定是勝老三他們 你說他放着保鏢的買賣不好好的做 爲什麼要跟着清兵的軍隊 前去打台灣呢 這真是豈有此理 再者說就憑你們這羣人 也不是我小看你們 還不用說打台灣 就是這個羣島 你們就過不去 他們所爲的是什麼 我真是莫明其妙 我倒要到清營看看他們的動作如何 老頭子想到這裏 遂沿路打聽清營的消息 一直來到廈門 救了大個子 清兵敗走漳州城 聽說是被困城中 老劍客先到城中探聽一番 果然是達摩肅王在城中被困 從中還有劉世英白玉祥等 夜晚竊聽 才知道在安海還有一個副元帥 老劍客才出離漳州 够奔安海 到了副帥行轅一調查 這才明白 原來勝子川貪上了官司了 身擔龍批到台灣拿賊 爲出入方便的關係 跟清營元帥會合在一處 暫編衆人爲俠義營 老劍客這才明白 本有心到裏邊見着勝英 把羣島之事說明 又一思何必呢 這裏有個八卦營還破不了呢 我何不前去看看 這個八卦營是什麼 然後設法幫助他們 將八卦營破了 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老人家在八卦營裏面加意調查 怎奈看不明白 這是怎麼個陣勢 老人家在裡面調查之時 正遇見飛天玉虎蔣伯芳闖營 衆台灣兵將然要用亂箭齊射蔣伯芳 老人家繞到後面打散了台灣兵 把蔣伯芳救出來 蔣伯芳雖然看見老劍客 到了八卦營的外面 已然不知老人家到那裏去了 原來老劍客知道老師艾道爺到了 故此隱在旁邊 並未出頭 打破了八卦營 老劍客作先一步的探聽惠州五怪 他爲的是開開眼 看看這五怪是什麼人 順道來至在惠州 一打聽才知五怪早已出兵走了 老人家這才够奔潮州

府 在府城裏面 沿街乞討 單看清營如何攻城 忽然這天晚間 聽見城內各處殺聲震地 老人家計算着 一定是清兵把城池得過來了 在暗處留神一看 可了不得了 那裏是清營得城 勝英等中了賊人的奸計 被困城中 看這個意思就難以取勝 老人家准知道要憑跟五怪動手 還不至於輸給他們 倒不如我在城門洞裏一蹲 如果勝英等不是他人的敵手 打算攻城的時候 我可以這裏接應於他 這是老劍客的主意 他老人家可沒想到人家往下放千斤關 容着勝英等來到城門洞打算要逃走之時 上面關可下來了 老劍客一看無法 賣賣氣力吧 這才把週身氣力運往兩膀 蹲檔騎馬式 雙手把關托住 料勝英等快走 衆人全都走出之後 老劍客托着關賣撇斜 高聲喊喝 可了不得了 砸死人了 英雄在城上正然納悶 爲什麼千斤關放下去 他等不費吹灰之力 竟會走了 正然要打發人下來觀看 這個時候後面二怪不在場 其餘的人全都趕到了 頭一個就是三怪辛林 來到城門下一看 就見一個要飯的乞丐 在那裏雙手托住千斤關 還不住的喊砸死人了 幸林這個地方 就算祖魯 你豈不想就憑一個要飯的 他怎麼能够托住千斤關呢 不用說當然是有些個來歷 他可沒這麼想 他只知道有氣 心說要不是你這個小子在這裏搗亂 怎麼會把清兵全都放走 想到這裏 高聲喊喝 好你該死的東西 竟敢到此送命 說着往前一趕 雙冲掄起够奔老劍客砸來 頭一節因爲黑夜之間 再者說辛林身量高大 老劍客本來就是個矮個兒 再加上他老人家是蹲着 說玄了不足三尺 還是千斤關底下 小子打的又猛點兒 正打在關的上面 就聽噹的一聲 老劍客借此一撒手 往外 竄 照定辛林小腹上就撞了一羊頭 老劍客油錘貫頂的工夫 當時把小子撞出去有四五尺 撒手扔那翻身跌倒 辛林就覺着眼睛發黑 心口發熱 一張嘴哇的一聲 噴出一口鮮血來 幸虧生番軍人多七手八腳 幸林帶軍刃 全都搶着

走了四怪五怪看得明白。知道這個要飯的厲害，趕緊吩咐一聲：「叫生番軍亂箭齊發。」大眾生番軍堵在城門洞兒，摘弓抽箭，那才叫箭如急風驟雨，但聽廳下的聲音，射了有一盞熱茶的工夫，這才吩咐兵士住手。一看城門洞兒裏頭落的箭，有半尺多厚。這才叫生番兵把箭拾開，尋找要飯的死尸。容着把箭拾完，再找要飯的，是踪影皆無。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由得都是一楞。這工夫莫雁早已把城上的番兵，除了留下守城之外，全都帶下來。衆人把方才各處動手的情形，跟元帥一說。莫雁先問了問三弟傷勢怎麼樣，因怪打發人問了，說已然噴虎力丹，決沒有性命的危險。莫雁這才放心。暗想道：這一戰雖未能把滑兵全軍覆沒，倒是捉拿了他們四個人。雖然三弟受傷，也不過傷損了硬工夫。養個十天八天的，自然能好。一面想着，這才說道：「軍隊各歸各營，諸位賢弟隨我一同回府衙。霎時間兵將全都回營。莫元帥傳話來，將拿獲之人押上帳來。本帥親自問話。」這個令傳出去，工夫不大，押上來一個老頭兒兩個年青的。老頭兒就是蔣員外，年青的一個是金頭虎賈明，一個是楊香五。莫雁是等着把那個綁來，一齊設法處置。沒想到越等越不來，等了工夫很大。莫雁派人挨營調查，問這個人是何人拿獲的，爲什麼尚且不押上來。差人去了一會，回來向着元帥報告，說還有一個人，大概是內宅夫人小姐等拿的。何清一聽，有自己兩個姑娘在內，趕緊站起身形說道：「大哥你老稍等一時，待小弟我到後面看看去。」說着話，何清够奔後面去了。過了一會兒，笑着由外面進來，叫了一聲大哥，按說這個事我不當說，皆因這個事擠到這裏，這也叫無法。你不是問那個人嗎？實話告訴你老吧。那個人是被我二嫂邱氏拿的。大概這個人尚且在他的屋中。莫雁聞聽此言，臉上等時就紅了。不過莫雁臉紅旁邊還有一個白臉的，就是這位養子都似衛玠玉雕童子蔡亮。四怪的臉是氣白的，六怪的臉是羞紅的，不表四怪聞聽動音。

在旁邊嘆風乾醋。單說莫雁一句話也沒說，懷抱着定國烏金鞭，氣恨恨的站起身形，一直够奔後面。莫元帥對此捉姦還真是個行家，他來到東跨院的上房，並不大喊大叫，先站在窗台外面聽聽，過了半天，並沒有人說話。此時莫雁可就是半信半疑了。這才躡足潛踪够奔屋門，輕輕的啓簾，來到裏面，慢慢湊到暗間，撩軟帘一看，把莫雁可氣着了。邱三娘滿面春風坐在床沿上面，二目直勾看着椅子上綁着一個人，莫雁一看這個人，年歲也就在二十多歲，生得面似桃花，眉清目秀，唇似塗硃，莫雁一看，這個氣可就大了。將手中定國烏金鞭一擎，照着邱三娘便打。要是普通的女子，這一鞭早就打死了。皆因邱氏武學很好，一歪身隨着往旁邊一縱，高聲說道：元帥因何持軍刃行凶？莫非你爲我屋裏細的這個人嗎？莫雁一聽，厲聲說道：既然知道，還不受死，等待何時？邱氏冷笑說道：死我可不怕，皆因沒有死的罪。莫雁用手點指：你屋中擱着這一個被擒的男子，尙有何說？邱氏說道：你要問這個人告訴你，是這麼一回事。書中代書，邱氏三娘在兩軍陣前，看見了何家姐妹跟韓秀動手，心說俠義營怎麼會有這麼些個恨小子，看這個人像貌，比白義能在以上，不在以下，倒不如趁着亂軍之際，用香紗囊將他擒住，攔我想人人都惜命，如果用刀威喝，他要打算得其生命，當然我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了。邱氏把主意拿定，跟羅文動着手，本有心取自己的香紗囊把羅文打倒，怎奈羅文刀裏加鞭武術高強，自己並不是他的敵手，那裏還有餘暇的工夫取暗器，後來好不容易來了這麼一個帮手，就是自己的情人蔡亮，邱氏想着就走，把羅文讓給蔡亮，自己又覺着怪不合適的，只得仍幫助動手，心裏頭着急，正然沒有機會走，可巧來了這麼一個蔣員外，他這才趁勢跳出了圈外，取出香紗囊，先將老頭子打倒，然後才跑到何家父女這邊，高聲喊喝：你們爺兒三個閃開，待我拿他。說着話，邱氏一抖手，就打了韓秀一囊。

韓秀用刀一閃聞着一股香氣 隨着跌倒在地 邱氏過來拾起自己暗器跟韓秀的刀 然後携起來就走 一直回到府衙 到了東跨院自己的房中 先將雙刀放下 然後把韓秀放在自己的床上 用他身上的絲條將韓秀的二臂捆好 這才用凉水向他的面門一噴 又給他鼻孔裏抹了點解藥 韓秀等時蘇醒過來 睜眼一看未免吓了一跳 微然一動轉 這才知自己的二臂被捆 再一看自己躺在錦被繡褥之上 地下站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婦人 正是適方才用暗器打自己的那個人呢 這才明白原來自己被獲 一挺腰坐將起來 好在一樣 脚下並沒有綁繩 一轉身坐在了椅子上面 邱氏看着他一笑 遂問道 你姓字名誰 趕快說出來 今日既然被獲 只要能答應我一件 我是決不殺害你 韓秀爲人精明強幹 准知道婦人要跟自己作那苟且之事 我若是當時一答應他 准能够保得住我這條活命 可有一節 我要說出答應他的話 倘若被有名的英雄知道 豈不笑我韓秀貪生怕死嗎 你說我要是不答應他 他要羞惱變怒 我這命就許死在他的手內 韓秀想到這裏左右爲難 並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個工夫可就不小了 邱氏一連問了多少句 韓秀始終沒答一句話 邱氏心說這個人也許是口羞 生平沒跟女人說過話 今天見我問他 故此不敢言語 又問了幾句 仍然是不說話 邱氏一賭氣也不問他了 自己洗面攏頭 擦胭脂抹粉 把打仗的衣服換下去 重新換了一身華美的衣服 就當着韓秀他並不害臊 裏面的裏衣完全顯露 還是韓秀覺着怪羞人的 隨着把眼睛緊閉 並不觀看 邱氏三娘全都收拾俐落 坐在床沿下 用眼看着韓秀 那個意思還要問 在這麼個工夫 莫雁懷抱定國烏金鞭 由外面進來 一看這般光景 不由得醋火中燒 拳鞭够奔邱氏便打 邱三娘一閃躲過了鞭 這才問他 因何手擎軍刃行兇 莫子超聞聽 氣恨恨說道 你爲什麼把這個男子放在屋中 你不說你自己無恥 反來問我 邱氏三娘當時把臉往下一

沉 叫了一聲元帥 你也不亦多疑了 屋中放着一個男子 你看不見纏縛二臂嗎 難道說男女通姦 還有細着的嗎 我本來是一片好意 拿獲了他的那時 你們尚未能回歸 我打算用言語誑哄 叫他把大清營的底細說了 沒想到這個人倒是漢子 我問了他有百八十句 他是一語不發 我在這裏靜等前面傳話 將他送到大帳 任憑你們處置 爲甚麼一句話也不說 進門就打 難道說你來捉姦嗎 我告訴你 我要是跟被擒之人打算有意外的行動 門也不關 燈也不熄 還能就這麼冠冕堂皇的擺着嗎 你這是聽甚麼混賬人的言語 不問青紅皂白 來到後面捉姦 邱氏越說越有氣 伸手由牆上摘刀 連哭帶喊的說道 我可活不了啦 你這是誠心擠兌我 莫元帥一聽人家邱氏所說之話 甚爲有理 眞要是兩個人有意實行苟且 他就不在他的屋內了 就是在他的屋內 也要把門戶緊閉 想到這裏 有意勸勸 又覺着難以爲情 這個話不好說 就在這般光景 韓秀看得明白 心說這個娘們眞的假的 倘若量激起火來 自刎而死 那時連我韓秀的名譽 都不好聽 想罷這才說道 莫雁你眞正是不捺假的渾蛋一個 拿着屎盆子往自己的腦袋上扣 你可留神別讓姓韓的身上 這個婦人他分明是有意誑我的言語 被我識透 所以我才一語不發 今你來到這裏 就彷彿捉住姦的一般 就讓你的娘們是那種水性楊花無恥之人 你也不打聽打聽姓韓的 萬丈翻波浪桃花浪子韓秀 外號人稱韓小帥 雖不敢說人格高尚 總比你們這種混蛋強的多 我今天雖然被擒 殺刮存留倒是小事 我看你這點行爲不公 你今天若是叫你這個娘們死了 我死在九泉以下 我也罵你無德 倒非是我袒護你的娘們 其實我受他之害 才被獲遭擒 他乃是我的對頭冤家 皆因我自從打幼年間 行俠作義 最不喜歡的 就是不公之事 莫雁你把你這個渾蛋勁省省吧 韓秀這片話 莫雁聽了倒沒有別的可說 還以爲是自己把事作錯 叫被擒之

人看着不公 惟獨邱氏聽着 心中很納悶 心說就憑這個人 說語這樣精明 方才我對他所說之話 他決已不能不明白 他若是無心於我 就應當藉此機會 說些穢言穢語 頭一節洩憤 二者報仇 爲什麼他反倒向着我說呢 又一想 也許他看見我的容顏俊俏 心裏頭有愛我之意 也未可知 邱氏正然自己胡思亂想 旁邊莫元帥借着韓秀這片言語的台階 這才說道 得啦 你別生氣了 是我聽信讒言 一時糊塗所致 說句話由打邱氏手中 將刀奪過來 邱氏本有心還要作作威 怎奈良心有愧 莫若算了就算了 只說了一句元帥 你可放心 我可又是偷了人了 莫雁滿臉陪笑說道 從此以後 你就偷人我也不管 前面他們大家還等着我呢 你好好的看守這個韓秀 我回頭派人將他尋走 莫子超已話說完 官字轉身出去 來到前面 把邱氏拿獲韓秀的話一說 衆人聞聽全都暗笑 當時派人到後面把韓秀細到前面 莫元帥升座 將四人全都帶上來 莫雁本打算問問勝英統共有多少人 你等爲什麼單幫助他 那知道四位英雄 位位都是一樣橫只報通了名姓 其餘一句話不說 官王夫饒小子食頭虎 也隨着橫起來了 不待的大罵五怪 莫雁看這般光景 並不多問 跟衆人商量 這四個人應當怎樣處置 旁邊有帶着鏢傷的二怪孟鍾答言 料了一聲大哥 俠義營裏而武術高強之人很多 倘若稍微一遲延 被他們就救着走了 倒顯言反爲不美 依我說急不如快 趕緊將他等綁赴外而斬首號令爲是 莫元帥聞聽 遂說道 對對 就是這個辦法 何請在旁邊答言 大哥這個事要是這麼辦 一來料大清營以及城中百姓們全部小看我等 二來還是小事 俠義營的人很多 倘若被他們知道了信 就許前來搶人 事先如無預備 勢必被他搶走 莫子超聞聽 遂引道 依着兄弟你應當怎麼辦呢 何清說道 依我咱們派人前去知會地方 設立監斬棚 大哥你就算是監斬官 我等弟兄各自帶兵在四外保護 慢說是

沒有人前來 就是有什麼事 有我們哥兒幾個帶兵保護法場 諒也無虞 大哥你看我這個主意怎麼樣 莫子超聽他何清這片言語 遂說道好主意 說着話馬上就吩咐衆人 照着何清這個主意去辦 將人派走之後 又派人前去通知各營 全都預備齊了聽候 差人申去工夫不大 回來報告地方說的黑夜之間 搭棚不易 就在城裏鼓樓 借地作爲監斬棚 其餘的東西全都預備停妥 元帥如果不願意 請你指明地點 淨等明日天亮預備 莫元帥一聽 遂說道 就是鼓樓吧 這才派人預備車輛 拉着四股差使 叫怪每人押一輛 車內就是蔣仁德 韓秀 賈明 香五等四人 四鬼帶着生番軍五十名 在鼓樓東設立法場 二怪帶兵二百名守正北 四怪帶兵二百名守正南 五怪帶兵二百名守正東 西面上就是監斬官的公位 莫元帥親自抱定國烏金鞭 帶四名以及三怪辛林 就算正守西面的人 那位說這樞書別往下說了 前言不答後語 剛才說的明明白白 辛林被老劍客攔了一羊頭 口吐鮮血 翻身跌倒 前後不到兩個鐘頭的工夫 怎麼這個時候又跟着前來監斬呢 諸位所責甚是 實在是漏筆 要是說一句強詞奪理的話 就是漏筆之中不漏 辛林受傷之後 莫雁向四怪五怪問他 己竟說明喫下藥去了 並且他的藥又是專門治硬傷的 與普通的不同 乃是他的老師所贈之秘方 皆因他十年苦工並非容易 我看你性情粗暴 倘若遇見了成名的劍客 你是有進無退 難免不把工夫喪在他人之手 你我師生一場 相別無物可贈 這裏有一粒丹藥 名叫混元丹 這丸藥給你拿了去 你可縫一個布口袋 繫在了腰間 但願平生不將工夫失去才好 倘若是一日不慎 被他人將你硬工夫打去 也別管是流血 也別管是吐血 你將此藥喫下去 雖然不能恢復你的操練 當時就能精神復元 就彷彿沒練硬工夫一樣 當時辛林接藥叩謝 遂帶在身旁 今天被老劍客撞了他一頭 當時暈倒在地 衆人把他救回去 容着辛林緩醒過來

不由得暗自讚嘆 果然不出老師所料 趕緊叫人由他的腰間將布囊取下來 用刀割開 取出來混元丹 甲滾水送下去 辛林不過是微然一閉眼 就彷彿打了一個盹睡 睜眼起來 你說也怪 覺得渾身並無一絲痛苦 精神復舊如初 不過就是從此不能避刀槍了 故此這才跟隨莫雁一同前來 監斬 當時全都分派官委 這也不用放遣魂魄 不過派了兩名劊子手 叫生番由車上把差使卸下來 並不點名 告訴劊子手 挨着個把人頭殺下來 就算完事 生番軍等一看 就是賈明長的不順眼 遂把賈明弄過來 首先開刀 賈明准知道這次可活不了啦 並不多說少道 把心一橫 還是真不含糊 把賈明拉到了當中 跪倒埃塵 劊子手把砍刀一舉 賈明就覺着冷森森的 知道刀往下一落 立刻就要頭屍兩分 說不害怕 究竟也有點胆怯 只得把眼一閉 這就叫閉眼等死 明賈閉了半天眼 刀並未落下來 自己心中納悶 難道說任什麼不覺 就算死了嗎 想罷微一睜眼 可把賈明給吓着了 劊子手依然舉着手舉着明亮的大砍刀 擰眉瞪眼好不怕人 究竟是賈明心靈 賈明說道不驚 怎麼他舉起刀來 這麼半天並不往下落 也許我金頭虎福大命大 有過往神靈 用定身法將劊子手定住 想到這裏 留神觀看 那裏是神鬼前來 就見毛毛烘烘反穿皮襖的一個人 不費吹灰之力 用點穴法將幾名生番軍完全點住 也有跌倒的 也有站立的 再一看還有照樣一個穿皮襖的人 早已將蔣員外韓秀 楊香五 老爺兒三個的綁繩全都解開 就是不管解賈明的綁繩 賈明看得明白 這二位穿皮襖的 非是別人 正是大賊魔歐陽天佐 二賊魔歐陽天佑 賈明這才高聲呼喚 二位賊魔叔叔 你老快行點好 把我的綁繩解開吧 兩個賊魔哈哈大笑 斗了一聲小鼈羔子 就是不管你的事 說時遲那時快 人家五怪一看 可了不得了 由打鼓樓上面 下來兩個妖怪一般的兩個人 身手大快了 不費吹灰之力 一個點住生番軍 一個解綁繩

放差使 莫雁看着就是一怔 這工夫四怪 五怪 二怪 全都看見了 各擺軍刃走上前來 那個意思打算伸手拿獲兩個賊魔 四怪將然來到當場 由鼓樓上面跳下一個老頭兒來 手擎金背摺鐵刀 攔住蔡亮動手 五怪趕到時 上面又下來一個老頭兒 手擎七星古銅刀 將何清攔住 孟鍾來到切近 將要過來邦助五弟 照樣的又下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 手擎魚鱗紫金刀 將二怪攔住 莫雁看得明白 三個老頭兒 正是勝英 孟凱 蕭杰三位俠客 不由得就是一怔 三俠這是由打那裏來的 書中代言 勝三爺等大衆英雄敗走東門 千斤開放下 多虧老劍客力托千斤開 大家才逃出了城外 勝三爺到了城外 看了看老哥哥侯商元並未出城 千斤開放下來 五怪並未追趕 走不多遠 止住脚步 齊集了人數 三爺一看可就楞了 看了看老少一共少了五個人 可就是 蔣員外 韓秀 白義 賈明 楊香五 老頭子把銀髯一抖 又一躡脚 向着衆人說道 這真是豈有此理 我要知道咱少這麼些個人 無論如何我也不出城 事是我的事 我受了王副帥的托付 到如今叫朋友跟着受累 我心何忍 事到如今 我可不能回營 非得二次進城不可 老頭子這句話說出來 倒也無人相攔 大家異口同音 全都願意一同回城 勝三爺遂叫了一聲衆位 你們大家固然是熱心 與我相偕同往 可有一節這不是那個事 人多更顯苦不便 我這個意思 打算託你們諸位 回去跟王副帥把話說明 調動全軍之力 接應於我 我自己够奔城中 先作頭一步的探聽 將老說到這裏 在旁發誓凱蕭杰苦言 三哥要自己前去 我們哥兒兩個不放心 就連大衆老少羣雜他們也不放心 倒不如讓他們大家回去送信 我們弟兄二人隨你老人家一同前往 沒等三爺答言 老頭大驚自來解說道 既然蕭孟二位賢弟願意一同前往 這麼辦吧 你們老哥兒三個就此進城 至於回營報信調兵攻城之事 你就交給我吧 三爺一聽說道 好 既然如此

我就更放心了。說罷三位轉身就走。白玉祥又囑咐老三位多加小心。三爺點頭答應。這才兩下裏分手。不表白玉祥帶領清兵，以及老少羣雄回歸清營。單說三俠本來出城不遠，往回走了工夫不大，已然來到東面的城牆下。頭一個勝三爺由腰間取出爬城鎖索，就要首先上城。蕭杰一把扯住了三爺的衣袖，叫了一聲三哥，你這是要幹什麼？要是沒有兩個兄弟跟隨，那就不用說了。既然有小弟在此，連孟二哥也先別忙。待小弟吾先上城，說道這裏一看，人家孟二俠已然上到了城的半腰。蕭杰這才說道：咳，二哥這就不對，你把話說明再上去不遲。無論怎麼樣，也得留下一個暗號。好知道上面有人沒有。隨後吾們好上去。三哥你在下面，小弟吾到上面看看。如果沒有人，吾必然向下而擺手。如果不擺手，也許被獲，遭擒。你老可別任性，直接看上。趕緊回歸大清營。設法攻城爲要。三爺無法，只得點頭。再一看孟二俠已然到了城牆上面，看不見了。蕭杰照樣用爬城鎖上城。轉眼之際，來到上面，先探頭看了看。城牆上寂無人聲。這才飄飄到了上面，輕輕的摘下爬城鎖，將然整理好繩，就覺着有人抓住自己的腿腕子。用手一摩撒腿肚子。蕭杰站不住，翻身跌倒。有人過，按注就細細看好了往旁邊一放。看了看那裏還細着一個人，正是九頭獅子孟凱。老人家到了城上，也是跟蕭三俠一樣。將然到了上面，就叫人給細上了。不表這二位被獲遭擒。單說勝三爺在城下等候三弟擺手。等了工夫甚大，並不見動靜。三爺心中明白，准知道人家城上有兵。二位兄弟到了上面，不提防也許被獲。我蕭三弟倒是囑咐於我，倘若他等被獲，叫我千萬別上城。急速回去搬兵。設法攻城。雖然是這麼說，你們要是當真被獲，我自己焉能够獨歸。再說我們二次進城，就因爲城中有被擒之人，故此不放心。何況你等二人又在此處被擒，我怎能袖手旁觀。不怕我去到城上，也被人拿獲，以至身遭不測。情願跟二位兄弟同赴陰曹。甯

可失性命 不能負信義 老頭子想到這裏 由腰中取出百鍊套鎖 來到城根向上一扔 抓住了城磚往上爬 來到中腰再倒一把 已然就來到了上面 勝三爺來到城梁口 心中暗想 城上要是有人也不過就是生番兵 諒也沒有多大的能為 我何不將軍刃取出來 不看見人還則罷了 只要有人一過來 我先手起刀落 殺死一兩個 乘機會就許闖到了城上 三爺把主意拿妥 腳蹬城磚 左手扶牆 右手擎着刀 往裏探頭 看了看上面并無人跡 不由得自己就是一怔 攏住眼神往左右觀看 不錯倒是有守城的帳棚 恰巧這個地方沒有 三爺一看 心中喜悅 心說只要此處沒人 這個城我就算上來了 想罷這才飄身來到上面 將然腳踏馬道 就見面前一幌 來了一條黑影 勝三爺擺刀往下就剝 就聽黑影說道 唔呀三哥 你老人家不要開玩笑 我是大賊魔 三爺聞聽細一看 果然是歐陽天佑 再一看旁邊還站着一個 正是歐陽天佑 三爺這才問道 二位這是由打那裏來 你二人可曾看見蕭孟二位賢弟 大賊魔這才說道 三哥你老要問他們兩個人 是這麼一回事 三爺聞罷 不由得一皺眉 書中代言 兩個賊魔自從在嘉興府府衙裏面 趕走了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 一直追到江邊 戴勝其跨馬跳江 兩個賊魔一看 那個唔呀兄弟 那個唔呀大哥 二人把手一抖 你看我 我看你 一點辦法也沒有 皆因他們二人全都不會水 哥兒兩個無法 只得找個地方 喫了點什麼 然後兩個人一商議 戴勝其一定够奔台灣 准不能到別處去 倒不如順便往前追趕 諒許把這個小子追上 主意已定 這才找着擺渡 過了錢塘江 往前走 來至在白楊鎮的地面 二人 摸囊中空虛 無論怎麼樣 也得實行他的賊魔政策 就是找個賊吃 得幾個錢好作這一路的路費 哥兒兩個商議好了 白晝之間不走 夜間行路 或者能够遇見了夜行人 弟兄二人往前走 就見路旁一帶樹林 這二位乃是大行家子 一看這個地方 非

當幽僻 斷不了有人在此作什麼勾當 這才走入了樹林 找一顆極大的樹 二人往那樹的樓上一坐 這是坐坐歇歇等買賣 等了有一個更次的工夫 不用說是買賣 連個路行人也沒有 二賊魔說道 唔呀哥哥 這個地方不能發財 咱們還是走路吧 大賊魔接着說道 你那裏知道 這個天還早得很呢 就是沒有財發 咱們在這裏住一夜 不花店錢這够多麼好呢 二賊魔一聽 遂說道 對的對的 這樣說來 我可要睡了 身倚樹槎 胳膊住樹枝一放 就聽呼呼的聲音 歐陽天佑就睡着了 歐陽天佑一看 心說我要是不想法子揸你個鼈羔子 我就是個五香豆腐乾 想到這裏 一伸手由打樹上劈下一個樹枝來 對准了歐陽天佑的鼻子眼裏就穿 二賊魔呵噫一聲 唔呀大哥哥裏有臭蟲 歐陽天佑連笑帶罵道 混賬鼈羔子樹上睡覺那裏來得臭蟲 兩個人正然鬧着玩 遠遠聽見有脚步聲音 二人趕緊把聲音壓住 歐陽天佑眼力好 留神一看 不由得心中喜悅 低言悄語說道 兄弟你猜來的這幾個小子是誰 歐陽天佑看不清楚 向歐陽天佑擺手 下面的三個人 已然進到了樹林中 就聽有人說道 秦大哥咱們哥兒三個 交情是交情 財帛是財帛 咱們將所得的金銀細軟 也用不着上獅子秤 分成了三大堆 咱們是各帶各人的 又有一個說道 柳三哥咱們不是三個人在一處走嗎 何必還要分開呢 那個人又說道 就是一處也得分 因為什麼呢 倘若是路途之上 出點什麼事 如果三個人走開了 金銀未分 就有太數餘的 也有受困的 你想我說這個話對不對 那兩個人一齊答言說道 不錯 分金倒不忙 咱們現在上那裏去呢 倒不如就依 弟你 咱們一同投奔惠州吧 又有一個說道 依着我咱們早就該這麼辦 來吧 咱們把金銀分開 連夜往奔惠州就是了 說着話各自把包袱打開 所有的金銀全都湊至在一處 那人說道 秦大哥崔賢弟 你看見了沒有 咱們把他一分三堆 各取一份 兩個賊魔在樹上看得

明明白白 三個小子非是旁人 正是太倉州的小三鼠 飛天鼠秦尤 過街鼠柳遇春 盜梁鼠崔通 二個人 前文書已然表過 由打九節嶺逃竄下來 到樹林分金 沒想遇到見二位賊魔 柳遇春將然說分成三堆 各取一份 這工夫歐陽天佐在樹上答話啦 吾呀不用分三堆了 分兩堆我們哥兒兩個 一人一堆就成了 三鼠聞聽 知道是賊魔 這才叫真魂吓出竅 那裏還敢賴得什麼金銀連包袱都不用了 趕緊的跑到樹林連頭也不敢回 就逃竄性命去了 賊魔由打上面下來 看了看金銀尙且未能分開 歐陽天佐用手由當中一劃 叫了一聲兄弟 你要那一半 我要這一半 當時各自把銀兩帶好 歐陽天佐叫了一聲兄弟 這三個鼈羔子 他們到惠州去了 歐陽天佑說了一聲追 弟兄二人不分晝夜 順着道路 够奔惠州可就追趕下寨 一路之上 有的是金銀 到處都是大喫大喝 這天來到惠州 隕人一打聽 五怪早已進兵潮州 此處連留下的那個水軍頭目 也帶領着水師營進奔潮州去了 這弟兄二人復又追到了潮州 容着這二位到了潮州 潮州已被莫雁所佔 弟兄二人到了城中 看了看住在那裏也不合適 可就看中了這座鼓樓 弟兄二人住在上面 喫飯喝酒全是偷來的 素常人民的迷信 就說鼓樓上面住着有大仙 自他這二位住在裏頭 時常往下扔鷄蛋皮以及鷄骨魚刺等物 這一來不要緊 大家都說是大仙顯聖 要不是因爲鬧反叛 早就有人前來焚香上供 哥兒兩個每天到各處閒遊 尤其是到城上去的時候多 今天正然在城牆上面閒遊 就是要看看三爺跟莫雁交戰如何 容着大家都退着走了 賊魔那個意思 要到城外頭來看看 猛然間一眼看見三個人 大賊魔向歷夜間能視物 一看非是別位 正是三俠 准知道三位這是要進城 這才暗含着藏在垛口的旁邊 頭一個孟二俠上來 大賊魔一聲沒言語 伸手拿獲第二個就是蕭杰 來到上面被二賊魔擒住 最末後一看 三爺也上來了 兩個賊魔對挑大姆指

頭 嚙呀兄弟 嚙呀哥哥 勝三哥果然不愧是俠客 賊魔一看 不但老人家爲朋友 並不貪生怕死 並且究竟是俠客的身分 未曾上到城上 先犯軍刃取在手中 這個地方就叫有見解 容着賊魔走過來 三爺擎刀要劈 大賊魔這才報通名姓 三爺問孟蕭二人那裏去了 這二人並不隱瞞 就把戲耍二位俠客的語氣說 三爺一皺眉 叫了一聲大弟 這是豈有此理 趕快把他們解開 兩個賊魔這才走過去給蕭孟二人解開 一個人解一個 二位俠客牽起身形一看 是兩個賊魔 不由得有氣 遂說道 歐陽義士 平常我們衆人對於你們弟兄 可沒有待錯 爲何伸手拿獲我們二人 這分明是有意羞辱於我 大賊魔接着說道 二哥三哥你們二位不要生氣 說到平常上咱們弟兄是不錯 我們還是跟你鬧着玩 再要說一句不好聽的話 二位哥哥身爲俠客 作事毫不慎重 憑着一時血氣之勇 涉艱履險 未免不像俠客的行爲 這幸虧是我們弟兄二人 如果要不是五怪羽黨 二位老人家豈不被獲遭禍 我們這個意思就是勸二位哥哥 以後作事要加小心就得了 二位哥哥 千萬不可生氣 小弟我錯了 蕭孟二位究竟是成了名的英雄 別看剛才那麼大氣 如今一聽人家大賊魔所說之話 句句都是金石良言 孟二俠想到這裏 帶笑說道 二位大弟你伸手把我二人拿獲 不過是拿自己弟兄開玩笑 難道說許你跟我鬧着玩 就不許我跟你鬧着玩了嗎 蕭三俠也在旁邊插言說道 究竟還是老的辣 賊魔兄弟 怎麼今天上了這麼一個當呢 三爺聞聽 知道各位兄弟 全都是身分高尚 不以小節傷大義 這才說道 衆位賢弟不可取笑了 還是辦正事要緊 賊魔問道 三位哥哥因何去而復返 勝三爺就把在城外查點人數 從中少了老少五位 因此不放心 三爺回來探聽 一位賢弟也隨我一同前來 賊魔一聽 皺眉 遂說道 這麼辦法吧 向着二賊魔說道 見弟你是一位老哥哥 先到咱們家店那裏去 等我能够奔府衙探探一番 然後再

作道理 三爺一聽憑大賊魔的詭耐 真要是破獲的人有了什麼變動 有他一個人前去 也可以能
够救護 老人家這才點頭答應 大家慢慢的順着馬道下了城 別看城上有兵把守 要說這幾位走
還是真看不見 到了城下 大賊魔够奔府衙 三俠跟隨 賊魔往前行走 三爺還以爲兩個賊魔
住在店房裏面 走來走去 一直走到了鼓樓近前 二賊魔也不言語 看了看四外無人 縱至了上
面 三爺等無法 只得隨着來到上面 賊魔讓坐道 三位哥哥休息休息吧 這就是我們哥兒兩
個的店房 三爺這才知道賊魔住在鼓樓上面 樓板掃的非常乾淨 遂席地而坐 大家也就是將然
坐下 大賊魔來了 勝三爺問道 歐陽大弟你到府衙裏面 可曾探聽着被擒的下落 大賊魔叫聲
三哥 你隨我到這裏來 三爺站起身形跟着大賊魔來到鼓樓的前面 探頭往下一看 就見無數的
生番兵 向四面分散 在鼓樓東面設擺着一張桌子 後面有椅子 三爺看着不明白 這才問大弟
他們這是作什麼 大賊魔說道 他們在這裏設立監斬棚 咱們被擒的人 一共是四個人 堪堪
就要用大車拉到了 我到了府衙的時候 正遇見他們走 回頭他們來到的時候 我們哥兒兩個担
任救人 三位老哥哥預備着跟他們保護法場的動手 大家計議已畢 就在鼓樓上面等候 沒有一
碗茶的工夫 大車來到了 兩個賊魔真沉的住氣 單等他們把差使卸下來 頭一個把賈明往當場
一推 歐陽天佐這才由鼓樓上面飄身下來 頭一節天尚未亮 再說大賊魔那個功夫 顧名思義
當然是有影無形 用點穴的功夫 來到當場把幾個生番軍卒都點住 二賊魔 己把蔣俊 韓秀
香五三個人的細綁解開 故意的不給賈明解繩 賈明這才說賊魔叔叔長 賊魔叔叔短 央求了好
半天 大賊魔才給賈明解開 再一看可了不得了 三爺跟二怪孟鍾 孟凱跟五怪何清 蕭三俠跟
四怪蔣亮 六個人整打了三對 要說五怪裏面 這三個人本來不是三俠的敵手 可是一時之間

他們也輸不了 三怪辛林有心擺幷沖過來協力相幫 莫雁擺手說道 三弟不可 你我在此 難道說還能叫他們哥兒兩個喫了虧嗎 咱們暫時在旁邊觀看 等着誰要輸了 咱們再過去相幫不遲 此時全都未分輸贏 也不知道誰好 三怪答應 只得跟隨莫雁一同觀敵 就在這幾個工夫 猛然間就聽北面一陣大亂 生時軍喊叫逃命 隨着四散奔走 莫雁聞聽一怔 將要派人前去調查什麼事 忽然抬頭看見一個人 手擎雙槍 飛奔而來 後面跟隨一個女人 提着一個大包袱 一直够奔被擒的衆人近前 把包袱放下 高聲說道 裏面是被擒各位老少英雄的軍刃 各自請取說着把包袱打開 莫雁借着燈光看得明白 送包袱的主兒 非是別人 正是自己的女兒莫綻玉 這個時候可也就明白了 前走的手擎雙槍之人 當然就是白義了 莫雁看罷 二目直勾 不由得就是一怔 書中代言 女的這一男一女 正是白義跟莫綻玉 一點也不錯 綻玉姑娘自從跟白義定了約會之後 當天晚間前去赴約 並未見着白義 回到了城中府衙 第二天早晨跟他爹爹莫雁打了一場咀架 真被二小姐把他的爹爹瞞哄過去 等到莫雁走後 趙氏細一問 二小姐可就不瞞着了 就把陰錯陽差 何家妹妹從中把事辦成 母親如果不信 我馬上帶他們兩個人叫了來 趙氏擺手說道不用 雖然孩兒你不瞞着我 當然就是真的了 只要不是苟合 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 我常罵你爹爹不辦正事 如果要星白養不錯 我也倒放心 每日焦由可就爲的是你 姑娘一聽老娘並不中斥 這才把心放下 姑娘臨走時候 趙氏老太太囑咐 如果有巧機會 你想法子叫我看看他 不怕我死了 也好放心 姑娘點頭答應 這才回歸東陸院 邱氏三娘跟莫元帥報告完機密 邱氏知道莫雁到後面來 從中必然有事 他可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皆因心裏煩悶 遂打發了頭把二小姐請到自己屋中 綻玉也知道他爹爹在邱氏屋中 待了好半天 並不知道有什麼事

心裏也是悶。一見邱氏來請，正對自己的心懷。見了邱氏先說了幾句客氣話，然後問道：「二娘你叫我什麼事？」邱氏未曾開言，先嘆喏一笑，叫了一聲二小姐，咱們娘兒兩個先前有師生之誼，到如今成了家人，較比師生較近一層。我今天問你幾句話，在開話之先，有兩個條件，我先跟你說明白了。頭一樣你別瞞着我，再者說，我問的話有理沒理，你千萬別怪。二小姐聽了，遂說道：「有話只管說，你老跟我難道說還有礙口的話嗎？」再說，我也用不着瞞你老。比如說要有點偷偷摸摸的事，我對你老說了，難道你還能給我洩漏去嗎？」邱氏開言喜悅，遂說道：「這才是好了頭呢。我也不是問你別的，就是大小姐搶的那個白義，裏面出了許多麻煩，究竟與二小姐你有關係沒有？」二姑娘不由得臉一發紅，遂叫了一聲二娘，你怎麼問到這裏？如果不問，我還正要告訴你老呢。那個白義我看着他，實在不錯，我真有心要嫁他，怎奈從中沒有引線之針，不用說二人對面說不出口，真要說出來，日後千耐離芭，沒有不透風的，倘若傳出去，豈不要被人說些不好聽的話？雖然有這個心思，可無從下手，故此釋放他回營，頭一節爲救了我的三哥，再說也是因愛所致。邱氏聽到這裏，點了點頭，遂說道：「那麼說你跟白義到現在還是兩不相干了？」綻玉點頭，邱氏連連說道：「這個事你可辦錯了，你要早把這個心思對我說明，我早就替你辦好了。」綻玉說道：「這個話只有娘兒兩個談心，談起來才能够說了，好端端的我怎能開口跟你老說呢？」邱氏一聽，這個話也對。隨着笑，叫了一聲二小姐，此時你還有心嫁他嗎？如果有心的話，不用求別人，只是我就能夠辦的到。這一句話說出來，倒把綻玉二小姐給吓了一跳，心說我本來說的是謊言，他這個話是從何說起呢？只得假意承謝，遂說道：「二娘你有什麼法，找那個人呢？」邱氏微笑，遂就把自己探聽的秘密以及給元帥出的主意，他們大家全都在城中店內，今天派人前去園店，量他等衆人

完全被獲遭擄 綻玉聽到這裏 這才明白 心說莫怪昨夜晚白義負約 原來他等未曾出城 此時二小姐心中已然心忙意亂 一時之間 真想不到來怎麼辦才好 又不能叫邱氏看出來 只得強自鎮靜 假意說道 既然如此 求二娘你給我設個法 邱氏說道這很不難 你只是將他帶回府衙 先問他願意不願意 如果不願意 你再告訴我 我前去跟他說去 尚若是願意 我告訴你一個法子 領到你的屋中 只管跟他成親 生米做成熟飯 有錯全部有我呢 就是這個辦法准成 邱氏這兩句話 把二小姐臊的臉紅過耳 只得說我謝謝二娘 邱氏說道 你也不用謝我 既然咱們娘兒兩個同心 我有話也不背你 別看以前吾不跟你說 皆因我不知道你是什麼秉性 吾跟你的爹爹那就不用說了 是因為教給你們練工夫 我先跟他有的那事 然後才給他做二房 我跟你四盟叔不清不白 二小姐你也有個耳聞沒有 二姑娘倒是有點風言風語知道 此時只好說不知道 邱氏接着說道 我跟你四盟叔 這一說好幾年了 他時常跟我說 愛你容顏俏俊 有心叫我從中介紹 雖然說是叔叔侄女 可也並非是親的 倒也沒有多大關係 就皆因我不知道你是什麼脾氣 我也不敢跟是提 我要是早知道你脾氣這麼好 咱早就大家在一處歡歡樂樂多麼好 綻玉一聽邱氏滿口胡說 真正是死有餘辜 又一想爹爹拜的一把盟兄弟 連一個好人也沒有 早早晚晚非得受了他們害不可 想到這裏 暗恨爹爹糊塗 姑娘於此時 這個去心已決 遂又問了問晚間什麼時候派人前來圍店 邱氏把時間告訴了二小姐 綻玉站起身來告辭 到了自己的屋中 思前想後 一會兒想好 一會兒想壞 想了好半天 這才站起身形 二次够奔母親的房中 就把此事對趙氏老太太說明 趙氏說道 你如果將此人拿住 務必領到我這裏來 我得看看他 據我想你爹爹早晚必得家敗身亡 你的終身有託也倒不錯 娘兒兩個又說了幾句閒話 姑娘回到自己的屋中

淚了四名丫頭 帶好了溫柔香紗囊 坐在屋中淨等着天黑 書不可重做 天到定更 姑娘怕去早了 被人看出馬脚 倒顯着不合適 莫若乘亂前去 准保無人知道 姑娘坐在屋中正然等時候 猛聽得外面有吶喊的聲音 綻玉就是一怔 暗說道 天氣尙早 外面亂什麼呢 倒不如我別在家裏等着罷 眞要是誤了事 那可怎麼辦 想到這裏 叫了四名丫頭跟着自己 出府衙的後門 一直撲奔蔣家店 走了不大的工夫 己竟聽得滿城之中 殺聲遍地 綻玉心中明白 這一定勝英被我父親誘到了城中 這才不敢怠慢 往前緊走 正然走着 就見前面排滿了生番軍 姑娘穿隊而過 衆生番軍知道是自己人 並不攔阻 姑娘到了裏面一看 原來是二盟叔 帶兵劫殺大清兵 這時候由對面來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 手中擎着一對兵刃 跟白義所用的一般無二 老頭子自報名姓 是雙頭太歲白玉祥 綻玉聞聽 暗道這就是我的公爹老人家嗎 又看了看 老人家只帶領一位少年英雄 面貌跟白義不差往來 後面並沒有一卒一兵 姑娘心中納悶 這位老人家這不是輕易冒險 一個人不帶前來迎敵 眞要是孟二叔吩咐一聲用亂箭齊射 如何抵敵呢 姑娘暗含着担驚 可也無法 只得在旁邊觀看 一看孟鍾並不用兵圍戰 單打獨鬥兩個人戰够多時 姑娘一看 老頭兒眞厲害 孟鍾堪堪就要落敗 綻玉准知道公爹沒有危險 這才打算帶着丫頭够奔店房 將然要走 猛然間孟鍾退下來 用長蛇隊圍困老人家 這一來可把姑娘吓着了 還別說是這大年歲的老人家 我聽父親說過 就是年青力壯的 也難以逃他的長蛇隊 想到這裏 再一看 老人家已然被長蛇隊用鎖練絆倒 自己將然要拿軍刃 過去搭救 可巧孟鍾將長蛇隊喊開 自己擎又够奔當場 有意結果老人家的性命 姑娘一看 這倒是個機會 伸手登出一隻鏢來 說時遲那時快 抖手照定孟鍾腕子上就是一鏢 打的小子撒手扔叉 翻身跌倒 這個工夫老人家白

玉祥 以及那一個少年英雄 全都趕到 孟鍾帶兵敗走 姑娘恐怕被人家看見 趕緊趁亂走去 一直來到了蔣家老店 果然裏三層外三層 把一座店房圍了個水洩不通 姑娘正然無法進店 猛然裏面起了火啦 綻玉小姐別看是個女流 對於江湖綠林之事 還是很有點閱歷 准知道這是裏面被困之人 打算突圍而出 故此用遺火光之計 我倒要留神看看他們由那裏出來 想到這裏 綻玉小姐在附近找了一所高大的房屋 站在房頂留神觀看 果然由店後出來幾個人 殺開一條道路 一直够奔正西而去 姑娘不敢怠慢 帶着四名丫頭由房上下來 一直追趕 此時後面蔡亮何清 帶着隊伍也追趕下來 在中途路上又遇見了王靈等三位 衆人合到一處 姑娘看得明明白白 就因爲人太多不好呼喚 可巧來到西面 衆人全都過去邦助韓秀動手 白義一分雙黨 也要往上闖 姑娘一看 這可是個機會 本城的人全都動手 大清兵的人都不在跟前 此時我再不動手 尙且等待何時 遂摸出來溫柔香沙囊 趕步向前 高聲叫道白義 白義正然擎軍刃打算前去協助 猛然聽得有人呼喚自己的名字 趕緊回頭觀看 綻玉小姐借着白義一回頭 抖手用香沙囊打來 白義一看有人用暗器打來 趕緊用黨往外一擋 就聞一陣異香 翻身跌倒 二小姐吩咐丫頭拾起香沙囊 及白義的軍刃 其餘的兩個丫頭 搭起白義就走 二小姐手擎軍刃在頭前開路 好在只有生番軍 並未遇見大清營的人 簡斷捷說 一路之上 並無阻碍 將白義一直搭到了府衙裏面 先放在姑娘的房中 又親自用冷水救醒 姑娘遂打發丫頭切茶的切茶 給老太太送信的送信 全都把他們打發出去 那個意思打算有幾句知心話跟他說說 丫頭們走後 姑娘一看屋中並無別人 回頭往床上一看 白義已然翻身坐起 二小姐本來有一肚子話要說 容着 一看白義不由得臉就紅了 這箇舌頭如同挺了一般 無論如何也說不出話來 白義一看姑娘 這般光景

心說究竟是女子怕羞的很重 自己雖然這麼想 也覺着臉上發燒 把眼先往別處一看 再也不敢向着姑娘拍頭 兩個人這個樣子 過了半天 末了還是白義先說話 究竟是男子好點兒 遂叫了一聲二小姐 好端端的將我拿到這裏 但不知有何用意 其實人家白義問的是好話 就是問問姑娘拿獲自己 有什麼用意 可是這句話說的稍爲的有點連口 這一來不要緊 綻玉把意思錯會了 聽白義和平平說出這麼一句話來 還以爲是他有意戲耍未婚妻 只臊得姑娘連脖子都紅了 眼花亂轉幾乎就要臊哭了 白義知道自己把話說運了 姑娘定是多心啦 趕緊接着解說 二小姐你我一言爲定 既然是未婚的夫婦 說話千萬別多想 你叫白義到這裡來 有什麼話只管說 綻玉一聽這句話更不好聽 心說他這是分明說我不甘空閨之苦 捉他前來有意苟合 想到這裏 忍住了羞臊 低聲說道 你可別想錯了 這是我奉母親之命 叫我將你擒到家中 你可別以爲我莫綻玉是水性楊花無恥的女流 白義一聽 不由得着急 心說我多怎說你啦 這都是沒有的事 想到這裏 將然要分辨 就聽外面有人說道 二小姐老太太來了 二小姐趕緊出去 親自把母親摻扶到屋中 趙氏太太來到屋中 將身坐在上垂首椅子上面 叫了一聲綻玉 你女婿現在那裏 快給我引見引見 我看看是怎麼樣一個人 老太太這個地方叫忘情 以爲姑娘既然親自對自己告訴過的 此時叫他引見引見 那可算什麼呢 老人家可就忘了人家兩口子 不但沒闖房連天地還沒拜過 張口就說你女婿 姑娘那裏聽得慣這個 當時臊得恨不能地上有縫鑽進去 用手帕捂着臉 背轉身形一聲也不言語 老太太接着說道 你看你這麼大姑娘 又裝起小孩子來了 從中有個大些的丫頭 趕緊走過來向着白義說道 姑老爺我給你引見引見 這就是小姐的母親老太太 白義聞聽無法 只得走過去叩頭 拜見岳母 老人家眼睛昏花 叫丫頭掌起燈來 自己要看看姑

爺的品貌 容着了頭們把燈掌起 趙氏老太太仔細一看 白義這付像貌 真不亞如玉琢的一般 遂問了問家鄉住處 姓字名誰 家中都有什麼人 白義全都回答明白 把個趙氏太太喜歡的 不知說什麼是好呢 叫了頭給姑老爺倒茶 趙氏這才說道 白義 我的二姑娘將終身許在你的身旁 老身這不是見着了嗎 不怕我當時就死了 老身我在九泉之下 我也含笑放心 趙老太太又把自己的家世 說了一遍 告訴白義你可別看我們是反賊之女 這不過是他的爹爹老天殺的 受奸人的煽惑 才作此無法無天之事 早早晚晚那不能侵正 非得鬧的家敗人亡 才算完事 老身生了兩個女兒 長女莫綻金那就不用提了 他死了我是毫不疼痛 惟獨我這個丫頭莫綻玉 他乃是老身掌上的明珠 一輩子我就疼愛他 他爹爹老天殺的 與兵造反 我正愁綻玉的親事無法提說 沒想到千里姻緣一線引 對頭的敵人 反到結了秦晉之好 白義我今天囑咐你一句話 兩下裏戰爭 據老身我想 大清天兵下臨 無論如何 老天殺的他抵抗不了 單等大清兵攻城得勝之時 你不管怎樣爲難 你千萬把我的女兒帶走 千萬不可負心 此事關係名譽德行 年青人不可言不應口 白義連連點頭答應 口稱岳母你老人家只管放心 我自義也不敢作此傷天害理之事 真要作了 上天他也不容 老太太聽着喜歡 這才吩咐了頭預備酒席 今天借着機會 我要款待貴客 了頭們答應 前去告訴廚房預備 老太太又叫了一聲綻玉 你也不可這樣害羞 你嫁白義既不是私合 又不是拐帶 說媒的時候有何氏姊妹 到如今老身從中坐主 這才算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這有什麼可害臊的呢 今天夜裏咱們大家在一處喫一桌團圓酒 這個話要是說喪氣了 明天就許看不見老身我了 二小姐聞聽母親所說之話 不由得落淚說道 娘啊 你老爲什麼說這樣不吉慶的話 你說這個話 叫孩兒我聽着心裏豈不難過 老太太聞聽 長嘆了一口氣道 孩子

你那裡知道 你爹爹老天的 既然反叛國家 孩子你可不饒 你想想能够得了好結果嗎 今天說話 明天城池一破 他等逃走 家眷還有誰管 老人家說到這裏 悲切切的心中難過 綻玉小姐在旁邊勸 這工夫了頭調擺桌椅 酒菜齊備 趙氏老太太上坐 白義跟二小姐左右相陪 趙氏把傷心事收拾起來 變過笑容說道 你們兩個人 聽着我的話 心裏可別難過 我也不過就是一說 真要走到了我死的那個時候 我想起我們二姑娘嫁得如此佳婿 總算終身有靠 死也瞑目 話不是說到這裏了嗎 今天咱們這團圓酒 大家喜喜歡歡 二了頭你也不必害臊 咱們娘兒幾個痛痛快快喝幾盃 這才推盃換盞 這工夫就連白義也不拘束了 一對未婚的夫妻 在雜亂之際 湊至在一處飲酒 眉底眼角自然覺着另有一種不可形容的美感 娘兒三個正然喝到高興之時 猛然間外面進來了一人 綻玉回頭一看 非是別人 正是自己的乳娘張媽媽 綻玉趕緊讓道 你老喝一盃吧 張媽媽說道 小姐請喝吧 前面元帥送來一個包裹 乃是被擒人的軍刃 前面無人 送到後院叫姑娘收起 白義一聽被擒人的軍刃 未免就吓了一跳 用眼看了看二小姐 那個意思 是叫姑娘問問 綻玉明白 這才叫了一聲媽媽 這被擒之人現在那裏 張媽媽這才說道 聽說馬上就設法場出斬 怕的是大清營有能人救走 別人聞聽這句話 還倒小可 惟獨白義一聽 當時把二目瞪圓 叫了一聲岳母 這事無論如何 我也得前去 說着站起身形 一伸手拿起自己的軍刃 別的話也不願說 站起來就走 趙氏跟綻玉母女一看這般光景 全都是一怔 還是趙太太年歲大 隨着叫了一聲綻玉 白義前去法場救人 這個事可非同小可 就打着說他的武術高強 據我想三拳難敵四手 他一個人怎能够到了法場呢 你現在業已把終身許配於他 倘若出點什麼意外 孩子你豈不成了望門的寡婦 依我說倒不如你也攜帶着被擒衆人的軍刃 跟隨他一同前去

在他跟旁人動手的時候 你幫他救人 然後把他們各人的軍刃全都給還他們 再加上孩兒你
大家協力相幫 或者能够脫離了危險 綻玉一聽 遂叫了一聲娘啊 話可雖然這麼說 孩子從此
一走 何時再跟你老人家相見 再說此事一闡明了 我的爹爹當然免不了還要跟你老生氣 趙氏
勉強笑了笑 叫道綻玉 爲娘晝夜掛懷的就爲的是孩兒你 只要你的終身有託 方才我不是已然
把話說明白了嗎 不怕我死了 也含笑九泉 綻玉到了這個時候 真正是無法 這裏是生身之母
那是終身的夫婿 反正不能雙顧兩全 又一想 跟着母親不能跟一輩子 何況一言爲定 自
己之身已然許配了白義 常言說的話 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嫁了人家就應當跟着走 想到這裏
悲悲切切 將身形跪倒 給趙氏磕頭 口稱母親在上 孩兒可算是不孝了 你老人家就算白養
了我一場 趙氏聞聽 也是一陣心酸 老目之中 熱淚滾滾 一擺手叫了一聲綻玉 不必猶疑
誤了事反爲不美 你就趕緊去吧 姑娘站起身來 叫了一聲娘 我可走了 別看二小姐嘴裏這麼
說 心中如刀絞一般 自己把牙一咬 橫着心叫乳娘把軍刃包袱拿過來帶好了自己的軍刃 提着
包裹 真是忍痛而去 臨出屋子的時候 心裏頭特別難過 就是難爲老母的身上 自幼跟隨老人
家長天成人 今日這就算背叛爹娘 走去無路 歸來無期 還能不難過嗎 可有一節 將然一出
屋門 這片心血全都移到了白義的身上 恐怕白義走遠 自己追趕不上 遂墊步撐腰上房 施展
飛簷走壁的工夫 好在白義走出去 尙不甚遠 姑娘在後面呼喚他慢走 等着自己同行 白義知
道是莫綻玉 止住脚步問道 你隨我到那裏去 綻玉先叫他看了看軍刃包裹 然後把自己跟母親
所說之話一學說 白義聽罷 點了點頭 心說羣賊之中 還有這麼一位賢良的老太太 有朝一日
將城攻破 我必須將他老人家救了出去 一面想着往前走 暗含着看了看 生番軍來往不斷的

全都够奔鼓樓 真也不用打聽 准知道法場設在鼓樓 往前緊走 到了近前一看 可了不得了 四面的生番軍 圍了個水洩不通 白義擺動雙臂在頭前開路 綻玉姑娘後面跟隨 生番軍焉能是這二人的對手 只得得四散奔逃 白義來到裏面一看 三俠在那裏動手 本有心够奔公案桌前 伸手要拿莫雁 又一想收其女殺其父 未免大不合適 只要我把被擒之人解救之後 還能沒人跟他動手嗎 白義把主意拿定 並不過去跟莫雁動手 一直够奔法場當中一看 果然老少四位 全都在那裏站着 皆因手無寸鐵 乾着急沒有法子 旁邊還站着二位賊魔 唔呀一聲 我們兩個在這個地方保護着他們兩個人 你們大家不必駭怕 大家正然說話 這工夫白義夫婦趕到 姑娘叫大家拿軍刃 衆人也不願多問 各自牽到近前 伸手將自己軍刃拿起來 蔣員外一對萬字青銅奪 香五一口刀 賈明是一條鎖鐵杵 從中就是韓秀東西多 亮銀雙刀 抽箭 花裝弩 飛蝗石 紅綿套鎖 軍刃暗器全都帶好了 香五賈明 在旁邊觀陣 蔣員外過去幫助三爺戰孟化蘭 韓秀幫助蕭三俠 白義幫助孟凱 二怪四怪三個人 本來就不是三俠的敵手 如今再一涕人 如何能够抵擋的了 雖然這麼說可是也不能够走 准知大哥必然前來接應 不錯莫雁坐至在公案後 倒是看見了給被擒人送軍刃的 正是自己的次女定玉 不由得有氣 遂說道反了反了 用手一拍桌案 將要說你們誰過去 將這個無恥的丫頭 給我拿來 這句話沒說出來 將然一拍桌案 你說也怪 這張桌子 隨着莫雁的手 忽悠悠往高起 不但是莫雁 就連四鬼三怪全都看着一怔 吓得莫雁懷抱定國鞭 站起來往旁邊一縱 就見這張八仙桌 隨着够奔莫雁打來 莫雁躲過了八仙桌 仔細一看 面前站着一人 身量矮小 污穢異常 好像要飯的乞丐 莫雁用手點指 你 是何人 竟敢大胆前來 戲耍本帥 就見那人並不慌忙 叫了一聲猴兒崽子 你不認得我 告訴

你 複姓夏侯 雙名商元 外號人稱鎮三山轄五嶽趕浪無絲鬼見愁 你要是記不清楚 看見了沒有 就是大腦袋爲記 莫雁倒是聽人傳說 俠義營裏面有一位大腦袋劍客 他總想這個人既然是武術高強 打遍了天下無敵 雖不說站起頂破天 坐下壓塌了地 膀闊三停 腰大十圍 反正也是堂堂儀表 總比尋常橫的多 今天一看 這個瘦老頭兒 分明是要飯的 渾身上下看不出來他有能耐來 不問可知 定是冒名頂替 想到這裏 這才向着四個兒子說道 誰過去把他給我拿住 有人答應一聲 擺軍刃縱將過來 那位說道是大腦袋老劍客嗎 還是一點也不錯 正是他老人家 自從托拜千斤開 放走了三爺等衆人之後 辛林趕到 老劍客一頭碰倒 四怪五怪把辛林救走 吩咐一聲用亂箭攢射 你說這個時候 任憑你是多麼快的身法 也難以逃出了門洞 人家老劍客並不慌忙 輕々把身形往起一縱 細至在城門洞的上面 這種工夫也是氣功之一種 要是在人家老劍客身上 可並不算什麼 當時細在上面 容着大家找他 沒找着 全都走了之後 老劍客這才下來 心說勝老三他們大家 可也不知道全走了沒有 莫若我到城上探聽探聽 老人家上到城牆上面 將然要走 忽然而前來了兩條黑影 老人家本來是夜行眼 細一看原來是兩個賊魔 老人家心說 莫怪夜行術這麼快呢 原來是他們兩個 我先看看他們這是幹什麼去 老劍客隱住身形沒動 後來三俠進城 賊魔跟孟凱蕭杰鬧着玩 以及後來所說的話 老劍客全都聽個明白 知道二賊魔帶領三俠够奔鼓樓 大賊魔前去府衙探聽被擒之人朝下落 老劍客暗中也隨在後面 寫武俠小說的 這個地方就是量身分的地方 雖然小說是信筆一寫 可是人格身分 無論如何也不能錯亂 皆因老劍客的身分 較比大賊魔高 故此在暗中尾隨 歐陽天佐他可不知道 就連在城牆上面也是一樣 假如說老劍客跟大賊魔掉換過來 這個話就不能那麼說 閒話不表 大賊

魔探明回歸鼓樓 老劍客也跟着來了 他老人家一想 我就不必上去了 看了看無處可以隱藏 一眼可就看見這張公案桌子 也不過是三幌兩縱 已然到桌子下面 你說老頭子也可笑 早也不出來 晚也不出來 單等莫雁手拍桌案 老人家慢慢的把桌子頂起來了 莫雁逃走 老頭兒用桌案磕打 莫雁問他姓名 老劍客報通了名姓 然後派四鬼拿老劍客 追風鬼莫守明手擊金背鬼頭刀 應聲而出 他也不知道老頭子有多大能耐 打箭步來到近前 口中說道 老乞丐別走接刀 惡狠◆泰山壓頂够奔老人家樓頭就剝 老劍客看着他不由得好笑 心說你這不是找死嗎 老頭子有心不結果這小子的性命 看了看類乎他的弟兄 還有三四個 我要是不把這個打死 不用問一個個全得過來 倒不如將他當場打死 其餘的就不放過來了 老人家把主意拿定 眼看刀臨切近 身形向右一閃 一伸左手够奔小子右臂一撈 跟着右手一掌 打在面門 就聽嘆的一聲 這一擡掌把莫守明的天靈蓋磕塌 一聲沒言語 撒手扔刀 死尸栽倒塵埃 這小子一躺下不要緊 就聽有人哇呀呀一聲怪叫 好你大胆的化子乞丐 竟敢在此行凶 別走某家來也 老人家留神一看 正是三怪辛林 這小子本來頭一個就要過來 沒想到莫守明腿快 已然來到了當場 小子一想也好 我看看這個大腦克他有多大能為 如果我的姪兒不是他的敵手 我再回去不遲 小子他可沒想到這麼容易 一見面就被老人家一巴掌結果了性命 辛林看着有氣 懷抱雙冲來到近前 向老人家說道 我在無意之間 被你撞了我一羊頭 你那不算英雄英雄的舉動 你必除了暗箭傷人 當場動手你還未必贏的了 老劍客一聽 這才說道 好猴兒崽子 既然如此 咱們就試試 就怕你小子今天活不了 辛林攔雙冲够奔老人家便打 老頭子往旁一閃身 伸手够奔雙冲便撈 辛林這小子還算不聰明 方才被老人家撞了一頭 又知道老頭子力托千斤開 不用說他的膂力當然不

在我以下 我要是被他將軍刀抓住 倘若我的力量不敵 豈不要當場喫虧 小子多了這麼一份心眼 趕緊把軍刀撤回 差招換勢 老頭子就憑兩掌寸鐵不拿 跟辛林打在一處 你可別看老劍客徒手不用軍刃 把他老人家十八躡花拳的招數 施展開不亞如歡龍活虎 把一個辛林累得手忙脚亂 他心裏頭還是真怕 皆因方才老頭子一掌打死了莫守明 他看的明明白白 准知道老人家雙掌上的工夫 非尋常可比 不用軍刃比拿軍刃還厲害呢 只要被他的雙掌打在身上 自己的橫練也破了 輕者帶傷 重者就得當場亡命 小子這一顧慮不要緊 打了不到二十多個照面 渾身上下熱汗直流 莫雁一看 不由得心中難過 頭一節自己的長子已死 到如今次子又亡 眼睜三弟不是人家的敵手 再說被擒之人 全都被解救還不說 偏偏自己的女兒受了別人的引誘 給敵大送軍刃 倒反潮州 勝英等本來就武術高強 又得了幫手 這個仗簡直打不了 莫雁想到這裏 准知道今天城難保 遂向三個兒子說道 老夫前去幫助你三叔動手 你等趕緊奔衙衛 所有的家眷人等 趕緊預備車輛 暫時逃出城外 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莫氏五鬼弟兄三個答應一聲 趕緊前去 莫雁手中定國烏金鞭趕過來幫助辛林 跟老劍客動手 老頭一看莫雁也過來了 不由得高興 遂說道 我今天這叫力戰雙怪 我倒看看你們是怎麼個怪法 說着話用足精神 別看莫雁辛林雙戰 仍然是手忙脚亂 正在這個工夫 猛聽城外咚咚砲響連天 跟着四外的殺聲 莫雁聞聽心驚 他知道清兵圍困潮州 家眷人等這時候還不來 再遲一刻 恐怕逃走無路正然着急 猛然間三個兒子全到了 叫了一聲老爹爹 二娘已然將家眷車輛 以及衆人全都收拾停妥 正然在家中聽信 孩兒把話說明 現在車輛全都到了 莫雁吩咐探聽四面城 那一方面上兵力較薄 然後開城逃走 有人報告 東西北三面 已然被大清兵圍得水洩不通 就是南城

無人圍困 莫雁聽罷 虛晃一鞭 縱出圈外 吩咐一聲衆位兄弟 以及大衆兵士聽真 我軍由南城退走 這一句話不要緊 二三四五怪正難以抵敵 聞聽這句話 一個個全都虛擺軍刃 撤將下來 莫雁攜家眷車輛與三子頭前開路 羣怪斷後 率領大衆生番軍 一直撲奔南城 三爺並未帶兵 只好在後面慢慢的追趕 這個時候五怪就算是人多勢衆 要說憑手中軍刃殺上前去 那是決以不成 故此五怪平平安安到了南城 開了城門一看 果然沒有一兵一卒 這才帶領生番軍一直出了潮州城 往前走了不足三四里 兩傍邊的樹林當中 夾着一條小路 正然往前行走 就聽前面一棒鑼聲 約有五百大清兵 一字兒排開 爲首之人 正是雙頭太歲白玉祥 老人家跟勝三爺定計已畢 當時分手 帶領老少羣雄以及清兵 回到了紮營地點 來到中軍帥帳 見着副帥王熙 就把昨夜賊寨中賊人奸計 連兵將全都被人誘進城內 幸虧仰仗元帥的虎威 未致全軍覆沒 後來由東門逃走 多虧老劍客力托千斤關 大家才逃出城外 齊集人數 兵士一名不短 其中缺少蔣俊 韓秀 白義 香五 賈明 老少五位 勝英不放心 同着蕭孟二俠二次進城 跟老朽相約好了 叫我回來報信 設法攻城 頭一節正是攻城的機會 再者說也可以接應三俠等衆人 王副帥一聽 不由得心中着急 叫了一聲白老英雄 此事不可怠慢 你我馬上點兵前去才好 到了潮州城 豁着全身之力 跟賊人一死相拚 城池到是小事 先救出三俠等衆人要緊 白玉祥擺手道 元帥先不必着急 三俠深入賊城 在表面上看 實在是危險 老朽已然顧慮至此 皆因裏面還有一段原因 夏侯老劍客既然能托關救了全軍 對於裏面被擒之人 大概他老人家必然知道 如果有他老人家在暗中協助 三俠雖入虎口 安如泰山 話雖然這麼說 咱們可不能不攻城 不過得計議計議 大兵到了城下 如何攻法 王副帥微笑道 白老英雄 人家勝子川

乃是本帥私人名議請來的 如今在城中 倘若有個一差二錯 我王照的良心怎能過的去 此時我方寸已亂 有什麼主意 望求老英雄分派 白玉祥聽罷 並不客氣 打發人把俠義營的老少羣雄 全都請到了帥帳 每一面派一個爲首之人率領 當時派定了南俠王靈攻打正北 白頭太歲石俊山攻打東門 飛天玉虎蔣伯芳攻打西門 其餘的人位巡查四繞 賊人不出來沒說的 倘若賊人不論由那裏出來 巡查之人上前劫殺一陣 惟獨賊人走南城 不與這三面相干 老頭子白玉祥與次子白俊帶領兵士五百名 離潮州南門外三里 樹林深處埋伏 元帥帶領所部够奔韓江口 陸豐縣的大道埋伏 賊人到此 以長弓硬弩 萬箭攢射 小則叫他損兵折將 大則能截留他的輜重 副元帥聞聽點頭 當時傳令三軍齊隊 兵貴神速 够奔潮州城緊走 來到了城下 天色將然發曉 各帶火炮吶喊攻城 莫雁准知道城池難保 這才傳令大家逃走 所幸攻城之人 只攻三面 南城無人 衆人出離南城往前走 走了沒有三里地 前面有人攔路 正是老人家雙頭太歲白玉祥 莫雁一看 叫聲孩子們 你們過去拿他 劈山鬼莫守智手擎開山斧 答應一聲闖將上來 白俊也要過來戰三鬼 白玉祥攔阻他道 你在這裏站住別動 老夫到當場跟他等動手 如果他們要是一個個的來 你只管在這裏觀看 倘若賊人一擁齊上 你帶領精兵奔樹林退去 千萬不可違令 白俊點頭答應 老人家擺臂攔住了莫守智 三鬼一看 心說看你這開年紀 不說在家中守着壽木等死 還要在疆場上爭強 你豈不是找死嗎 正然想着 又聽老頭子說道 對面賊人你叫什麼名字 報通上來 黨下受死 三鬼高聲說道 你問我是台主駕下 外防大元帥麾下先鋒 姓莫雙名守智 外號人稱劈山鬼 老頭兒報通你的姓名 我斧下不死無名之鬼 白玉祥聞聽哈哈大笑 問我也沒有官也沒有職 叫白雙名玉祥 人稱雙頭太歲 莫守智接着道 白玉祥別走接斧 雙手舉

斧够奔老人家蓋頂就劈 老頭子並不躲閃把手中雙鷹巧搭十字扣 看着斧離切近 用力往上一接 耳輪中就聽噹的一聲 劈山鬼哇呀一聲 前把震開 斧頭墮地 將然轉身要走 白玉祥豈能相容 往前上步雙鷹就勢往下一磕 吡吡一聲 雙黨的黨尖扎入了小子頭顱之中 一句話也沒說 撒手扔斧 死屍跌倒 莫雁一看傻呀 白玉祥我要跟你有完 我就不叫莫子超 說罷驚鞭就走 一邁步沒走動 原來有人拉住了衣襟 回頭一看 正是自己兩個兒子 守德守勇 莫雁問道 你三哥已死 爲什麼不讓我前去給他報仇 難道說那不是你們三哥嗎 守德守勇眼裏往下流淚 叫了一聲爹爹 我三哥被人殺死 我們哥兒兩個就應當過去 給他報仇才對 怎奈今天這個時候不對 前有阻擋 後有追兵 倘若咱們在這裏一動手 後面的人趕到 豈不腹背受敵 莫雁一聽 雙眉緊皺 將要說什麼 就聽後面遠遠的有喊殺之聲 莫雁聞聽 果然不出二子所料 只得把脚一蹀 吩咐大衆兵丁 各持刀槍往前闖 奪路而走 這一句話傳下去 果然大衆生番兵 各擎刀槍拚命往前闖 皆因這是逃命的關係 人人奮勇 各個爭先 大家吶喊一聲 一擁而至 白俊看得明白 趕緊吩咐一聲 叫清兵退入了樹林 此時老人家白玉祥早已背雙鷹隨衆退入了林中 莫雁帶領衆生番軍 這就算奪路而去 莫雁等衆人過去 後面的人以及三爺全都來到 大衆集合在一處 看了看人位一個也不短 白玉祥眼快 看見了自己的長子白義 後面還跟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 看那個人穿章打扮 好似賊人之女 遂叫了一聲白義 後面的女子他是何人 大少爺白義聞聽 臊得滿面通紅 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老頭子一看 不由得大怒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無恥的畜生 前一次在白龍子 出了個周林 被老元帥責打之後 逐出營外 鬧得叫老少羣雄大家全都笑罵 到如今你又效法 真乃是不不要臉的東西 要你這樣無恥之徒 活着何用 倒不如手起

鏽落 結果了冤家的性命 倒免得丟人現眼 老人家越說越有氣 手擎雙鏡 狂奔前來 要結果白義性命 大眾老少羣雄 看着這般光景 趕緊上前相攔 從中勝三爺叫了一聲老哥哥 你先別着急 這裏面有一段情由 聽我對你說明 三爺遂就把白義跟莫綻玉二人 往從前之事 如何搭救白義放他回營 正赶上小弟跟蕭孟二位 被人圍困 多虧白義前來解圍 這一次法場被擒的衆人 又多虧人家莫二姑娘將大家的軍刃送到 就拿白義說吧 要不是作親的關係 豈不早死多時 蔣員外等衆人 還不知道昨夜晚間送軍刃的何人 此時聽三爺如此說法 大家這才明白 原來給大眾送軍刃的 是白義的未婚妻莫綻玉 衆人聽到這裏 皆因人家有恩於己 言就不可不言語了 香瓦賈明不用說了 蔣員外與韓秀一同走過來 相勸白玉祥道 你老人家也不必過於固執 常言說的好 男大當婚 女大當配 何況從中有勝三爺作主 無論如何 你老也得點頭答應 白老頭子聞聽 微然一陣冷笑 遂向衆人說道 這個女子他既然待咱們有好處 我白玉祥當面致謝如何 如果說非要叫我答應親事不可 那就是你們大家逼我殺子 我決意不容他辦這種苟且之事 大家一看 老頭子還是半點回意沒有 就連勝三爺也從中爲了難啦 就在這般光景 猛聽得有嬌嫩之聲 叫了一聲老人家 你老也不必動怒 話已然說到這裏 我也無顏跟你的兒子成夫妻 人生在世 決不能落這個苟且之名 昨夜晚安不是有我的母親之命 我也不能冒昧前事到如今 我決不能連累了你的兒子 可是我回家已竟不成了 總算是偌大的姑娘作了無沒別的我只可請死在你老人家的面前 白玉祥聞聽這個話 說的離奇 心說就是我兒 你也狠不上要挾哇 想雖然是這麼想 嘴裏可不能這麼說 只得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什麼的話 叫我好不明白 爲什麼要跟我兒子成親 你就請死在我的面前呢 你別以爲

全逃走 在大清營界內 你難以逃走 這麼辦吧 你既有恩惠於我等 老夫情願送你
把你送到台灣兵營內 按說可不應留你的活命 這就爲的是報你釋放我子 於衆人送
莫綻玉聽到這裏 哭得泣不成聲 大家看着事已成了僵局 從中有人向着白義說道
無妻 你何不勸勸這個姑娘 叫他回家 也省得叫你老爹爹生氣 白義一聽這個話 說得
這才走上前來 叫了一聲二小姐 你我今生不能團聚 願結來生之緣 你乃是聰明女子 其
少話你也明白 要緊的就是這麼一句話 爲人子者 豈能爲妻忤父 倒不如小姐請回台灣營
們是有緣來生再結 綻玉一聽 不由得心中暗恨 別人說這個話都可以 爲什麼你也這麼說呢
人家不知道你我是怎麼回事 難道說你也不知道嗎 我倒反潮州 是我的爹爹親眼目睹 難道說
我回去 他能跟我善罷甘休嗎 到那時我不過只有一死 真要那麼死 我可就不如死在你的面前
了 死倒不算什麼 我可得把話說明 並非是莫綻玉私自淫奔 到了這個時候 公爹不能見容
以至於自送殘生 想到這裏 低聲叫道白義 別人都能這麼說 你可不應該說 你我有婚姻之約
從中有媒人 昨夜晚是不是有我的母親從中主婚 自從打定親之後 我可跟你說過一句戲言沒
有 到如今落了苟且二字 我莫綻玉死 只可算是死在舌根之下 其實我死倒不算什麼 不過有
句話要說明了 姑娘說話的時候 聲音很高 惟獨到這裏把聲音降低 叫了一聲白義 我倒反
潮州 給被擒之人送軍刃 可不算回事 還有一段事 遂就把昨夜晚鏢打孟鍾之話 從頭說了一
遍 請想我已竟背父投降 怎麼公爹他老人家還說叫我回家 別的話我也不問 就請問他老人家
記得不記得 跟孟鍾當場動手 被長蛇隊絆倒在埃塵 孟鍾擊又欲刺 有人一鏢解救他老人家的
性命 請向他老人家把話說明白了 然後我再拔刀自刎在他老人家面前 白義聽罷這片言語 心

中甚爲喜悅 心說我還真不知道 他曾救了我爹一命 這話可不知道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他老人家乃是知恩報德的人 決不能擯棄綻玉 想到這裏有心自己前去問老爹爹 又沒有這麼大 胆子 心說我何不求我的勝三叔代問 想罷這才來到勝爺的近前 叫了一聲三叔 這個女子確確 不能回家 從中還有這麼一段事 三爺一聽 心中喜悅 心說果有其事 老哥哥再不點頭 吾勝 英跟他就沒完 一邊想着 湊到白玉祥的耳邊說道 老哥哥你暫且息怒 小弟吾有一件兒事不滿 意 不知道老哥哥容吾說不容吾說 白玉祥聞聽 趕緊說道 三弟怎麼咱們這個交情 越交越遠 了呢 有話只管說 不怕真是哥哥我的不對 我當然認錯 三爺笑了笑說 老哥哥也不是別的事 昨夜晚咱們大家中了賊人的奸計 將你我引誘到城中 老哥哥當場動手 是把二怪打退了 還是怎樣了解的呢 老頭子爲人一輩子爲人正直無私 聽三爺一問並不隱瞞 就把如何跟二怪動手 如何被長蛇隊絆倒 前後的話說 就是不知道何人發的暗器 救了愚兄之命 吾並未敢忘恩 負義 當時將鏢拾起 夜間看不清楚上面有字沒字 遂帶在腰間 單等消閒之時 看明白了 然後好報答人家救命之恩 賢弟不提 吾已然忘記 但不知問他怎的 三爺聞聽哈哈大笑 叫一聲 老哥哥 此事與莫姑娘有關係 但不知此鏢在那裏 白玉祥聞聽 伸手由打腰間將昨夜晚那只 鏢取出來 托在手中 叫了一聲三弟你來看 哥哥可是忘恩負義之人嗎 勝三爺接過留神一看 鏢尾上明刻綻玉二字 此時三爺滿心喜悅 帶笑說道 老哥哥看見了沒有 這兩個是什麼字 老 頭子左手抱黨 右手理髻 二目瞪圓留神細看 但見上面橫刻綻玉二字 老頭子看到這裏 不由 得就是一怔 暗想這個姑娘他爲什麼認識我呢 你說他若是無意的發 今天決以不能提 既然談 到話下 當然是有思想教 我倒要問問 何以識得老夫 想罷叫了一聲勝三弟 這不是有這麼一

段事嗎 吾白玉祥決不能忘恩負義 只要這個女子 他能把已往從前之事 說得明明白白 以及如何認識吾 暗中發鏢相救 只要沒有一絲苟且行爲 吾就收他作爲兒媳 勝三爺一聽明白老頭子這個用意 因爲方才已把話說滿了 到如今反口未免難以爲情 這叫自找臺階 頭一節自己好反過口來 再說當着老少羣雄 叫姑娘當面訴說他們結婚的經過 叫別人聽着好聽要知道自己的兒媳婦 並非是苟苟且且 三爺叫了一聲老哥哥 這個事你就交給我吧 我把話跟姑娘說去 叫他當面跟老人家回話就是了 勝三爺說着話 來到姑娘的切近 遂就把白玉祥老人家感激你救命之德 如今叫吾將鏢交還於你 姑娘你隨吾到這裏 我給你介紹 然後姑娘將已往之事 可以詳細說說 教老人家聽着你們夫婦並非是不正當的結合 老人家當然能够相容 姑娘一聽 準知道老頭子這個時候才明白 是我救他一命 姑娘一想 我要這樣容易就答應 叫他們看着我也太已的貪生怕死了 想到這裏 這才微笑一笑 叫了一聲勝老英雄 這個話我也不過就是問問 叫大家知道我莫綉玉爲救夫黨 以至於有家難歸 這話不是說明白了嗎 我情願意一死 不落落且之名 說着一回手由打背後亮劍 那個意思是要擎劍自刎 三爺一看不好 趕緊說道 白義你將劍奪過來 斷不可有別的意外舉動 三爺又把老人家的用意說：逼 不過叫姑娘當面說說 老人家聽不聽倒是小事 要緊的是叫大家明明白白 說着話 白義又偷着向綻玉使眼色 姑娘明白 知道白義的心思 不叫自己過於固執 綻玉心說 你才是傻子呢 我這不過是裝瘋賣傻罷了 真個要打算尋死 這個時候早死多時了 白義也沒過去接劍 姑娘的劍也未用鞘 聽了三爺的言語 遂叫了一聲勝老英雄 聽人傳言 你老人家從打闖蕩江湖那一天 到如今數十餘年 江湖人稱爲俠客 當面洞明世故 我今天求你老這麼一句話 我二人作親 由打你老這裏說 你以爲

正當不正當 三爺聞聽 不由得暗自稱贊 心想這個丫頭真可以稱得起秀外慧中 口齒非常伶俐 他要由我的口內找臺階 我這個台階還不能不給他 誰叫我愛管閒事呢 想到這裏 遂說道 姑娘這個話你就不用說了 我從前已然說了半天 倘若你們的行為稍爲不正大 由我這裏說 就不能相容 二小姐聞聽 心中喜悅 接着說道 既然老俠客你老明白其中的詳細 我莫綻玉就算得了一線的生路 就求老俠客引我前去見見白老英雄 三爺一聽 果然不出我所料 遂叫了一聲 姑娘你跟我來 來至白玉祥的前面 三爺從中指引 綻玉向前道了萬福 老頭子白玉祥此時不過微然看一看姑娘 心說莫怪白義這個畜生 他竟大胆將他帶來 原來這個姑娘長得真够上成人材 姑娘也偷眼看了看白玉祥 白髮蒼蒼 皺紋堆累 別看年紀高邁倒是精神百倍 暗想道 這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三爺在旁邊說道 姑娘你將已往從前之事 可以對老人家細說一遍 也好叫我老哥哥心裏明白明白 莫綻玉這才不慌不忙 就把如何釋放白義 叫他放自己的三哥 又一想 青年男女在一處說話 未免瓜李之嫌 遂找來何家姐妹 原爲叫他們作爲見證 如何陰錯陽差 他們將我的意思會錯 一直說到奉命送軍刃 追趕白義 前後話細說了一遍 未等白玉祥答言 三爺在旁邊說道 老哥哥聽見了沒有 作親是正大光明 所差兩方面的親家 正是對頭的敵人 所以從中才生了許多枝節 依我看這真是老哥哥的福氣 孩子白義他的命好 容日我要誠誠敬敬 敬給老哥哥道喜 雙頭太歲白玉祥到了這個時候 也是無話可說 只得說道 託福託福 借仗賢弟你的吉言了 三爺一看 諸事平安 抬頭再看五怪 帶兵已然不知道逃往那裏去了 准知道再追他也是無益 這才叫了一聲老哥哥 咱們是追趕台兵 還是回歸潮州城 白玉祥計算時候大約台兵已然走出去約有十里開外 雖說道 望影而追 乃是虛張聲勢 徒費兵力 還是不追的爲事

大家這才率領清兵回歸潮州城。到了城內檢點台兵所遺的輕重糧草，以及器械等查明數目。專等副元帥回來報告。大家正在忙亂的時候，猛聽得一陣哭聲，令人聞之酸鼻。羣雄不由得一怔，趕緊派人出去看看。是那裏來的悲聲？手下人回來報告，大家這才明白。書中暗表：當日晚間趙氏太太打發綻玉走後，自己一想：我心裏就是這麼一塊病，所愁的那麼大姑娘，尚且未能許配人家。到如今我這塊病總算是去了。兒子們總算男子漢，自創自立何難？娶妻生子，此時我就算一心無掛礙。跟着老天殺的過活，今天叛反，明天作亂，早晚難免被獲擄擒，押赴雲陽市口，受一刀之苦。不用遠說，今天這個潮州城，依我看就有些難保。與其生前跟着担驚駭怕，還不如一死皆休。趙氏太太想到這裏，越想着越沒趣，越想越沒意思。這也叫人生有處死有地，自己回到房中，將房門關好，梳了梳頭，洗了洗臉，換好了新鮮衣服，戴好了金玉首飾簪環，全都收拾完了。就在橫梁綑了一個繩套，那個意思是坦坦然然，並沒有什麼愁苦。將腦袋往裏一伸，身形一墜，手腳足登，不過片刻已然氣絕身亡。大眾逃走之時，找趙氏太太之時，也未到這屋裏來看。皆因房中黑暗，沒有燈火，又搭着兵敗如山倒，逃命的心急，故此未能看見。五怪逃走之後，三爺等隨後追趕，城中的老百姓聽得殺聲砲響，鬧了一夜。家家戶戶全都是雙門緊閉。那一個敢出來探頭，府衙裏面更是一個人也沒有。容着勝三爺大家二次回到城中，一時之間，尚未到住宅搜查。二小姐莫綻玉，隨着老人家白玉祥回到了府衙，想起昨夜晚之事，不由得心裏頭發酸。一陣感愧，暗說昨天夜裏我莫綻玉在這個地方，尚且是父母雙全，人稱二小姐，到如今不過幾個鐘頭的光景，便成了孤苦伶仃之人，跟我的生身父母，天南地北，今生今世還不知道有見面之時沒在。姑娘想到這裏，心中難過，信步走到東隣院，先到自己房中看看，到是未改什麼樣。這

才挨着屋子全都進去看了看，然後又到了中院母親的房中，也不過作一種追憶的思想而已。將然到了屋門口一看，隔扇半仰半合，姑娘一抬頭，可了不得了，真不亞如晴天一聲霹靂，涼水澆頭一般。母女可算骨肉連心，綻玉並不知道駭怕，走上前來，先把母親鬆下來，然後抱着母親屍屍放聲大哭，一面哭着悲悲切切訴說一往情由，真正是哭了個死來活去，老少羣雄得着這個信，趕緊來到後面觀看，老頭子白玉祥親自安慰兒媳道：「人死不能復生，叫吾說你的母親可算是深明大義的賢人，寧可殺身不從賊，這才不枉人生一世。在先前不過因為子女之事，未辦理完畢，故爾苟延殘生，再說有孩子你前來收他老人家的屍身，足見得是死夫之人，一片好心所感，綻玉聽罷，遂說道：『老人家你說的固然是道理，怎奈孩兒吾心如刀絞一般，他老人家養了吾這麼大一天，也未能孝順，到如今吾隨夫一走，拋下他老人家懸梁自盡，怎料吾心裏不難過呢？』這個話說出來，沒有一個不難過的，惟獨白義在旁邊想起昨天晚上晚間趙氏當面囑託至再，原來他老人家已存死念，回想前情，不由得也是一陣陣心酸，不過同着大家，不好意思落淚，皆因是沒過門的岳母，恐怕令人恥笑，就在這般光景，老人家白玉祥一眼看見白義，用手點指，叫了一聲畜生，可惜你長這麼大，怎麼連半點人事都不懂，你死去的岳母，總算待你不薄，今見他老人家自盡而亡，爲什麼連個眼淚也不掉，還不過去哭兩聲，以盡子婿之情，皆因他老人家感激姑娘救命之德，既爲翁媳，也談不到報與不報，不過心裏總覺欠情似的，如今一見親家母一亡，白義本來心中難過，聽老爹如此吩咐，趕緊走過來，往趙氏屍旁一跪，放聲大哭，白義這個哭，還真不是假的，真正是悲從心中起，慟自肺腑來，綻玉姑娘一看白義這般悲慟，不由得自己又陪着慟哭起來，這時一看白義也哭，這可熱鬧了，香玉、賈明、白俊、韓秀、羅文，大家全都走過來勸，惟有賈明說話勞

叨 他來到純玉跟前 口稱嫂嫂你別哭了 你越哭吾那白大哥他也越哭得有勁 別人你全都不疼 難道說你不疼吾白大哥嗎 連日打仗勞乏 此時更要悲傷過度 倘若把他累着 生點兒毛病 豈不就誤你們小兩口圓房的喜期 這一句話不要緊 衆小弟兒全都哈哈大笑 勝三爺把賈明喚開 此時姑娘被賈明說的 一氣也不哭了 大衆把白義也拉起來 勝三爺叫姑娘暫且到東跨院休息 趙氏身後之事 我自當派人辦理 不表姑娘够奔東跨院 且說大衆英雄 來到前面大廳 三爺跟白玉商量 副元帥帶兵在陸豐縣大道上面堵截賊人 倘若急鬼反噬 未免有一場惡戰 元帥麾下輸銀龍等 未必贏的了五怪 不如前去接應 倒顯着妥當 白玉祥一聽 三爺所說之話有理 自己仍然帶領攻城之兵一半 只帶白義白俊兩位少爺 叫三爺跟着羣雄看守潮州城 爺兒三位帶兵前去陸豐縣的大道接應 走出來也就是五六里路 就見前面塵土高起 白玉祥趕緊派人前去打探 探兵回來報告 前面來的正是副元帥帶兵往回走 白玉祥這才把隊伍紮住 自己走上前來迎接 見着王副帥請了安道勞 王副帥滿面帶笑 叫了一聲老英雄 不必客氣 本帥應當給衆位道勞才是 白玉祥接着說了一聲豈敢 這才問五怪可曾由打陸豐縣大道經過 王副帥聞聽一擺手 咳了一聲道 老英雄別提了 遂就把五怪的行蹤 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書中暗表 五怪自從闖過了白玉祥這道伏兵 那才叫驚弓之鳥 漏網之魚 那裏還敢站腳 順着陸豐縣的大道 一直往前走 在路途之上 五怪何清向莫雁說道 大哥你看見了沒有 倘若清營裏面要有小弟設謀 並不在潮州附近埋伏 陳兵攔路劫殺 左右皆有大江攔阻 逃走之人插翅也難逃 他們算計不 到的地方 正是咱們大家的福氣 莫雁聽罷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兄弟 也不是哥哥吾說句大話 吾自從有生以來 就有神鬼保佑 別看這一次失守潮州城 勝敗乃兵家常事 將來咱們還許長驅

直入 打到了北京城呢 一面說着一面往前走 猛然間前面的兵卒 忽然停止前進 一個個全都往回跑 仔細一聽前面一片喧嘩之聲 冲天震地 喊叫的是生番軍聽真 你們大家也是大清國的黎民百姓 爲什麼好好的要保着賊人造反 打出天下來 人家坐皇帝 打不出來你們大家可是白送命 我們大清兵是興利除害 不忍殺害你們 你們要聽明白了 不要保着造反的反賊了 你們只要把軍刃扔了 一概免死 如果執迷不悟 當時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這片聲音正是王副帥帶領的大清兵 蕭銀龍傳下令去 把隊伍佈開 只要見着生番軍 先以此言相告 五怪所帶之兵 準能不戰自散 果然衆番軍聽了這片言語 胆小之人早已把軍刃拋棄 莫雁一看不好 知道這個仗打不了啦 只得傳令繞道逃走 果然繞道往前逃走 副元帥王熙一看 不由得心中喜悅 叫銀龍按兵別動 單等把五怪全都讓過去 然後再隨後追趕 也不可追的太急了 不過尾隨於後就是了 只要把兵佈開 不能讓他們衝出來 五怪以及衆番軍一個也跑不了 皆因前而是大江的江灣 容着他們到了江邊 清兵把隊伍分佈左右 也頂到江邊上 江中一無橋梁 二無渡船 難道說他還能插翅而飛嗎 銀龍一聽 這個法子太好了 果然把五怪放過去 那個意思打算把他們困死裏面 王副帥一看 兵士已佈置停當 跟銀龍商量打算派人到潮州搬兵 人多勢衆好捉拿賊人 將然說到這裏 前面探兵報告 五怪帶領生番軍全都登船過江去了 副元帥聽罷這句話 不由得就是一怔 趕緊帶領銀龍等衆人 跨馬前去觀看 這一看可了不的了 大小舟船壓滿了江心 水軍爲首之人 正是太倉州小三鼠 銀龍一看 心中納悶 心說這三個小子 是由打那裏來呢 銀龍他那裏知道 三鼠自從在九節嶺逃走之後 樹林分金 偏偏遇見兩個賊魔 遂棄了金銀 急忙逃命而去 這三個小子要是遇上賊魔 那就算怕他一貼老膏藥 當時三個人抱頭逃竄 真如喪家

之犬一般 一口氣跑出去三四里地 回頭看了看 萬幸兩個賊魔並未追趕 哥兒三個一商量 柳遇春說道 秦大哥 你老這就沒的說了吧 只可依着我的主意 够奔惠州投五怪了 秦尤此時並沒有投奔 只可點頭 崔通是隨着大衆 你們說往那裏去 他都跟着 三個人當下商量好了 摸了摸兜中並沒有分文 哥兒三個你看我我看你 面面相覷 秦尤叫了一聲二位兄弟 我們闖蕩綠林的 別的還可以說 惟獨怕沒錢 依我說那不算什麼 今天是晚了 不過明天挨一天餓 到了夜晚之間 或是村莊鎮店 富戶人家偷盜竊取 或是攔路等着孤行客人 無論怎麼樣 做一號買賣 就够我們哥兒三個 喫個十天八天的 柳遇春一聽 笑了笑說道 大哥要聽你說話 未免太容易了 攔路劫財 赶上倒霉的時候 就許三天撞不上一個孤行人 要說偷盜竊取 那就更不容易了 還得白晝之間採好了道 夜晚才能進去 得手不得手 還在兩可之間 現在我們三個人身上分文皆無 眼睜々明天這一天就得挨餓 倘若到了夜晚買賣做不成 不用說明天 後天也得抗刀 柳遇春這句話沒說完 秦尤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兄弟 你先不用發愁 買賣上了門了 他們說話的地方 正是三岔路口 就見在左邊那條道上 來了一個人 身後揹着包裹 迤邐達達往前行走 秦尤看着心中歡喜 叫柳遇春一看 小子一看果然不錯 有心找個地方隱住身形 怎奈這個地方一馬平川 並無有隱身的地方 哥兒三個只得藏在道旁留神看着 就見那個人 忽然止住脚步 站了一會兒又往前走 那個意思 就彷彿是看見他們三個人了 這三個小子一想不對 他要是看見我們 當然就不敢往前來了 既然是往前走 當然是沒看見 正然想着 這個人已然來到了切近 行動婀娜 體態風流 細一看原來是一個女子 秦尤崔通不用說 惟獨柳遇春一看 心中喜悅 心說這可是個好機會 如果這個女子有幾分人材 到不如我們哥兒三個 帶着他在

路途之上解悶 小子想到這裏叫了一聲大哥 老兄弟 你們哥兒兩個先別動 我先出去看看 他是怎樣一個人 說着話將身一縱 手擎軍刃 在大道當中一站 照樣念了一套山歌 留神一看 對面來的這個女子 年紀不到二十歲 生得面似芙蓉 腰似楊柳 別看有夤夜之間 那一份的風流 綽約可見 柳遇春這小子 本來是個色鬼 看罷心中正然胡思亂想 就聽嬌聲嫩氣的說道 好漢爺你高抬貴手 把小奴家放過去 我這是佳娘家去 回來晚了 身上一無銀錢 二無財寶 只有隨身穿的幾件破衣服 一文不值半文 恐因送給你也不要 如果你要不叫我拿着走 我就給你放下 只求你饒我這條小命 柳遇春聽着燕語鶯聲 渾身發麻 笑嘻嘻的問道 你身上果然沒有銀錢嗎 那麼你就把衣服留給我留下吧 那女子說道 這很容易 請你拿去 說着話將手中的包袱往地下一放 叫了一聲好漢爺 包袱給你放下啦 望求你老兄開條道 讓我們過去吧 柳遇春說道 包袱放下不成 把你身上的衣服 全都脫給我才成呢 女子一聽 連連說道 好漢爺你多功德吧 我要是個男子 當然把衣服全都脫給你 怎奈我身爲女子 把衣服脫去 頭一節冲天冲地 再說小奴家當着好漢爺 堂堂大丈夫 怎好往下脫衣服 你賞條道 我好過去吧 柳遇春這小子他多怎講過功德 平生以來就缺德 那女子把話說完 他接着說道 你不是害臊不往下脫嗎 我替你脫吧 說着回手把刃插入鞘內 走上前來 伸手就要擄 女子一看 往後倒退了好幾步 叫了一聲好漢爺 緣林道人稱英雄 攔路劫財 還到可說 按說遇見女子 就不應當劫 你這種行爲 分明是以爲深夜之間 女子可欺 有意前來囉索 難道說就不怕失了你們緣林英雄的人格嗎 柳遇春一聽 這個女人說話 近乎罵街 遂把眼一瞪說道 實話告訴你 今天是有錢劫錢 沒錢我要劫人 你要知時達務 趁早跟我走 找個僻靜所在 叫大太爺取個樂兒 然後放你一處

如若不然 我手起刀落 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柳遇春這小子 這才叫姦盜邪淫全都占全了 他以為一個薄弱的「女子」 標在自己的手下 那還不是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嗎 點點灑灑則罷了 不點頭就要強姦 你也無法 所以他說了這篇惡話 他決想不到這女子 會話聽完 微然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好大胆的賊人 我以好言相勸本是試探於你 果然你們心懷不良 有意強行無禮 今天我遇上我 這也算你們倒霉 要依我說 趕緊跪倒塵埃 給我磕三百六十五個頭 我就許饒恕你 再要不睜眼 你自己說的好 我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柳遇春一聽這句話 真不亞如凉水澆頭一般 暗說道 就衝這個女子說話這麼橫 一陣可知 他身上一定有工夫 要不然他竟敢說這麼大的話嗎 其實柳遇春他是色迷心竅 他就不想想 要是平常的女子 深夜之間一個人也不能夠走路 遇見了攔路劫財的 說話不說那麼坦然 早就吓得哆索啦 話也就說不上來了 既然聲色不動 言語流利 不問可知 一定是個慣走夜道的女子 身 沒有特別的 一 決不能走夜道 要按着太倉州的三鼠 闖蕩江湖 也不能說沒有關係 不過這小子 他是色慾熏心 一時之間 全都忘了 在暗中隱藏的這兩個人 他們早已看見這個女子的行跡可疑 故此兩人並不出頭 且看柳遇春他怎麼的行動 果然說來說去 女子翻了臉 柳遇春更是明白的主兒 趁早揚長一走 什麼事也沒有 這個小子他可沒有那麼打算 他自己心裏說 這你這樣惡話 當然身上有兩手武術 量你一個女子 可能有多大的 你不說這假話 則罷了 無敢口出狂言 我倒要看你有多大能為 小子想到這裏 回手抄刀用手掌指道 你也別用大言欺 有能為不妨跟大人爺比試比試 說着話趕過來就是一刀 就見這個女子 並不慌忙 看着刀離切近 身形往旁邊一閃 左手一擄柳遇春拿刀的手腕 小子趕快往回一抽刀 女子上步進身 趁勢就在柳遇春華蓋穴上用

二指輕輕一點 就聽嘆一聲 小子當時把身形站住 紋絲不動 就像泥塑的泥人一般 女子冷笑一聲道 像你們這種姦淫之輩 我就應當一掌把你打死 我念其初犯在我的手內 暫且叫你先多活幾天 從此改過還則罷了 如若不改 下次再犯在我的手內 決不留你的狗命 可是死罪饒過 活罪難免 我罰你往這裏站到東方發曉 才許你動轉 女子把話說完 下腰拾起包裹 順着道路就走下去了 這個女子他是何人 此時尚不能發表 到後文書羣姪聚會碧液灘 三俠夜走孤松 另有表白 這是後話暫不多提 單說秦尤崔通在大道旁邊 聽得明白 看的清楚 有心亮軍刃過來 跟女子動手 又一回頭一節 恐怕不是人家的敵手 再者說他又未曾要了柳遇春的生命 只得在旁邊運大氣也不敢喘 看着女子走遠 這才慢慢起身形走過來 看了看柳遇春 就見他手擎軍刃 站在那裏 目直勾 摸了摸胸前倒是喘氣 秦尤明白 這是點穴之法 可就是無法解救 崔通着急道 叫了一聲大哥 咱們哥兒兩個把他攆着走吧 要不然真等到天亮 這個地方又是三岔路口 趕集的 上旬的人 是多的 叫人家看見 這是什麼樣子 秦尤趕速擺手 叫了一聲兄弟 你可不知道 除了有這個能耐的 可以把他解救過來 如果不知點穴之法 咱們一動他准活不了 我也是聽人家談論過 皆因他週身的氣穴 全都閉住 不動他倒能慢慢的緩 只要一動他 他的氣血立刻就要斷絕 崔通一聽 遂說道 那麼咱們就在這裏 看着他不成 秦尤說道 方才那個女子說的明白 不過天光發曉 就緩緩醒過來 誰料咱們跟他是把兄弟呢 只可在此守着他 兩個時辰罷了 崔通點頭 只得在道旁席地而坐 一直等到天光欲亮 二人正然着急 恐怕有行路之人看見 猛然就聽噹噹一聲 刀扔地下 柳遇春翻身跌倒 秦尤崔通趕緊走過來 用手摻扶 架着遛了好半天 柳遇春這口氣才喘上來 嘜呀一聲 說好厲害的女子 秦尤問道

兄弟你覺着怎樣 柳遇春上氣不接下氣說道 倒不覺怎麼樣 就是渾身麻木 心口這口氣上不來 崔通又給他搥打 半天 柳遇春這才精神復原 秦尤說道 你件事太不仔細 我早就知道這一個女子來得怪 柳遇春擺手說 大哥別提 趕緊走路吧 三個人把軍刃包好 身上衣服收拾俐落 這才一同往前行走 幸虧走到天晚 遇見合字的同行之人 送給他們十兩銀子路費 別看錢不多 三個人檢省對付着到了惠州 就皆因受了這一次懲戒並沒敢在路上做買賣 書不可重叙 一直來到惠州 跟人打聽 才知道五怪已然發兵潮州 此地只留下水軍大頭領王豹 在這裏看守水師營 三鼠聞聽喜悅 打聽明白道路 一直够奔水師營而來 到了營門 叫人回進去 王豹一聽 太倉州的三鼠 並不認識 只得接待進來 一看這三個人倒全是英雄氣概 這才問道 三位找誰 柳遇春上前答道 報通自己名姓 問惠州五怪 從中有位四爺姓蔡名亮字橫賓 那是我的盟兄 我們聽說他補助莫元帥 給台灣效力 特此前來投奔 王豹一聽 既然是四將軍的盟弟 當然不敢錯待 趕緊讓到裏面落坐 王豹先把五怪已經走了多日 聽說潮州都快攻下來了 三鼠說道 我們來的時候 也曾打聽明白 要不然也就够奔潮州去了 實不相瞞 別看我們弟兄身居綠林道 並不偷盜竊取攔路劫財 一其實是怕遇見那女子他又施展點穴法 故此囊中缺少路費 未便前行 我們到這裏來 有意求王四爺暫借幾兩銀子路費 日後奉還 王豹一聽 遂說道 三位英雄要打算前去 路費小子應當預備 我有一段事 要跟三位商量 莫元帥在潮州來了一封信 說 陸地戰事順利 惟獨水師一着不慎 船隻全都丟失 叫我帶領大小船隻 以及水手等衆人 趕緊順着水路奔潮州 以備軍中應用 我這裏的事差不多 再有兩三日就能完畢 如果三位沒有要緊的事 何不咱們一同前去 奔路途之上 有你們三位跟隨 我也好放心 如果三位要是有要

緊的事 我就給你們預備路費 頭前快走 秦尤一聽說道 我們也不過是軍前効力 既然水師移動 就一同前去更好 王豹把諸事辦妥 這才隨同小三鼠 帶領水兵順着大江 往前進發 這一天正然走到江灣的地方 王豹用手一指說道 三位英雄看見了沒有 真是由這個地方上岸 用不了兩個時辰就可以到湖州城 由打水路繞 還得走一天多 三鼠問道 此地你來過嗎 王豹一笑說實不相瞞 當年我作水路上的買賣 這全都是熟路 元帥以為我擅於用船故此叫我當這個大頭領 三鼠這才明白 正然說着話 就見大道上兩塵四夫起 衆人看着 怔 秦尤說道 你們在這裏別動 我們哥兒三個由此發岸 探聽探聽這箇塵頭是什麼緣故 無事我們也不回來了 就此够奔湖州給莫元帥送信 王豹一聽 遂說着好 雖然如此 你們三位就多辛苦吧 三鼠把船靠好 遂棄舟登岸 囑咐王豹千萬在此停船別動 這才順着水路往前行走 走了不足二里地 一看可把三鼠吓壞了 前面的塵頭正是無數的大旗兵 够奔長江而來 三鼠一看 不敢怠慢 馭頭往回就跑 一氣來到江邊喊道 船壞了三鼠登舟 趕緊時撒跳 離開江岸 王豹一看 他們三個人去而復返 並且是面帶恐慌 趕緊問二位英雄因何去而復返 難道說有什麼變故不成嗎 秦尤等實話實說 就把怎麼遇見了清兵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王豹一聽 心裏頭也是駭怕 好在一節 大家全都在江心裏 就是清兵來到江岸 他也無法渡江 有什麼 點仗恃 遂將船隻紮駐未動 三鼠與王豹等全都站在船頭 觀者動靜 又派探事小船 往左右探聽 防備有水師攻來 衆人正在這裏看着 就見飛塵揚沙 無數的軍隊全都來到江岸 細一看非是清兵 正是五怪帶領衆番軍 五怪走到這個地方 本打算沿出兵法上的 置之死地而後生 整理整理軍隊 然後背水 戰 忽然見江心裏有許多船 未免就吓了一跳 心說這裏要是再有清營的水師 那可就命途絕地了 細一

看 才心中喜悅 原來是自己惠州的水師營 將營管到這裏 此時王豹也弄明白了 在船頭上面 高聲喊喝 這個時候不但王怪心中喜悅 就連大衆生番軍 一個個都是喜歡非常 莫雁趕緊派弓 箭手沿江排開 王怪弟兄率領 恐怕有人前來搶水師 先將家眷上船 然後一隊隊的挨着全部棄 岸登舟 這個工夫蔡亮已然看見王豹了 聞言這還是由那裏來 如遇春風經過的事大抵一說 然後王怪致謝 多虧三鼠搭救全軍 衆人全部收拾倒落 纔得到了江心 正然排列次序 開船剛走 這時候王副帥同着先鋒領軍趕到 一羣賊 全都登舟 不由得一蹶脚 發了一聲完了 王副帥也是無計可施 將帥在馬上瞪眼看着人家大小船隻 漂漂蕩蕩水面流 半天無法 這才帶兵 回歸潮州城 白玉祥勸罷王副帥的言語 不由得笑道 討了一聲副帥 這一戰已然叫王怪落魄 何必非要拿住他不可 我等正然不放心 故此打發老朽前來接應 王帥回來最好不過 城內還有許多未辦之事 全都等你老人家主張一切 把話說完 合兵一處 一同回歸潮州城 勝三爺帶領羣雄迎出府衙來 副帥到了裏面 先首領榜交馬 然後派兵圍守城池 四門開放 千門萬戶 得着這個消息 才敢叫人行動 三爺又把所獲五怪轎重 以及糧餉 大概的數目 跟副帥報告 計算 補充度四所失的 還綽綽有餘 這總算是大獲全勝 衆人非常歡喜 正在談話之際 外面差人報告 有莫二小姐求見白老英雄 副元帥問道 那裏來的莫二小姐 三爺就把前次釋放莫守智 以及他眼白義怎樣結婚之事 說了一遍 如無此人潮州城恐尚且不能攻破 王副帥聞聽 點了點頭 向着白玉祥說道 老英雄請到外面看看 如果有事 不防而見本帥 雙頭大歲答應 出來 見着莫綻玉問道 兒有什麼事 二小姐悲悲切切 叫了一聲老爹爹 孩兒聽說副元帥已然 來到了府衙 我有意求你老 帶着我見見他老人家 當面要求給我死去的母親 辦理喪事 白玉

說禱道：「既然如此，你在這裏等候，待我進去先與元帥說一聲。」姑娘點頭答應。老人家回到了裏面，就問趙氏如何自縊前後話一說。他的女兒哭奠，打算要見見元帥，要求給他的母親發喪。王副帥聞聽，遂說道：「如果別的事，可以到裏面跟我直接說，要只是爲你發喪，這個話就不用說了。」趙氏爲人忠烈，也算是殺身成仁，不只要盛給他發喪，我還拿專摺入京，叩求萬歲御封，以慰他的幽魂於九泉之下。白玉祥說：「趕緊替莫綻玉謝過元帥的恩典，然後出來就把副元帥的話，跟二小姐一說。」姑娘一聽，心說：「罷了，不枉八人都忠孝節義，真裏是有麼一舉死亦榮耀。」這才叫公爹替謝，自回東跨院不表。單說副元帥跟督就派人購買上等棺木，上等壽衣，搭棚誦經，遍請名義的僧尼道士，替趙氏超度亡魂。又與三爺說道：「潮州知府金庚，以及總兵陳起，聽說他各部軍難死節，不知道他這身披賊人衣，那裏勝三爺說道：「這個事一時之間，倒很難找，倒不如在衙門前，寫一告示，不論商民人等，有知道信者，報告有賞。」副元帥一聽，也只好如此。告示貼了一天，並差一人前來報信，皆因全都不知道。這時候棚也搭好了，趙氏的靈也修起來了。僧念經，鼓手吹打，二小姐披麻帶孝，老人及白玉祥吩咐的，叫白義穿孝相陪。又斗羅文、律秀、白俊，也全穿孝。這不過是感激姑娘救命之恩，靈前設擺祭品。副元帥親自祭靈，然後老少羣雄全都上祭。二姑娘在靈旁謝孝，看着這般豐盛，心裏也覺着有點安慰。由打安慰之中，想起了些個，復又在靈前哭了一個死來活去。大家正然上祭之時，外面來了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懷中抱著一個小孩，跟守門說他準前來上祭，皆因是弔孝的，當然就不攔阻了。何況他手中又拿着紙，到了裏面，先將紙錢焚化，然後跪倒磕頭。二小姐一看，就是一怔，心說：「我們由惠州來到此處，跟當地的老百姓，並無來往，怎麼會有婦人前來上祭呢？」心

中疑惑 又不好問 只得陪着叩頭 祭靈之後 這婦人在旁邊一坐 取出一塊手巾來 把嘴一擦 放聲就哭 姑娘一看 還是真不知道 只得陪着哭吧 趕情哭的主沒留神 旁人可聽出來了 二小姐哭的是母親 婦人他哭的可是大人 在旁邊韓秀一聽 就知道這裏別有事 趕緊上前攔住 問他是何人 所哭的是誰 婦人擦了擦眼淚 說明自己是誰 大家一聽全都錯了 原來這個婦人正是知府金大人給少爺雇的乳娘 懷中抱的孩兒正是金知府的少爺 自從打破城那一天 知府在城上一急倒地 差人抬回府衙裏面 蘇醒過來之時 賊人已然進了城 金大人逼死了婦人 託孤乳娘 然後拔劍自刎 乳娘慌忙忙忙 抱着少爺出府衙 幸是夜間 未致被賊人看見 逃到了百姓之家隱藏 人民全都感念金大人是一位忠良 故此對於乳母少爺 百般愛護 直藏了這些天 清兵得了城池 乳娘就要出來打聽打聽 要見主帥把話說明 百姓人等不放心 不知道賊人走了沒有 如果接着還打仗 說了不也是白費嗎 故此又等了一天 大家一看府衙裡面 高搭靈棚 又請僧道念經 不問可知 一定是給死去的知府辦理口事 有人告露乳娘 他一棋也對 這才抱着少爺 託人買了點燒紙 前來一祭 乳娘來到靈棚 看見許多穿孝的人 以及綻玉姑娘 他心裏就是一怔 又一想 也許人家金大人家裏得着信 當門家族 前來收屍也未可知 他這才並不多問 祭奠已畢 放聲大哭 容着大家聽着不對 一問這才知道 他是知府金大人家的乳娘 遂把尋找金大人 找不着的話 跟他一說 乳娘問道 那麼死的還是什麼人呢 衆人告訴他 這是上吊死的趙氏夫人 乳娘趕緊說道 上吊的夫人 也不是外人 那乃是我們的夫人 乳娘他以爲是金大人之妻了 衆人又詳細告訴他一回 他這才知道 停靈的與金宅毫無關係 衆人問他知道金大人屍首不知道 乳娘就把自已逃走的情形一說 並未看見知府的屍身 不知賊人如何處

置 說到這裏 就見他一點頭 自言自語說道 對了對了 衆人問什麼事 他這才說道 你們衆位先別忙 我回去打聽打聽 或者有人知道 原來莫雁住在府衙裏面 抓來兩個民夫給他們挑水 乳娘忽然間把牠們兩個人想起來了 這才一直出離了府衙 到了民宅裏面 跟張家趙家王家李家 把尋找知府金大人的話一說 從中有人把兩個挑水的找來 跟隨乳娘二次來到府衙 一問這兩個人 果然知道 原來莫雁用兩口棺材 將金大夫婦裝殮起來 移在文廟之中存放 衆人將這個話回明副元帥 要是叫別人當時聽見這個話 也就派人前去將靈取回府衙也就是了 人家王副帥可不然 得報之後 趕緊換好了官服 又令人點齊了二百名兵士 這才派人把老少羣雄全都請了來 副元帥看了看那人說道 本帥念金庚爲國盡忠 我不好草草將他的靈柩取回 我有意約請老少羣雄辛苦一躺 隨本帥前去文廟祭奠金大人 然後搬靈回府衙 連同趙氏一同念經超度 不知老少羣雄可願意相從嗎 幾位老頭一齊答道 忠臣孝子人人所敬 何況還有元帥之命 我等情願隨往 副帥聞聽 吩咐給老少羣雄全都備馬 工夫不大 差人前來回話 馬匹備好王副帥帶領老少羣雄 二百名清兵 一直够奔文廟 來到裏面 早有兩名挑水夫 指點金大人的靈柩 王元帥親自驗看 上面尙有標記 寫得明白 一口是金大人 一口是金夫人 看明白了 大家致祭已畢 招來民夫 將兩口棺材 全都抬回府衙 二百名兵押靈回道 到了府衙裏面 也停在靈棚之中 跟趙氏對面 王元帥這一來不要緊 轟動了全城都知道了 到了次日 門外有人報信說 知道副將屍身 王副帥趕緊打發副將王戎前去收殮 抬回府衙 也停在靈棚之中 綻玉又要求老人家白玉祥 把他死去的三個哥哥除凌霄兇莫守剛已然用棺木裝好 在府衙裏面存放 莫守明與莫守智的屍身 尙且未能收回 人犯罪惡已除 望求老人家看在孩兒分上 預備兩口棺木 也把

他二人收殮收殮吧。白玉祥只得派人前去，把二鬼三鬼兩個死屍收回。三百棺木全都停在趙氏的靈後。王副帥一看諸事全都辦理完畢，問問各屍親全部有家可歸沒有。除了陳起前無人，副元帥已然按着他的履歷，派人到他原籍送信，叫家人前來領靈。簡斷捷說，就是各歸原籍了。不過有個遲早起行，全都辦完之後，王大人專摺入京，報告軍情，請封盡節之人。後來金庚之子金繼先，世襲英烈侯，官至臬台。陳起之一陳冠軍，世襲英武侯，官至總兵。金庚之妻封英烈夫人。趙氏太太封忠義夫人。這是後話不必細表。單說王熙諸事辦完之後，委派副將陳戎帶兵駐守潮州。其餘的官職候旨定奪，分派已畢，率領三軍高唱凱歌，同歸嵩嶼。所得的糧餉軍械，全都由水路用船載回。到了嵩嶼之時，老王爺早就得着了信，帶領武士王官人等親自迎接。王熙看見肅王來接，趕緊的下馬，彼此說了幾句客話，這才上馬一同到中軍大帳。此時俠義營羣雄老王爺有話，叫大家在俠義營休息。明天擺酒筵給羣雄犒勞。白玉祥又打發人找安民房，又雇了一位婆兒伺候二小姐。晚景甚苦。次日天明肅王打發王官相請老少羣雄。大家遂來到中軍大帳，給肅王請安。肅王叫幾位老頭都落坐，將周枕之事先對三爺說明。勝三爺聽着也無話可說，只得謝了謝王爺的恩典。然後王熙就克復潮州前後之事，詳細一說。就連白義結親之事，也一併說明。肅王聽着非常喜悅。先叫羣非首勞，然後又給白玉祥道喜。當時吩咐王大人主辦這個喜事。所有一切費用，滿部由我的私囊之款，既不叫官費。白玉祥道謝過正副兩位元帥。這工夫西席設擺齊畢，大家按着次序入座。這才叫開懷暢飲。大家非常歡喜，酒飯已畢，大家將要站起身形告辭。這工夫蔣仁德由腰間取出一封書來，交給勝三爺。三爺將此信呈遞給元帥，或者有用也未可知。三爺看了看，還是在潮州臥底之時，盜出來的那封信。上次提過，不過沒把這信拿出來。

不管有用沒用 這也算是一件功勞之事 三爺隨着就遞給了王大人 副帥看了看 又遞到老王爺面前 元帥叫參謀洪昂拆開看看 是什麼事 洪昂看罷 把裏面的事由 跟老元帥說明 他老人家可沒注意 洪昂說道 這一封書信 你老看不算什麼 我能殺他片甲不回 老王爺聽着納悶 洪昂附耳低言說了幾句 看那個意思 老王爺還不什麼深信 洪昂復又跟王大人 兩人交頭接耳說了半天 王熙聽能點頭稱是 衆人看着莫明其妙 也不能多問 大家告辭回歸俠義營 次日清早起來 王熙派人置辦喜事應用的東西 知會老 子白三祥 叫他看好了房子 預備給白義跟旋玉圓房 要不然也不這麼快辦 皆因營中並無女眷 單單的帶這麼一位姑娘 跟着沒過門翁公女婿 不用說別的 全都不便宜 如果成親之後 還別說找民房居住 就是隨營跟着走 都沒有什麼關係 故此趕緊給他們二人圓房 人多好辦事 說話間不過三天的工夫 房子也預備好了 各種物件也都預備齊了 在附近僱來的戰手 還是就親的性質 也用不着彩輿花轎 到了吉期這一天 在洞房之中 洪懸天地神像 二人交拜之後 有喜婆送入了洞房 所有辦理結婚的儀注 應有盡有 這全都提不到話下 三天之後拜見公爹 白義給二位元帥 以及各位老英雄 全都磕了喜頭 這一場喜事算是辦理完畢 勝三爺一看 白義之事已然辦竣 老王爺傷勞尙未能痊愈 兩方面仍然掛免戰的牌示 這個時候正在臘盡春初 大家在一處熱鬧鬧過了一個年 到了正月初一這一日 叫作元且佳節 照例的事 互相拜賀 老王爺賞賜兵丁酒肉 宴請俠義營的羣雄 以及將佐 勝三爺跟老少羣雄商量 打算去祭奠闕靈 原定的義氣的事情 沒有一個不贊成的 這一個消息傳到了中軍大帳 老元帥委託王副帥代表前去祭奠 勝三爺在靈前奠祭禱告道 老哥哥陰靈不遠保佑台灣速平 仇人拿獲 小英雄闕德俊觸景傷情 少不了又哭了一番 衆小弟見將他勸

住 大家這才一同回歸 光陰迅速 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個月 這一天忽然王副帥打發人前來請三爺 有要事相商 勝三爺到了中軍大帳 向着二位元帥請安 然後賜坐 王熙向勝三爺說道 我今天請老英雄你 也沒有別的事 皆因不日就有戰事 還是老人家率領羣雄竭力相幫 三爺聞言 還以為是要跟台城兵對陣打仗呢 遂答應一聲 元帥有事只管吩咐 要有用我們之處 情願效犬馬之勞 這句話將然說完 就見二位元帥各欠身形 拱手抱拳 一齊說道 既蒙老英雄慨允 本帥無憂了 三爺看這般光景 莫明其妙 心說爲什麼這樣謙恭呢 趕緊也說了幾句客氣話 二位元帥又打發人前去請火德真君孔華陽 工夫不大把火神爺請到 來到裏面先向二位打稽首 然後落坐 遂問道 二位元帥呼喚貧道 不知有何吩咐 老王爺接着問道 但不知硫磺發確廠內所製的火箭火炮等物 現在製出來有多少 老道聞聽 一伸手由腰間取出一本賬來呈遞與副帥王大人 遂說道 所有製成之物 全都在上面 請二位元帥過目 王副帥看了看 火箭造成七百箱 火砲一百尊 砲彈三萬個 另外還有火箱火櫃火雷火筒等物 各不下數千 當時把數目說明 老王爺聽罷 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孔道長 我今天撥派精兵二千名 求道長帶領教練他等學用火器 但不知得用多少日子 才能練習成功 孔二爺微笑一笑 向着老元帥伸了三個手指 遂說道 三天足能練成 兩位元帥聞聽喜悅 遂說道 既然如此 就請道長偏勞吧 說着話命人傳下令去 調三千名精兵 當時交給孔二爺一支令箭 老道接箭在手 親自到教軍場點名 按日教練使用火物 不必細表 三爺看着納悶 容着孔二爺走後 這才向着二位元帥問道 但不知何日向廈門進兵 跟張其善打仗 望求二位元帥明示 以便回到俠義營 轉知大家羣雄預備 副元帥低言說道 老英雄不能進攻作戰 就在月底正月三十日夜間 台兵前來偷營 咱們不過將計就計 到

那時給他來個虛設空營。今天請老英雄前來，就爲此事。俠義營的老少衆位，都是熱心爲國忠勇的俠義。不過對於各人的性質，我們全都不知道。今天把話跟老英雄說明，請老人家回到俠義營，求高僧高道，以及白老英雄，衆位分神酌量派將。這個派法，就是按照咱們左右中三座營寨。各派人在寨後帶兵守候。單等敵人來到，再殺上前來。這是後面的。每一支兵前面，再派伏兵一支。敵人來時，隱住別動。單等退時，再行截殺。此外再派八面接濟隊，往來接應。再撥過一二位英雄，隨同本帥跟孔道長帶火兵，暗進廈門。老王爺病體新愈，不宜在陣前勞累。請他老人家帶後路總接濟隊，在江東橋後駐守。勝則會兵廈門，敗則提兵救應。將然說到這裏，座上的老王爺叫了一聲副帥，錯了錯了。帶後路總隊，還是你去。前一次要沒有你在安海，本帥被困漳州，怎能够得以逃出。這一次你還是在後面。本帥願帶火兵暗進廈門港。副元帥你也不必客氣。真要我的傷痕未愈，那可沒的說了。既然我好了，當然我在前面。還有一節，我說出來大概副元帥你也不至於過意。談到運籌帷幄，設計勝敵，你比我強的多。故爾我留你在後面。真要論到帶兵前進，無論多妙的計策，也得對壘交鋒，才能將敵人殺敗。萬一要是暗渡，途中遇上敵人，本帥憑手中軍刃，尚且能够跟他當場一戰。副帥若要前去的話，倘若有了事，還得有相當的人保護於你。要是這麼看起來，還是智者後面，勇者當前。方不違用兵之道。王副帥還是爭執。這工夫參謀洪昂在旁邊答道：副元帥你老倒不必爭前恐後。還是老王爺他老人家所說之話合乎兵法。還是我跟你老作伴。咱們共守後路的爲是。老王爺接着說道：這話着哇。副元帥你還爭嗎？王副帥無法這才向着三爺說道：既然如此，派兩位老英雄隨同王爺前去。此時三爺是糊裏糊塗，只得點頭答應。老王爺又向三爺說道：勝老英雄，我看見俠義營裏面有兩個大個子，都是很年青。我打算委派他

們二人點差使 在我的帳前効力 不知老英雄意下如何 老人家聞聽心裏頭願意 恐怕老王爺他把大個子孟金龍頭着走 又一想小弟身裏面還有兩個大個子 我何不叫他二人前來 想到這裏 叫了一聲元帥 你老要打算委派他們小弟兒點差事作 豈就算是你栽培 老朽求之不得 惟獨裏面有個大個子可不成 就是孟凱之子孟金龍 皆因他 傻 不明白在外面做事的規矩 老王爺說道 我也分不清那一個是那一個 老英雄你回去找兩個年青大身量的 打發他們前來 本帥爲的以壯觀瞻 三爺點頭告辭起身 回到俠義營裏面 就打發孔大伸 趙大剛兩個人够奔帥帳 你說也巧 老元帥這就是那的這兩個 人 當時跟他們二人說話說明 派他二人爲掌旗官之職 不表這兩個 人跟着老王爺當差 單說老人家勝三爺到了俠義營裏面 將老少羣雄全請至在一處 把方才王熙所說之話對大家說了一遍 衆人聽着全都納悶 暗想道副元帥他怎麼知道賊人必來偷營呢 從中就是兩個人知道 這其中一定有原因 一位是鐵牌道諸葛山真 那一個可就是雙頭太歲白玉祥 雖然不能明瞭從中是怎麼回事 可也准知道不是王大人抽風 老道問明了用人的意思 當時跟白玉祥互相計議 把人派好 派定了之後 拿起筆來寫了一個花名單 三爺看了看好 這才帶着這張單够奔中軍帥帳 呈上去叫元帥觀看 老王爺把字單放在桌案之上 王副帥洪參謀大家觀看 就見上面寫的是 鐵牌道人聲啞仙師諸葛山真 紅蓮長老弼崑和尚 神刀將李剛 這三位在中營後一里 帶兵埋伏 營門要道 勝英 孟凱 蕭杰 三太 香五 茂隆 李煜 賈明 帶兵埋伏 放賊來不放賊去 左營的後面是閉眼神佛劉世英 帶門子金祥 銀祥 福祥 祿祥 營前是飛天玉虎蔣伯芳 海底撈月葉承龍 右營之後 雙頭大歲白玉祥 帶二子白義 白俊 營前饋靈太保賈斌久 賽崑崙羅文 混海金鰲孟金龍 渾金剛鐵飛龍 魚眼高恒高俊龍 千里小

神童修化龍這六個人算是八路總接應 還有借道二位 南俠王靈 白頭大歲石俊山 火德真君孔華陽 這三位跟隨老王爺暗渡廈門港 二位元帥跟洪參謀入家一看這個職務派的很清楚了 當時副元帥就將兵丁派好 在營後的帶兵一千 右營前的帶兵五百 八路總接應帶兵三千 暗渡廈門港的 就是那三千火兵 其餘的兵馬完全歸後軍帶領 由打派將之後 各支兵的首領 每天到臨時教軍場點兵一次 以備臨時調動敏捷 書要簡斷 派兵已畢 到了正月三十這天 起更用飯 二更發兵 敢死兵全都預備停妥 老少羣雄 大家全都紛紛議論 有說這位王副帥 怎麼就知道台城兵今天晚晌來偷營呢 這要是預備半天 人家要是不來 這才叫庸人自擾 就有說王副帥一定是派有能人 前去到廈門探聽明白 故此才准知道敵軍必至 大家七言八語互相猜疑 說話的光景天可就不早了 已然二更交過到了三更 忽然間聽見刷刷的聲音 細一聽原來有許多烏鴉從空飛過 守中營的諸葛道爺 不由得點頭 叫了一聲帥弟你聽見了沒有 台城兵到了 紅蓮長老口念彌陀佛 叫了一聲帥兄 你怎麼知道的 道爺這才說道 荒林鴉聲必有人行 豈不是台兵到了嗎 和尚跟李四爺聞聽 尚且未能深信 正然說話之際 就聽前面噙的一聲 信砲響亮 道爺叫了聲師弟 你看怎麼樣 赶快帶兵追 說着話 高僧高道李四爺帶領這一千名騎兵 吶喊搖旗 振作軍威 真不亞如狂風驟雨 殺到了中營寨前 燈球火把照耀明亮 如同白晝一般 道爺借着燈光 看得明白 台兵約有一千名下 爲首之人 正是施琅施大鵬 帶領着從前蓮花湖的賊人 正然在那裏帶兵要往回走 從中惟獨李四爺納悶 心說這回事真怪 怎麼半點形跡都沒有 副元帥他說賊人來 還真來了 就連諸葛道爺雖然知道裏面有緣故 可也不知究竟是怎麼回事 書中暗表 賊人來的原因就是蔣俊在潮州府府衙裏面 盜出來的那封信上了 老王爺犒勞羣雄那

一天在酒飯已畢，衆人要走之時，蔣老員外取出來，交給三爺，轉呈二位元帥。前文書已然表過，洪參謀說就憑這封書信，誰能殺台兵片甲不回。老元帥聽着不大深信，洪參謀跟副元帥一商量，這位洪參謀生牛一筆好字，不但能摹仿古之名寫家，歐柳顏趙，還專門善仿人的筆跡。除此之外，他有一種遊戲技術，比如說仿松雪寫一副對聯，並且能作趙松雪的圖書，以至近代人物也是一樣。只要這個真的，叫他看見，他就能夠照樣作出來。如果要把真的放在旁邊，照着作出來，就是把真的拿來比較，叫你真假難辨。他跟王副帥所商量的，可就是這段事。皆因鎮島大元帥俞德俞樂山，給惠州五怪來的那封書信，上面有大元帥國防，彼此的名稱就叫帥印。洪參謀打算仿其筆跡，照刻假印。這一封假書造成，裏面仍照前次真信的口吻，意思就是已然傳令五怪，叫他們由惠州水路兼進，繞道前來襲取清營的後路。並於正月三十日夜間舉事，叫王子張其善領兵偷營。前後夾攻，足能大獲全勝。如果王子張其善信以爲真，到那時咱們前路設伏，後路重兵把守，用點燈火遍插旗幟，容着賊人來到營前，知道中計已晚，後兵往前殺，前兵阻歸路，再用五怪水師的船，仍用他的旗號，附帶火箭火炮等物，混進廈門港，偷營中計。再有火兵火箭，廈門一戰可下。副元帥一聽，真正是好計，可就是不知道洪參謀他作假印，作的好作不好，只得說道：洪軍師把假書做出來吧，只要做的一般無二，前去下書我有人。洪參謀果然入手研究，筆跡套好了，先把信寫出來，然後又照刻假印。類乎普通所說做假印使豆腐乾，那不過就是鬧着玩。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人家洪參謀這個假印，跟做真印一樣，打發人到刻字舖買來做戳記的木頭，照樣也拿油悶好了，各種刻字刀，全都置辦齊畢，比好了大小，這才照着真的細細的一刻，淨說這一顆印，整整刻了七天，刻得了用印色印出來，看了看沒有毛病，這才把假書信取過來，用

好了印 携帶着假印來見王熙 副元帥把假的兩封書信放在一塊一比 字跡如出一人之手 印信更是跟一顆印印的一樣 王熙看罷 不由得暗自讚嘆 心中甚是喜悅 當時把書信收好 向洪參謀說道 洪先生你這一而算是交代了 書信放在這裏 容我設法派人就是的 自從這一天起 王副帥終朝每日不言不語 心中暗自思索這件事 究竟讓誰去下書呢 真有心打發人把勝三爺請來了 求老英雄 在俠義營裏面派個人去 又一想這段事裏面 有不測的危險 倘若露出馬脚 有個一差二錯 下書人去而不返 我怎好對得起人家老勝英 再者說俠義營的衆位 在兩軍陣前 差不多都跟賊人交過手 如果被他們認出來 那更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左思右想 想不出相當的人來前去下書 副元帥就爲了這段事 每夜自己靜坐之時 二目直勾呆呆的出神 一連好幾天 被一個人看出來了 看見副帥自己坐在屋中發怔之時 他走到了近前 叫了一聲副元帥 我看你這幾天 心裏就彷彿有點什麼爲難的事 你老不妨跟差人說說 我也許替你老想個法子 副元帥聞聽 吓了一跳 抬頭一看 說話的非是別人 正是金刀笑話趙炳臣 副元帥一想 別看這小子沒有大能耐 他的眼力還算不錯 真就會看出來我心裏有事 可是我對你說了 也是照樣無法 副帥這才叫了一聲趙炳臣 倒是有一段事 怎奈我告訴你 也是白費 趙炳臣聞聽一笑 叫了一聲元帥 我跟你老當差 也是四五年了 對於機密事 那時也沒洩漏過 你老不妨跟我說說 倘若能够想的出來法子 也未可知 差人怎敢跟占人比 不過是這樣比仿着說 從前孟嘗君遇困 谷關 連鷄鳴狗盜之人 還有用呢 王副帥聽趙炳臣所說之話 很有意思 暗想道 我豈別把這人看小了 也許跟他說明 就許有個主意 想到這裏 叫聲趙炳臣你要問 我是爲這麼有麼一段事 終日想不起這麼個人來 趙炳臣又仔細問了問 這才明白 打算派人前去 假冒台城大元帥

給廈門張其善下書 趙炳臣一聽 不由得心中喜歡 心說終朝每日說我沒能耐 跟隨大人以來 寸功未立 打算叫我在兩軍陣前斬將搴旗 攻城野戰 立功於疆場 也不是我趙炳臣小看我自己 再有幾個也是白費 要說裝作下書人 也不是我說大話 那是我的專長 這可是我立功的機會 我要再不出頭 簡直的就沒有出頭之日了 想罷叫了一聲元帥 此乃一段小事 何必為難 也用不着遴選賢才 此事差人足能勝任 副元帥一聽也樂了 叫了一聲趙炳臣 衆人都說你言無實際 我還未敢深信 今天聽你這句話 我才知道衆人所說不假 你以為這是兒戲呢 小則喪生 重則敗露軍機 你竟敢說你能勝任 你知道這個書信如何下法 趙炳臣搖頭晃腦說道 元帥你老人家還別這麼說 吾也知道這是一件機密事 關乎全軍的勝敗 可是小老要派別人去 成敗尚在兩可 你老打發吾去 只要你的書信上面別教人看出破綻 差人准保不來馬脚 王熙聽他所說之話 有些個意思 這才正色同道 趙炳臣 成事敗事 固然不能以人而定 你說的既然這樣懇切 吾先問問你 究竟有何把握 你要當面說出 趙炳臣笑着說道 元帥 差人沒跟你老當差的時候 你老知道吾是做什麼的嗎 王副帥一聽這句話可笑 遂說道 你不是買賣古董的嗎 與此事有什麼關係 趙炳臣接着說道 元帥知道 這個話就好說了 台城愈大元帥的長像 性情舉動嗜好 以及年歲 吾全都知道 就憑這一點知識 吾就敢前去下書 你老派別人 他能够知道嗎 比如說 下書到張其善的面前 他要是一盤問 應當怎麼樣呢 趙炳臣所說之話 還並非是虛言 皆因他販賣紅貨之時 從中有一個專門作大元帥買賣的 沒事時候跟趙炳臣談過 要不然他怎麼會知道呢 今天他把這個話跟副帥一說 王大人聽着有些近理 當時副帥假作張其善 叫趙炳臣演習了一遍下書的情狀 居然沒把趙炳臣給問倒了 不由得心中喜歡 遂說道 趙炳臣你若

能把此事辦成。記你首功一件。還有現銀賞你。趙炳臣也是聽着非常歡喜。這二人計議停妥。趙炳臣暗含着改扮行裝書信帶好了。另外帶了一個木匣。裏面可就是珠寶玉石。要不然軍中還沒有這麼方便。這就是往潮州抄率五怪之物。當時全都預備妥當。乘坐五怪的船隻繞走水路。够奔廈門。書裏簡斷。路途之上在水面行走也不過就是喫喝。這一日到了廈門港。船隻正然往前走。忽然裏面前面停着有四五隻大船。當中船頭上站定一個人。手裏頭拿着一根藤杆。向着趙炳臣的船指道。對面那裏來得船隻。如果要商船。趕緊下錨。等查驗之後。再往裏走。趙炳臣一聽。趕緊抱拳答言。叫了一聲四兒多辛苦。我是台城鎮島大元帥打發來的。要面見王駕千歲。有要事面稟。頭目聞她趕緊吩咐水手。把小船跟趙炳臣船隻靠好。細問了問。這才知道姓劉雙名維城。乃是敵大元帥差來下書之人。頭目問的時候。把船隻全看了看。除了水手之外。並無別人。頭目這才說道。劉二爺你怎麼這樣打扮呢。趙炳臣又把改扮商人。怕的是路途之上。被人看破了行踪。要不然怎麼也用不着我來。就是我從前沒官差的時候。我就常走海面作買賣。路上遇人查問。不至於沒有話說。頭目一聽這話有理。這才叫他把船隻停在這裏。乘坐報事的小船過江。到了早岸。水軍頭目打發人把趙炳臣領到王駕千歲的中軍帳。跟守營門的門兵把話說明。回進去。待了工夫很久。才傳出話來。叫下書人進去。有人帶領。趙炳臣後面跟隨。一直到了裏面。又回了一次。這才進到裏面。這個地方這可是趙炳臣的聰明。並不用人指引。趕緊向上行禮。口稱王駕千歲在上。小人劉維城給你老請安。那位說他怎麼會認得王子張其善呢。這就是世上無難事。就怕有心人。在兩軍陣前。這話雖然未能親眼目觀。他聽衆人常說。今天一見。所以就知是王子張其善。趕緊走上前去行禮。然後由腰間把書信取出來。雙手呈獻。張其善接書在手。啓觀觀

看 原來是鎮島大元帥坐籌軍機 已飭令五怪襲抄清兵之後 叫我前去儉營 以月終三十之夜爲期 現在我跟清兵免戰多時 眞要是有一舉 殺清兵不費吹灰之力 又一想不對 我們台城所有的軍機是務 完全以令爲憑 如今爲什麼遣人下書 並不攜帶大令 難道說其中有詐不成 想到這裏 遂問道 劉維城爲什麼大元帥派你前來 送機密書信 怎麼沒有令箭呢 趙炳臣坦然自若的叫了一聲千歲 你是貴人多忘事 大概你不記得小人我了吧 在台城之時 千歲到大帥府去 我也常跟你老請安 我是府中管理山石 以及珍寶陳設之人 因此不用令箭 才叫我來 要是用令箭的話 怎麼也派不到我這裏來 何況大元帥他老人家愛惜山石如命 所以的那些石頭 非得我修理不可 明着派人傳遞機密 在水面上不知道有大清營的卡子沒有 倘若是被人攔阻檢查 行囊 內中搜出令箭 傳信之人死活倒是小可 從中軍機洩漏 此如說大清營到了動兵那一天 早有准備 就與我軍大有不利 或者再利用令箭冒充下書 從中受害不可限量 皆因這個原因 不用令箭 只攜帶書信 並且還要扮做商販 路途之上攜帶着貨物 不遇人查問 還則罷了 倘若遇阻之時 書信團作小團 放在口內 往下一嚥 那叫死無跡 千歲你老不用多想 我家元帥別說今年八十五歲的人 自從打老人家慶八十整壽的那一年 我就跟他老人家當差 我就沒看見他老人家作過一次大意事 說着話由打身上 把包裹取下來 打開包裹裏面有個木匣 雙手呈上來 叫了一聲千歲你老看 這就是小人攜帶的紅貨 從中珊瑚居多 這乃是元帥平生最愛之物 張其善看了看 果然是一匣古玩玉器 又聽趙炳臣所說之話 這封信也是大元帥的差人不假 遂叫他把手器匣子帶好 暫時叫差人把他領到前而待酒待飯 趙炳臣跟差人走後 張其善打發人把元帥施琅請來 把書信拿出來 叫施琅觀看 施琅看了一遍 然後說道 就是這一封信嗎

張其善又把下書人劉維城所說的話跟施大鵬說了一遍。二千歲一聽，連連搖頭，叫了一聲千歲。依你見着這封書信，應當怎麼辦呢？張其善道：賢弟此乃軍機，當然及時發兵就是了。難道說其中還有什麼原故不成？施琅擺手說道：千歲且慢，依我看，此書有詐，頭一節無令箭不足以爲信。再者說，五怪並未來人通知，怎見得這封書信是真的呢？但不知下書人現在那裏，只要我問問他，便知真假。張其善以爲施琅這兩句話還算多事，自己也不好多攔，只得打發人把下書人叫上來。趙炳臣一見施琅，趕緊給元帥行禮，作出來的那個樣子，就彷彿熟而又熟。施琅問道：你叫什麼名字？誰打發你來的？在路上走了多少天？多怎起的身？叫你送信的時候，囑咐你話了沒有？這個地方也真難爲人家金刀笑話趙炳臣，並不慌忙，逐條答覆得明明白白。小人是俞大人家的差人，皆因我以前販紅貨常出入帥府，他老人家最喜愛山石，小子我因爲找碗飯吃，討他老人家的喜歡，各處購買出色的石頭，後來他老人家知道小子善於拾掇山石，這才把我留在府中。這個已然五年了。他老人家慶八十整壽時候，我才進的帥府，這一次下機密的書信，要找一個在外面做過買賣的，改作商人模樣，軍營裏面做買賣的人多了，怎奈全都不是漂洋過海的生意，惟獨小人我久走外洋上頂蓬萊島，下至夜叉國，除非是天上不去，只要有人就能去，皆因是搜羅奇異之物，帶回中原內地，好圖一本萬利，因爲這個老元帥收拾一匣珍玩玉器，派我前來，要說來的日子可不少了。元帥囑咐我在路上不可趕程，恐怕被人看出來破綻。我是正月十五起的身，一路上延至現在，才到這裏。臨來的時候，大元帥囑咐我，倘若一路平安，來到廈門，叫我報告王駕千歲，跟二千歲，不可誤了軍機，並且替他老人家給你們二位老人家請安問好。趙炳臣將然說到這裏，猛然間施琅哈哈大笑，叫了一聲劉維城，你少要在我的面前鬼混，你分明假充下書之

人 前來朦混 如果再不說用真話實話 本帥我要派人用刑拷問 這句話說起來 連張其善都吓了一跳 趙炳臣聲色不動 微然帶笑 向張其善低言說道 施元帥這是怎麼啦 別是瘋了不成 這句話把張其善說的閉口無言 施琅接着把面目往下一沉道 劉維城你也不用說我瘋狂 我問你幾句話你要說得上來 還則罷了 如若不然 難保你項上的人頭 我也不問你別的 既然你跟大元帥這些個年 你把他老人家的身量相貌 尋常好穿什麼衣服 你說說我聽聽 只要你說的對 就算你是真的 趙炳臣聞聲並不慌忙 叫了一聲二千歲 你老人家差點兒沒把我吓死 既然是這麼句話不要緊何不早說 你老婆問別的小人我還許不知道 問這個我可全知道 老元帥身高有六尺半 方臉隆沾點兒下扎 兩道粗眉 一雙大環眼 高鼻梁大鼻子大耳 高顴骨四字口 領下一部銀髯 堪遮胸前 別看年紀八旬開外 因為他老人家胖 遠遠看看不見皺紋 喜練武學愛談兵法 除了愛山石之外別無所好 不愛穿官服 平常最喜短衣襟小打扮 這是小子我天天看見的 你老要問我別的 我可不知道了 趙炳臣把話說完 張其善施元帥全部面面相覷 各自心中暗想 張其善說施琅 這個地方假作聰明分明不是假的何必這樣盤詰呢 施琅可不是這麼想 心想聽這人說話可沒有什麼破綻 可有一節 這封信就時突如其來 據我想怎麼會大元帥他對軍機大事 決不能輕輕付於一個差人之手 如果要說中途路上恐怕有人攔阻 何妨來兩隻戰船 派將帥帶兵丁前來護送 知道說中途路上的卡子 還能够有多少重兵把守嗎 愚到這裏 這才一擺手 叫劉維城你暫時退出休息 皆因這是軍機大事 我不能不細細盤問於你 趙炳臣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二千歲 你老這一加小心 差點兒沒把小子我的苦胆吓破了 說着話笑了笑 退將出來 趙炳臣走後 施琅向張其善說道 下替之人 我雖然未能將他問住 依我看這段事不什麼切實

就把自己的思想說了一遍。張其善聞聽，不由得一皺眉，叫了一聲賢弟，依你應當怎麼辦呢？施琅略一沉吟道：千歲依我看，頭一個法子將那個劉維城糾纏起來，稍爲用點刑法拷問於他，真僞不難辨出。如果千歲礙於俞大元帥的臉面，倘若是真的，也是難以爲情，只好把他押在這裏，趕緊派人回台城，向大元帥問問，方爲妥當。張其善一聽，遂說道：賢弟，拷問一事，就不用說了。當然不能辦。據我看是千真萬真，你所問他的話，不但能够一一答復，並且還昂坦，自若。如果要是假的，不用說他不知道，就打着知道，也早就下壞了。說話的時候，怎麼那樣從容，當然沒有拷問的必要。再說回台城去問，豈不把月底的約期，就誤了嗎？倘若五怪的莫元帥發兵前來，我們這裏按兵不動，惠州全軍就有覆沒之禍。到那時我爲個監軍，你爲個元帥，以何言答對俞大元帥？這還不说，倘若台主震怒，將你削職治罪，到那時豈不冤哉！施琅是志成特重，連連說道：依我看當誤軍機，也不可輕舉妄動。張其善二目一轉，心中明白，暗中不覺說：施朗他這是有意阻兵，怕的是大獲全勝，並非他的功勞。你爲麼一辦，可就對了。再說有我在，此心也辦不了。想到這裏，這才帶笑說道：賢弟，就不便多慮了。有功是兄弟小的，有過孤家自担。施朗一聽，這分明是說我爭功，故此用兩欄阻。這真豈有此理！施朗想到這裡，趕緊說道：千歲，你老不可多想。我說的是小心的法子。如果你老要是察察有沒有破綻，我情願跟着千歲殺騎兵。片甲不回。張其善說道：好。既然賢弟肯其相助，我軍這次要大獲全勝，說着話，命人把下書之人劉維城叫了上來。當時賞文銀二十兩，叫他趕緊回去。趙炳臣向上請安，叫了一聲千歲，小人我求你老一件事，你老要這麼叫我回去，我可不敢走。張其善就是一怔道：你爲什麼不敢回去呢？趙炳臣滿臉陪笑，千歲是聖明人，書信我送到了，你老賞給我一個回文，比如說到時候，你老不發兵。

俞元帥一定說我沒把信送到 這個事放到千歲身上担的了 那時我可就活不了啦 張其善一聽對
這個小子辦事真小心 莫怪俞大元帥派他來下書 果然是精明強幹之輩 這才命人取過文房四
寶 張其善親筆給俞元帥寫了一個回文 用上施元帥的印信 叫了一聲劉維城 這就是回文一紙
你帶着走吧 趙炳臣又謝了謝千歲 賞給路費 這才向上請安 然後退了出去 出離了帥府有
人帶着他够奔江岸 上了原來的那隻小舟 走出了廈門港 順着水路繞道回到了大清營 將回文
呈給王熙 上面也沒有多少字 不過就是信已收到 屆時發兵請勿掛念 此請樂山大元帥安 弟
張其善施朗拜復 下面還蓋着元帥印 王熙得着這回信 心中喜悅 當時記趙炳臣大功一件
賞現銀五十兩 這全都不必細表 單說張其善打發劉維城走後 派密探聽清營營寨的形勢 探
兵回報 大清兵營一共分左右中三座大營 王副帥全都在中營裏面 張其善這才派兵三路 各有
接應 老營是五將軍庚豎看守 水師是俞二將軍 帶了兩個和尚法尊法廣 中路劫營之人 可就
是二千歲施琅 帶着寶刀手鐲殿奎 還有從前蓮花湖的水寨四寇 何廣生 李夢田 楊守敬 金
少美 到了三十夜間 帶兵由廈門够奔嵩嶼殺來 遠遠看見燈光明亮 施琅心說 看起來這是活
該清兵倒霉 容着來到切近一看 不由得就吓了一跳 原來是一座空營 施琅心說不好 我軍中
了清兵之計 趕緊往回退 這一句話還未說完 就聽對面金鼓齊鳴 爲首者正是諸葛道爺 紅蓮
長老 神刀將李剛 施琅明知道中計 戰也難勝 三十六招還是走爲上策 想到這裏 帶兵往回
走 僧道俗三位不捨 在後面緊緊追赶 施琅正走着 前面一棒鑼聲 跟着就是火光一陣
施琅帶着衆人 留神觀看 前面一隊清兵攔路 爲首的三個老頭兒 每人手中一口刀 當中站着
的正是勝英 上首孟凱 下首蕭杰 前文書派將之時 表得明白 三俠爲中路的埋伏 施琅過去

之時 三爺等早就看得明白 容着台兵過去不遠 這才吩咐兵卒 拿起燈球火把 馬上弦 刀出鞘 嚴行戒備 老哥兒三個商量道 方才過去帶兵之人 但不知爲首的是誰 依着蕭孟二位說 當然是我國漏網的賊人 決沒有台城主要之人 三爺說道 那可不一定 既然是取中營的 他准知道是王副元帥全都在中營之中 兵力當然較左右有重 他決以不能不派有能爲的前來 孟蕭二位聽着三爺這個話 那個意思還有點不大深信 三爺正然說着話 就見面前火光滾滾而來 准知道是賊人中計而退 老少三位叫小弟兄督催軍隊 各自亮軍刃開往了去路 三爺細一看 心說這是怎麼說的 早要知道是他來取中營 說什麼我也不在意裏埋伏 這個地方就算人家三爺知恩報德 皆因施大鵬對於自己有好幾次好處 真要是挾路相逢 半點情面也沒有 三爺這個人可不忍這樣辦 有心學華容道義放曹操的故事 又有諸兵看着這個話要傳出去 恐怕惹人誤會 頭一樣怕老王爺多心自己 跟台軍內有勾串 再者也要說我老邁 懼怕台兵 無論如何 我今天也不能輕易縱放他等 想到這裏 叫了一聲二位賢弟 你等在此別動 待我出去跟他們動手 蕭孟二位俠客 明知道三爺這句話裏有事 也只得點頭答應 勝三爺擺刀抖丹田一聲吶喊 對面漏網的賊人 今天就算是狹路相逢 還不過來受死 等待何時 二千歲施大鵬一聽三爺所說這兩句話 不由得心中感激 暗想人家勝英這才是英雄 明明知道我爲率兵的首領 不叫我施大鵬 先叫漏網的賊人 聽他這句話 今天這個動手 好像不是在兩軍陣前似的 如同辦案拿賊相仿 人家既然給我閃面子 我自己別找無味 再說我身爲元帥 也不必見面親自動手 我何不派他等出去 先跟勝英賭關兩陣 想能這才說道 諸位島主 那一位出去先把老兒勝英給我擒了 要是往常元帥說了這麼一句話 寶刀手摩殿臺早就答言了 今天可不然 他一看陣就是老勝英出來了 纔

到當場動手 我實在不是他的敵手 他不但沒答話 反倒慢慢的退到了後面 眼前就是水寇任那裏站着 這也是無法 何廣生答應一聲 某家情願拿他 說着話迎將上來 擺軍刀够奔三爺便刺 小子這個主意 就再算是猛鷄吃粟式 或者能把三爺贏了 也未可知 故此小子連一句話也沒說 他那裏知道勝三爺 真稱得起是一位老英雄 對於別的還不說 談到當場動手 四歷深遠 越迅雷不及掩耳的來了 越沉着相對 老頭子一絲也不忙 右手掌刀 左手攏臂 二目圓睜 留神觀看 容着小子的刀臨切近 老人家向左一上步 上面躲刀 用自己的軍刀够奔賊人分心便刺 何廣生一看 刀走空了 人家的刀够奔胸前而來 小子趕緊撤刀 閃身用刀攔三爺的腕子 老頭子一看 把刀頭往下一落 跟着把臂膀一翻 這一招的名目叫作分刀翻臂 小子刀也橫上去了 三爺的刀也劈下來了 何廣生就知道不好 趕緊撤身往回抽身 武術的巧妙 就是半步贏半步 小子把刀倒是撤回來了 所差就是一個手腕未能躲開 就聽噠噠噠噠噠噠 鮮血流着 把小子這隻右手砍將下來 刀落地上 疼的這小子往後倒退了幾走 翻身栽倒 旁邊縱過來楊香五手擎翹尖刀照定小子頂上用力一剝 撲的一聲 小子當時死於非命 勝三爺擎刀攏臂 看得明白 皆因這個小子 乃是蓮花湖漏網的賊人 並不憐惜 二千歲施大鵬 懷抱一對亮銀雙開 看得明白 心說這才叫工夫練到 就憑勝英白髮蒼蒼 若大年紀慮何廣生不費吹灰之力 真不枉人稱俠客 果有絕藝在身 想到這裏 有心自己過去 跟三爺動手 又一想 這一羣綠林道時我看他們也沒有多大用處 倒不如我看看他們全部有多大能耐 跟勝英動手 都是怎麼個死法 於是並不着急 向着三寇說道 人言勝英厲害 今天本帥一看 果然是名不虛傳 你們還有敢過去的沒有 如果沒人敢去 待本帥親自跟他動手 施元帥這句話說出來 分明是暗水四寇前去送死

要說不敢過去 在人家營中 每次喫喝還有人服侍 並且稱爲島主 今天到兩軍陣前 關了半天還是不敢出頭 臉面倒是小事 總苦是犯反碗盞了怎麼辦 這才叫可殺可於無奈 施琅把話說完 羣賊中有一個入聲而前 看了看正是李夢田 小子也是手中緊着一口刀 來到當場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老勝英 你真是年高無德 我們綠林道 究竟跟你可有多大仇恨 爲什麼相遇一處 必下毒手 你可要明白 恃強者必敗 你還別以爲你的武術高強 今天我要跟你一死相拚 就是你的報應臨頭 三爺聞聽賊人這片言語 絲毫沒有理由 真是沒有回答的必要 遂說了一句 這是兩軍陣前出頭交鋒 不勝則敗 何須大言小怪 說着話留神一看 賊人穿着青衣罩體 脚步下薄底快靴 大紅絹帕罩頭 鐵黑一張臉 黑中透青 滿面的鬚氣 再加上他生得鬼眉環目 不亞如行屍一般 三爺看着知道 他是蓮花湖湖網的賊人 一時之間起不起來 他身什麼名字 三爺問道 你報過名姓 待我跟你當場動手 小子報了名姓 這才舉刀修奔三爺斜肩背就劈 頭子還是殺得興起 身形一幌 躲過了這刀 纏着裏腦裏定小子頭上就砍 小子低頭躲刀 自己的刀用了個頓風掃葉 又奔老人家氣騰欲下 老爺子看着不生氣 反倒笑了 心說這這個小子 今天也是一樣 他們還真都是拚命來的 也能 既然上我這裏來賣命 我就買着 大概把他殺完了 後面的追兵也就趕到了 我再開放一條路道 放走施大鵬不遲 老爺子想罷 腳尖點地 腰間一提勁 這手工夫是旱地拔蔥 鷹的一聲 平地縱起來約有三尺多高 李夢田不容三爺站穩 翻背一刀 二郎劈山的架式 向着三爺頭頂砍下 三爺一看 小子的刀來勢甚猛 腳一沾地 跟着把身一轉 鳳凰尋窠 刀往下落 小子用力太猛 刀走空了一時收招不住 正然往下砍 上面刀到了 小子一看不好 打算撤步抽身向後躲 你可彎着腰就對了 他不但沒彎腰 反倒一挺身

這一手太巧了。三弟的刀剛李夢用的後脖頸，擡在了一處了。在這一剎那的工夫，就聽噴通一聲，屍身跌倒。老匪子擎刀往旁邊一繞，扭頭回頭觀看，不由得一陣冷笑。將然要說話，在這麼個工夫，就聽後面喊殺連天。果然是僧道俗帶兵追到。勝三爺未好意思跟施大鵬接談，回頭叫了一聲孟蕭二位賢弟，速將隊伍列開，以免前後衝突。孟凱蕭杰知道勝三爺對於施琅，不忍心盡殺絕，容着後面追兵來到，開了一條路，放施大鵬逃走。二位俠客不敢怠慢，當時傳令，叫大清兵向左右分列，正當中閃出來一條道路。二千歲施元帥知道這是勝三爺，報當日八卦營相送之德，當時用言語遮飾說道：前面清兵恐怕我軍拚死奪路，當然免不了雙方各自損傷，他等既然相讓，我軍速退。這一句話說出來，無數台兵就如同開放了鬼門關相似，拚命往前緊跑。三爺等跟隨諸葛道爺合兵一處，在後面緊緊追赶，留神一看，在施琅前面又有一道火光，迎面而來。工夫不大，相合在一處，全都够奔廈門逃走。書中暗表：前面的火光，正是王子張其善，帶領兩名偏將楊坤、劉珍領兵前來，接應施元帥。張其善在路上走着，還以為今天這一戰，必然大獲全勝。一面想着，一面心中得意，猛然間一抬頭，見前面一羣燈球火把，由對面而來。張其善一看，就是一怔，暗想勝敗也不能回來這麼快，這真是叫人莫明其妙。想到這裏，催兵快走，到了切近一看，不錯正是施元帥帶兵回來。張其善趕緊問道：賢弟劫寨之事如何？施琅連連擺手，叫了一聲千歲，別提了。果然中了清營之計，後面追兵將至，這還是小事，怕的是廈門有變，趕緊回營要緊。張其善一聽這句話，真不亞如凉水澆頭，准知中計，也不往下多問，立刻把兵合到一處，下令快走。軍營的習氣，要是打了勝仗，人人奮勇，個個精神，只恐是打敗了，自己跑着總嫌慢，就彷彿敵人追上了一般。當時衆台兵，一個個心裏全都打起鼓來了。暗說道：我們偷營劫寨，中了人

家清兵空營誘敵之計 所有的清兵 還不知道埋伏在那裏 這工夫門廈還許丟了呢 一面想着 拚着命往前逃走 將然來到大本營 後面三俠僧道李剛等人 完全趕到 守老營的就是庾丰庾美 侯 衆人帶兵走後 他心裏非常不願意 心說偷營劫寨 到了那裏 只要一得手 就如同風捲殘雲一般 憑着手中軍刃殺入清營 任意縱橫那够多麼痛快 偏不叫我 將我留在這裏 叫我看守着這大本營 今天動手 大概用不着我了 真要是用着我的話 那可就不的了 當然是被人識破 中了人家的計策 那還了得 庾丰想到這裏 也是不放心 打算派人前去探聽探聽 這個人還未派 就聽營外一陣喧嘩 探事兵驚惶失色 到裏面報告 回稟五將軍得知 大事不好了 王駕千歲跟元帥前去檢營劫寨 聽說中了人家空營之計 現在大兵已然退回 庾丰一聽 就是一蹶脚 心說真要是中了他人之計 今夜晚廈門難保 一面想着 一面收拾自己的軍刃 傳令齊隊 將然把隊伍列到營外 這工夫張其善等已然退回 庾丰大喊一聲 王駕千歲不必驚慌 庾丰在此 說着話隊伍佈成陣式 庾丰一擎雙節鴛鴦鎖鐵棍 攔住了清兵 老人家勝三爺看得明白 心說適才皆因是施琅帶兵 情而攸關 故不忍枉盡殺絕 到如今既然換了你等 我要憑我手中軍刃賣賣老 想到這裏 擺刀衝將過來 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庾丰侯 全軍覆沒就在眼前 不思趕緊逃跑 尙在這裏耀武揚威 你這個人未免也太糊塗了 庾丰怒氣滿胸 叫了一聲老勝英 你也不用施展你那舌辨口才 今天與我相遇 別的話不用說 我要跟你分個強存弱死 三爺聞聽哈大笑道 既然如此 勝某情願奉陪 庾丰還是個急脾氣 話說到這裏 身形往前一縱 舉棍便打 這一手的名目叫進步斜身棍 最厲害無比 勢若猛虎下山 照定勝三爺頂梁打來 老頭子知道這小子棍法出奇 膂力過人 今天他用的這一招 就叫一力降十會 還別說你不用軍刃硬接硬架

真要是接的話 你的方氣稍為差一點兒 非被他一棍打敗不可 老頭子看着不敢疏神 容棍到切近 把身形一閃 雙手捧刀修奔庖丰便扎 庖丰身形向後一撤 用手中棍橫着 照定後背便攪 勝三爺動手的招數 非常沉穩 明明看見棍纏在刀上了 趁勢老頭子把刀往下一落 身形隨着向下一矮 往右一轉 跟庖丰又對了面 刀由下翻上 由上劈下 光華一道 整整半個圓圈 照着庖丰砍去 庖丰真不含糊 一看認得這一招的名目 叫作鷓子穿林 不由得心中讚美 這麼大的年歲 老腰老腿真有這樣的靈活 可見得老勝英的工夫 非平常人可比 一面想着 把手中的棍 用了個魔王獻寶的架式 右手仰着 左手扣着 將棍向上一托 打算用棍接刀 勝三爺早就看見了 隨着刀往回撤 趁着他棍往上起的時候 人隨刀轉 身形往下矮 枯樹盤根斷庖豐雙腿 庖豐到了這個時候 才知道人言老勝英武術高強 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手中這口刀 真有神出鬼沒之妙 一面想着撤身形向後一縱 要是使短軍刃的 可就往起縱了 使棍的可不然 裏面的招數 講究的是撤步抽身 退出去再往裏進招 更覺着得勢 當時庖五爺縱出去 躲過了三爺的刀 撒棍換勢 老頭子憑魚鱗紫金刀 接架相還 這二人打在一處 正在難解難分之時 諸葛道爺傳令搶營 三軍一聲吶喊 往前就闖 為首的僧道雙俠李四爺 張其善看得明白 趕緊吩咐三軍用弓箭射在陣角 自己手擎劈水咒光刀 帶領楊坤劉珍同着施琅 一齊向前攔阻 諸葛道爺一條龍頭杆棒 紅蓮長老寶劍 一僧道 戰住了王子張其善 孟凱蕭杰兩個人每人一口刀 敵住了施琅 神刀將李剛憑手中一口鋼刀 力敵楊坤劉珍二人 這工夫水寨二寇 楊守敬 金少美 早已逃匿無踪 這裏就算是十一人打了四對兒 衆人各自努力 不分勝敗之時 猛然聽見有

呼了一聲勝三哥閃開 他是小弟我的仇人 我非跟他分個強存弱亡 勝三爺庖五爺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你既是莫元帥的小姐 爲什麼在大清營裏面 綉玉聞聽 遂說道 我要不跟你把話說明白了 大概你也不知細底 我是如此這般 綉玉就把怎麼陰錯陽差 跟白養結親的前後話 從頭至尾一說 把這位俞若梅聽的呆呆的發怔 似乎跟自己有對同病相憐 正在怔神之際 就聽綉玉問道 未領教你姓字名誰 當場說明 我還有幾句特別的話 告訴你 俞若梅報通完了姓名 故意的說道 你乃反叛 還不束手被擒 還有什麼說的 綉玉這才知道他就是俞若梅 這才叫了一聲若梅姑娘 咱們兩個人 雖然是對頭的敵人 我念其先前是一夥的 實話跟你實說吧 今天這一戰是這麼這麼一回事 綉玉就把一而虛設假營 一而用火兵偷渡廈門港的話一說 若梅聞聽 不由得吓了一跳 遂向綉玉問道 你這個話還是真的 還是故作脫身之計呢 綉玉聞聽 非常好笑 叫了一聲 俞大姑娘就是你的武術高強 能够贏我 我既然敢出來 我就沒把死放在心上 真要是怕死 我不來不好嗎 何必當場跟人家動手 說假話作脫身計呢 若梅姑娘一聽 這個話大概不假 叫了一聲莫綉玉 既然如此 實話告訴你 我不放心我的老爹爹 失陪 改日再見 說話間刷啦一幌 但見一道白線 已然杳無踪跡 莫綉玉心說 我耳聞台城有這麼一位姑娘 他是劍客的心徒 今天一見 果然名不虛傳 白玉祥等一看 若梅走了 這才帶兵在後面慢慢的追趕 不表自家父子 單說若梅姑娘 順着道路往回走 中途路上看見自己的人 跟大清營的人 全都不管 繞道往前走 一直够奔廈門的水帥營 那個意思 打算先看看有什麼變動沒有 正然來至在大本營的近前 無數的兵丁 全番擺列陣式 裏面動手的 人位不少 若梅姑娘怕的是大本營吃緊 也許是老爹爹前來助戰 我要是不看明白了 空跑一遭水帥營 豈不是往返徒勞嗎 姑娘多了這麼一個心眼 這才穿營而過 到裏面一看 並沒有自己的爹 將然要走 就聽那邊 嘈嘈嘖嘖通的一聲 留神一看 正是王子張其善 被一個老道 用龍頭桿棒抖倒 若梅一想 這

華虧是我趕到了 要不然的話 王駕千歲就得被獲遭擒 要接若梅的本心 真不打算救張其善
 姑娘怕的是自己穿營而過 日後傳出去 見死不救豈不是不好聽 何況自己身上已然就担了嫌疑
 再這麼一來 那可就人言紛紛了 姑娘想到這才施展陸地飛騰的工夫 趕過去下腰先把張其善
 往起一夾 然後又抬起他那口劈水雷光刀 說時遲那時快 不過就是一晃 再找已然跡踪不見
 三爺問和尚老道 就把張其善遇救的前後話一說 大家全都是嘆不已 再一看各處動手之人
 全都打得難解難分 惟獨蔣五爺與五爺這二位 乃是對面宛家黑白兩條棍 上下翻飛來回亂轉
 就在這般光景 猛然看見西面火起 東面冒烟 在一剎那的光景 不但四面火起 平地刷下的不
 住飛落火箭 三爺心中明白 這不問可知 一定是老王爺在廈門港得勢 趕緊高聲喊道 大清的
 兵將 趕快往下退 火箭到了 不但俠義營的人這樣說 台兵那邊也是胡喊怪叫 正在這般光景
 就聽水面上有鳴金的聲音 大眾台兵這才够奔水師而來 你可別看人家往戰船上退 大清兵乾
 瞪眼不敢追 就皆因火箭如飛蝗一般 遍地是火 任憑你是誰 也得躲避 所有的台城兵將 全
 都逃到戰船上而 船隻離岸 不住的鳴金 但是不走 老少羣雄看着納悶 不知道張其善他爲什
 麼不走 書中暗表 這裡面有點原故 此時他停船不動 在未開仗以前 各處埋伏全都派安 老
 王爺同着白頭太歲石俊山 南俠王靈 火德真君孔華陽 還有先鋒烏島金刀周順總帶三千火兵
 攙帶無數引火之物 以及火弩火箭火箱火砲等物 駕着五怪水師營的旗號 順着水路一直够奔廈
 門港而來 將然到了港口 裡邊停着兩隻小船 上面有守口子的頭目問道 你們是那裡的 說
 明白了再進口子 不然我們可要下閘了 這裏老王爺仍然叫隨從前跟隨五怪的水手前去答話 就
 提我們是惠州的水師 鎮台大元帥不是通知王駕千歲了嗎 守口子的頭目 那裡知道 借着燈光
 看得明白 船上的旗號 正是惠州五怪的字樣 一點兒也不錯 兩隻小船一看 船隻來的太多
 首先往前移動給水師騰開河道 容着這些船全都進到裡面 當時全都接連在一處 由艙內各個往

外攬取物件 大小箱子全都不等 大箱裏面是硫磺焰 小箱裏頭是火箭 長條箱是火筒 前面那兩隻小船一看 這些個船並不跟水師合兵一處 就在這個地方停泊忙個不了 不由得納悶 細一看可了不的了 裏面的人全都是清兵 這才一聲沒敢言語 一隻船靠岸 去人够奔大本營報告 那一隻船箭頭相似 够奔水師營去送信 水師的首領 可就是穿水箭關海銀蛇俞仁俞惠臣 帶着兩個和尚法尊法廣 還有自己的徒弟 雲裏神教鐵飛虎 正然在這裏不放心 不知道今夜一戰勝敗如何 勝則清營有一敗塗地之勢 台兵要是敗了 廈門不易守住 差不多就得借水而逃 大家正然在這些議論 守港口的頭目 前來報告 回稟 島主得知 可了不的了 遂就把大清水師進港的話一說 俞仁一聽 這一驚可非同小可 據頭目所說 清營來的水師 一定是火軍無疑 法尊頭一個念佛號答言 口稱二島主 既然大清水師來到 咱們調齊了船隻 前去跟他分個高低上下 俞仁連連擺手說道 那可使得不得 火軍攻旱岸 其力較小 如果攻水師 其功甚大 轉眼之間 就能把船全燒了 皆因船隻逃避的慢 不容易躲火 吾們大家可以駕兩隻快船 別挑燈火暗中前去 只要到了切近 可就不怕他了 法尊法廣一齊答道好 當時傳出話去 立刻乘坐兩隻快船 迎將上來 到了切近 法尊頭一個念佛號 叫了一聲大胆清兵 竟敢偷渡廈口 我看你等往那裡逃 其實老王爺早就看見了 水師裡面人位不多 各有專責 孔二爺專管指揮火兵 何處應設火筒 何處放火箭 火箭如何傳遞 石俊山與王靈保護老王爺 周順在高船上面 四外瞭望 別看俞仁的船不掌燈 對面來了船還看不見嗎 當時稟報老王爺知道 遂把孔二爺請來商議 台城的船到此 咱們還是用火箭射他 還是跟他動手 孔二爺問來了幾隻 周順答道 就來了兩隻快船 孔華陽點點頭道 這人他已然識破咱們船上來的是火兵 故此不敢多帶船前來 他這分明是欺侮咱們船上沒有人跟他動手 他這才暗含着前來 打算殺個措手不及 這麼辦吧 我仍然督飭我的火兵 向旱岸上放火 元帥這裡攔住來人動手 若是人家的敵手 那就不用說了 倘若

人家勇猛 可以跟他游門耐戰三五合 只要咱們火箭一發 也別管他來人多麼厲害 也是不戰自退 老王爺一聽不錯 道長你就趕緊指揮兵丁 這裏來人全都有本帥抵擋 孔二爺果要前去分派一切 這裏老王爺用四隻船結連在一處 專等敵人來到 在船上動手 容着法尊一聲吶喊 這邊頭一個就是白頭太歲石俊山 手擎金頂龍頭槳 來到船的當中 高聲說道 你這個禿驢何必這樣耀武揚威 有能爲過來咱們大戰三百合 老頭子這句話說出來 連老王爺也笑了 他老人家自己是和尙 還管人家叫禿驢 法尊一看認得是石俊山 並不答言 手拿雙刀縱過來攔口就剝 口中說了一聲 別走接刀 老頭子石俊山看見刀到 並不躲閃 單臂橫掄龍頭槳 照定雙刀就撩 別看法尊那麼橫 雙刀可不敢撞老頭子的槳 可不是作書的替石爺說大話 雙刀若撞在槳上 至少也得飛起 丈高 法尊當時把雙刀撤回來差招換式 這兩個和尙打在一處 別看石俊山那麼大年 紀跟法尊走在一處 這就得說沒把他放在心上 在對面的法尊看得明白 也知道自己的師兄 不容易取勝 想到這裡 手拿亮銀雙頭蛇 脚尖點船板 躍到當場 攔軍刃就刺 王靈趕緊攔跨花籃 打算戰住法尊 沒想到俞仁攔單刀拐 迎將上來攔住了王靈 並不答言 左手拐泰山壓頂一磕 右手刀够奔胸前便刺 王靈一看好 刀裡加拐的工夫果然高 隨着把身形一幌 左手藍支拐 右手藍够奔刀背便拿 俞仁往回一撤刀拐 王靈雙左手在前 右手午後 向前一步 用了個霸王理槍的姿勢 够奔俞仁連扎帶搭 俞仁心中也是暗自贊美 暗想到這個和尙使的這對軍刃 好靈敏的招數 我還真得留他點神 想到這裏 不敢怠慢 躲過了雙藍 單刀拐再往裡進招 老王靈憑着手中雙藍 接架相還 先鋒周順一看 老頭子石俊山勇猛無比 怎奈使亮銀刀的這和尙 他的招數 概全都是柔招 而並且招數也太快 工夫要是一大 老人家非受他們的害不可 自己決不能袖手旁觀 趕緊一擺烏金刀 打算過來幫助石俊山 對面又輪過一個人來 正是雲裡神駿鐵飛虎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第十七集 便知分曉

